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 第一號

1932

□道德的生物學觀察　□拆散百科全書

□各國的元旦　□文藝情報

急轉直下之世界經濟

未來世界大戰論

□現代的危機　□向右轉的英國政治

東方畫報

東北事件與國際關係（四篇）

文藝

▲第一回巡禮……蓬子　▲楊嫂……巴金

▲大地……宜閑譯　▲苦茶隨筆……豈明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漢譯科學大綱

Prof. J. Authur Thomson: Outlines of Science

紙面本
出版

特定低廉的書價
普及科學的傳布

全部特價六元四角

較原版售價僅約及八分之一

較布面譯本售價尚不到三分之一

湯姆生教授的科學大綱，是科學界一部空前未有的偉著。原書在一九二二年出版，曾經傾動一時；漢譯本於次年由本館發行，亦曾博受國人的熱烈歡迎。科學的需要日益迫切，爲求科學名著之普及，更將售價大加減削，因有**科學大綱紙面本**的刊行。

一束智慧的鎖鑰　本書內容括有天文學、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心理學、生理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氣象學、人種學等等，凡科學範圍內應有的智識，無不包羅在內。湯姆生教授自己在序文裏說：「這部書是一束智慧的鎖鑰，可以開闢常人向未得入的科學門戶。」

更多一層的保障　全書三十八篇，按照性質分門，分請國內專家二十一人擔任譯事，其能勝任愉快可無疑義。倫敦畫報以湯姆生教授的名做這部書精確明瞭的保障，我們還可以將譯者諸君的名譽這部書加多一層保障

得未曾有的廉價　本書原版現在售價折合國幣在五十元以上，本館前出的布面本亦售二十元，今紙面本特價只售六元四角，較原版僅約及八分之一，較布面本亦尚不到三分之一。這是何等的低廉！

全書四冊　一千四百頁　插圖六百幅

四開版本　道林紙印　定價八元

特價六元四角　廿一年一月底截止

郵費連掛號費二角一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

日曆日記



大號日曆……上等印書紙二色印 定價六角

小號日曆……新聞紙二色印 定價二角

案頭日曆……上等印書紙二色印 定價五角

厚玻璃座架定價五角 白銅座架定價七角

（憑二十年案頭日曆附贈之優待券購買二十一年案頭日曆者照定價九折計算以向上海本館發行所及虹口西門兩分店購買 份爲限）

袖珍日記（甲種）……上等印書紙布面金字 定價三角

袖珍日記（乙種）……印書紙紙面 定價一角五分

國民日記……上等印書紙 定價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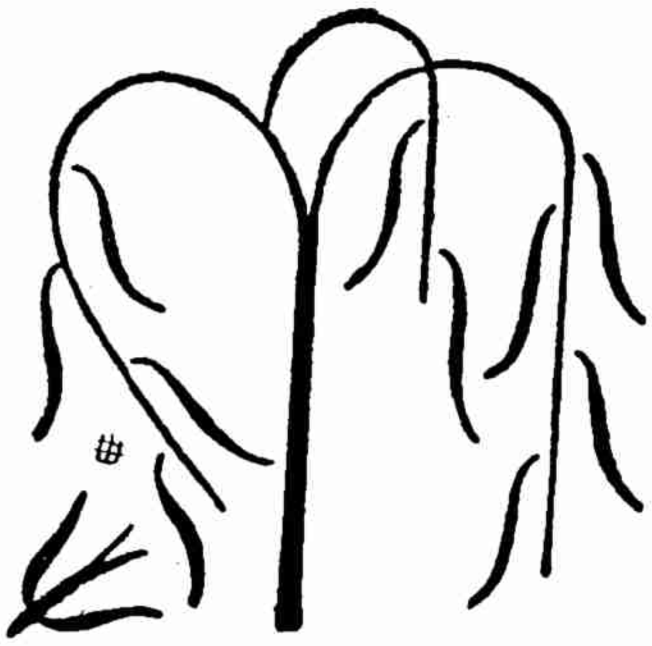
學校日記……上等印書紙 定價八角

袖珍英文日記……上等印書紙布面金字 定價五角

新時代手冊……印書紙布面 定價二角

懷中記事冊（甲種）……印書紙眞皮面裝金 定價一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代的危機

愈之

讀者們看過了賴頓(E. B. Lytton)的滂貝末日記罷。梵蘇維亞火山一旦爆發，把整座富麗繁華的羅馬城市，全埋葬在沙礫底下。荒淫無度的貴族，窮奢極侈的市民，供鞭策驅遣的奴隸，用作猛獸食料的囚犯，一時都化成灰燼。整座城市裏沒一個能逃避這悲慘的運命。

這一九三二年的初頭，我們也彷彿到了梵蘇維亞火山爆發的前夜了。緊張，恐怖，憂慮的空氣，籠罩了大地，窒塞了和平的呼吸。連那些感覺遲鈍的，都預感大災禍之將臨，這牽涉全民族全人類的大災禍之將臨！

從一九二九年九月直到目前的空前的世界經濟恐慌，一九三一年英德諸國的金融危機，中國長江流域的大水災，以及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後瀋陽錦州昂昂溪的破擊，這些可怖的事實都不過揭起了這猙獰的世局的面幕的一角。現代的危機，卻是到處潛伏着，只待燃着火線，就爆發成彌天的大禍了。

現代的危機是由於現世界的矛盾性，複雜性與連繫性。

沒有比我們這時代更矛盾衝突顛倒錯亂的了。我們已到了機械化，標準化，集體化的時代。蒸汽機和內燃機，愛迭生與馬可尼，使老死不相往來的各民族，聯成一大集合體。而這大集合體的指揮與撥動，卻操之於少數人手中。憑少數人的意志，為少數人的利益而活動。這是一個最大的矛盾。而由這矛盾又造成形形色色的矛盾現象：在國外投資達百萬萬的「黃金之國」，卻有着八百萬無衣無食的失業工人。在世界的一部分，把整萬包的麵粉沉入海底，以求抬高麥價，而在世界的別一部分，卻有着八千萬忍飢挨餓的災民。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黃金，僵臥在紐約，巴黎的庫房，而別的一切國家，卻都在鬧着缺乏現金的恐慌……這些全是人類歷史中所未曾有過的奇事。

戰爭是全人類所唾棄痛惡的，而每個國家卻都在竭全力以準備戰爭。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各交戰國都立誓說這是世界最後的戰爭。但直到現在，我們只聽得裁軍非戰的高調，各國的兵工廠卻仍在日夜

趕造殺人利器，參謀部在忙着準備未來作戰計畫。我們有了國際聯盟，有了非戰條約，有了許多保障和平的國際條約。但是到了中國的領土被日本軍隊強佔去了時，各國卻都在裝聾作啞。國際聯盟也只是早開一個會議，晚提出一個決議案。東省礮聲鎮天價響，而巴黎，日內瓦的外交家仍裝作不知。世間是沒有比這更矛盾的事了。

我們這世界不僅是矛盾而已，而且還帶着異常的複雜性。雖然巴黎的時裝已經通行到世界各處，福特的汽車駛遍了整個地球，但是人類思想與生活的型式，卻比婦女的裝束更繁複萬倍。政治社會的制度，也決不像福特車的式樣齊一。在我們這世界裏，獨輪車和摩托卡在同一條街上行駛。最原始的與最摩登的生活同時並存着。手工業經濟與托拉斯卡台爾經濟互相爭競。世界上許多國家尙保持封建的政治，而社會主義已在別的地方開始試驗着。民族主義國際主義風行全世界，而阿富汗，亞拉伯的部落酋長，還在割地稱雄，自相殺伐。狡猾的與愚拙的，強悍的與懦怯的，最前進的與最落後的，最有組織的與最散漫的，同時存在着。這樣人類社會失掉了重心與勢力平衡，自然不能不顚覆了。

現世界的矛盾性與複雜性，造成了重大的危機。這危機又因了現世界的連繫性而更重大化更尖銳化了。在從前各民族互相隔離地生活着，沒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所以卽使發生了災禍，也只是地方的局部的災禍而已。在我們的時代，新式的交通利器，科學的生產工具，超國界的經濟組織，把整個世界打成了一片。各民族政治地，經濟地，文化地都相互依賴着，連繫着。沒有一個民族，能够和全部世界隔絕，沒有一個地方的變動不影響到世界別的部分。印度存銀的輸出，影響到中國物價的騰貴；英國保守黨選舉的勝利，使許多國家突然增高關稅；蘇聯五年計畫成功，農產輸出增加，因而使美國農民遭極大的損失；塞拉耶華的政治暗殺，激成空前的世界大戰；紐約交易所風潮促成全世界的不景氣。這樣，運命用了無限長的鎖鏈，把全部人類連繫着。一髮牽動了全局；一粒火星的觸發，燃燒了整個世界。這便是隱伏在我們四週的險象。

現代的危機已經是四面隱伏了，看我們還有什麼出路沒有呢？

自然還有人相信理想主義是一條出路。甘地的信徒以爲眞理可以消滅暴力，懦怯的人希望『公理』得最後勝利。我們且不談哲學大道理。至少在眼前這世界，物質的勢力支配了一切，我們已不能和原始人那樣用符呪來驅除魔鬼，這已經是很明顯的。慕沙里尼說：『礮聲響於言語』；美國人說：『油濃於血』。不管我們願意否，時代卻已把我們帶進了這個實利主義的世界。最近東北事件的發生，應該給我們一個當頭的棒喝。正義與公道已經下了葬，理想主義是不免到處碰壁了。

改良主義是不是有救治現代危機的可能性呢？事實的回答卻又是否定的。

不是很顯明嗎？改良主義成爲民族性的英國人，現在是遭遇了歷史上最大的難關。社會民主主義在英德兩個大國的試驗，都遭了慘敗。以『援救德模克拉西』爲名義的世界大戰，結果把德模克拉西埋葬了。

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左傾思想平分了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一切的折衷主義妥協主義都無存在的餘地。挖東牆補西壁的辦法，只有增加現世界的矛盾性與複雜性。改良主義的失敗是必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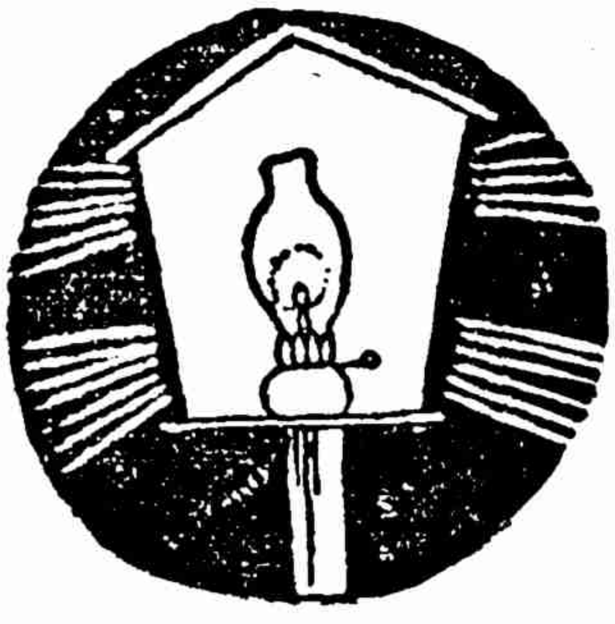
閉關主義，地方主義是不是可以解救一時的危局呢？自然有許多人還在向這條死路摸索着，以爲局部的孤軍奮鬬，可以逃避全部的刼運。其實這是忘卻了現世界的連繫性。桃花源的生活，早就變成了神話。在這地面上也已找不出魯濱遜的荒島。不論民族與個人，都無法離羣獨立。英國不是以『光榮的孤立』定爲國策嗎？但是現在卻被迫參加歐洲大陸的政治鬬爭了。美洲的門羅主義也遭了同一的運命。雖然美國還不曾加入了國際聯盟，但在實際政策上，美國早成了世界的國家。白里安的歐洲聯邦計劃，不能有多大的成就，就是世界問題不能以地域的單位來解決的鐵證。

理想主義，改良主義，閉關主義是都已絕望了。人類的前途還留着什麽？自然我們並沒有走到了絕路。現代所呈現的種種危機，不過表示人類歷史的一個階段之將終結。一個舊的時代過去，一個新的時代到臨，這是不可免的。理想主義者想回頭走着倒路，改良主義閉關主義者想阻止歷史的自然過程，那全是錯誤的。人類所能做的，所當做的就只是準備着一切，以等待這危機的自然發展，只有捉住各人切身的利害關係，方不至落到空虛，只有認淸了世局的矛盾性與複雜性，方不至倉皇失措。只有大膽無畏地向前鬬爭，方纔能找出一條活路。除了此外，一切的鎭靜，妥協，折衷，全只是鴉片烟與嗎啡針，只有引誘我們走進墳墓。

數十世紀以來，中國人是閉關自守，爬抄着我們老祖宗遺傳下來的土地過活的。在搢紳先生們所領導的和平善良安分知足中庸之道的敎化下，受享了幾千百年的太平天下。但是現在蒸汽和電氣把這堅牢的門戶衝破了。中國成了『世界的中國』。世界的危機，一步步逼緊，中國內部的潰亂與分化，也一步步加緊。現代的矛盾性與緊張性，在中國便格外地顯露出來了。搢紳先生的敎化，變成了太陽光下的僵尸和平善良變成了懦怯畏葸，安分知足變成了貧窮貪鄙，中庸之道變成了進退失據。這樣，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便沉溺下去，到了貧困，紛擾，殘忍，昏暗，屈辱的最後地步。

但是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矛盾與不安是推動進化的兩輪。現代危機的襲來，是新時代產生的前兆。假如一切舊的分子是陳死了，這四萬萬餘勤勞的大衆，卻代表着人類世界的一種主要勢力。在全世界舊秩序動搖崩潰的時候，正是中國民衆，打破奴隸鎖鏈向前邁進的好機會。眼前放着現成的事例：貧苦愚昧的平民大衆，可以團結起來變成世界政治的支配者；未脫原始經濟狀態的國家，可以追趕上世界最先進的工業國。不過這要有決心，要不怕犧牲，要認淸世界大勢，要辨明友與仇。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我們只有這樣準備着，以應付這當前的重大危機。



東省事件在蓋陀賽

（巴黎通信）

于育才

深秋的巴黎上等的漂亮人都已從海濱山頂避暑地歸來。都市又回復了繁盛的氣象。Boulevards 兩旁步道上擠着了來往的行人。一到電火齊明的時候，蒙伯拿斯的大珈琲館內又坐滿了形形色色的人們，他們照例是拿着秋季畫展的出品和時髦戲院本年新排演的劇本，當作談話的資料。這幾天，他們却又在紛紛談論着時事。往往辯論到很劇烈的時候，坐在一旁著着上星期新出全世界最漂亮的時裝的太太小姐們，聽的不耐煩起來，便聳着粉肩，說了一句：

「理牠呢！這是眞正的 Chinoiserie 啊！」（註一）

原來這幾天在塞納河右岸蓋陀賽（Quai d'Orsay）（註二）的法國外交部內正在開演着本年最著名的新戲。日內瓦國際聯盟班的第一等名角——白里安，西蒙，西錫爾，瑪特里加，芳澤，松平，施肇基——全體上場。此外著名的劇作家道威斯也從倫敦趕來，擔任後臺導演。莫怪愛看熱鬧戲的巴黎人，都把蓋陀賽當作談話的中心了。

其實在巴黎所演的中日事件的戲，已經是第三本。第一二本早在日內瓦演過了。在那兩次是演了兩本喜劇。在第一本裏，日本一面在東三省到處用飛機大砲轟擊，而一面則向國聯聲明不久撤兵。理事會算是有了面子，草草終場。第二本開演時，則英法堅主日本在三星期內撤兵，日本則始終反對，鬧成了十三對一票的結果，不歡而散。現在這第三本還未演完，我們還不知道結局何如。但至少可以推測，這次是悲劇的成分多，而喜劇的成分少了。

十一月十六日，理事會照着預定的日期在法外交部內歷史上著名的鐘室（Salle d'Horloge）內開會。開場時主席白里安說了不到幾句話就咳嗽起來，接着幾乎昏暈過去。人家慌忙把他扶下。第一次的公開會議，就草草完事。有人說，白里安已經是七十老翁，近來又多病，實在是不勝繁劇了；有人說是因會場中的空氣太不好，所以暈去。但無論如何，這至少不是一個好兆頭！

果然，開會不到兩天，洮昂路的戰事日益加緊，齊齊哈爾隨卽陷入日軍之手。雖然巴黎離昂昂溪太遠了，理事會的諸位先生，不會聽得隆隆的砲聲。但南京告急的電報雪片的飛來，使久成僵局的理事會議更形棘手。每次會議時各國代表面面相覷。國際聯盟的一付呆相，活活表現出來了。（其實這不是第一次，那年意大利佔領哥甫島時，國聯的軟弱無能，正和目前一般）。

我們都知道十月二十四日國聯理事會議閉會時，以十三票對一票表決限日本於這次理事會議開會以前撤兵。日本以理事會決議案必須一致通過方爲有效爲理由，不但不撤兵而且天天擴展軍事行動。在一般人推想上次理事會既有這大膽，以十三對一表決日本撤兵，這次一定要更進一步，引用聯盟約章第十五第十六條，對日取強硬步驟。而且就事變的發展，也非用強硬手段，別無出路。誰知這次理事會開會後，大失所望。未開會前，許多報紙推測，英，法，德，意各大國將提出對日絕交，開會以後則絕未提及十六條的制裁辦法。本來中國代表可以引用第十五條請理事會處置爭執事件（照第十五條提出則只須當事國以外各國一致表決卽可強制執行）。但因爲幾個大國恐引用第十五條時，萬一日本再加拒絕，則更成僵局，所以仍不提出。至於用十六條自然是更談不到了。雖然有幾個小國代表，援助中國，力主提出第十五十六條，但主席白里安却竭力勸阻。這好比強盜在肆意行刼的時候，法官却勸阻事主不要報官，並且竭力替強盜說情。這樣的事情在世界有的地方，也許是常見的。但至少不是法治國的代表所能幹出來的。所以這不但是國聯本身的破產，甚至對於他們所謂「法治」，也很可懷疑了。

這次理事會對日本的公然破壞聯盟約章，不敢加以制裁，及任何有效的處置，這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理事會本來由英，法，意，德，日五個常任理事國把持，其餘九個小國無發言餘地。這四個大國並不是力量不夠，畏懼日本，却是因爲自己本來情虛，牽制太多，如對日強硬，深恐惹起其他糾紛，而於自身不利。我們應該明白，這次日本佔領東省，誠然是犯了國際的不義，可是牠決不是第一個。許多帝國主義者都幹過同樣的勾當。大戰以前的且不說，大戰以後，英國以武力威脅埃及，法國征服摩洛哥的里夫民族，意大利佔領阜姆，哥甫，美國佔領尼加拉圭，都是同樣的強盜行逕。所以這次見了日本佔領東省，大家就不言而喻。此外列強都爲自己的利益打算，如得罪了東亞的「唯一大國」，將來對於自己都有不利。因此誰也不願來硬作主張。

這次會議有兩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主要談判，全在祕密會議中進行着，而祕密會議中國多不得參預。自然在祕密會議中帝國主義者可以做手脚，討價還價，借了國聯的壇場替自己作打算。第二是美國代表這次聲明不列席，却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鼎鼎大名的道威斯將軍，來巴黎接洽。美國雖非聯盟會員，這次又未列席理事會，但道威斯在幕後却操持無上的權威。各國代表天天到道威斯的旅館裏去磋商。道威斯一句話，比理事會的正式決議案還重要。自然我們也明白，美國是

太平洋上的唯一強大國家，國聯討論中國事件不能把美國丟開了。但理事會一切都聽命於未加入國聯的美國代表，總不免太阿倒持。而且這次美國本來可以根據九國條約單獨出面干涉。但華盛頓國務院始終無單獨行動，却只是站在聯盟幕後搗鬼，這終不免有些蹊蹺。

這次巴黎會議開會時，英法報紙都喧傳日本駐英大使松平已和美代表道威斯商定折衷辦法，（即所謂「新道威斯計畫」）雖經美政府否認。但開會以後日本限期撤兵的事竟置不提，理事會反採日本的主張，提出中立調查團的辦法。英法這次的態度，比上次日內瓦開會時，更軟弱的多。日本代表揚揚得意，我國外交便一敗塗地。究竟道威斯作何主張，我們雖然還不能明白，但巴黎會議中日本得佔上風，多半由於美國外交活動的結果，是很顯見的。金洋帝國主義的美國誠然具有旋乾轉坤的本領啊！

就記者寄稿時為止，理事會議的形勢，大概將不再提日本限期撤兵問題，而採取以下兩種辦法謀最後之解決，即(1)組織美，英，法三國調查團，調查中國尊重條約問題（即日本所謂先決條款之第五款）與反日運動；(2)劃錦州為中立區域，以避免戰事之擴大。調查團不涉及日本軍事行動與此後中日的直接談判，却調查條約問題，實有損中國國家的尊嚴，調查反日運動，則等於干涉內政，破壞國際公法的基本原則。至於錦州完全為中國領土，而劃作中立區域，則明明認定日軍佔領東省其他區域之為合法。站在中國的觀點，則這次國聯的干涉，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了。國際聯盟的「和平工作」原來就是如此！

因為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毒，一般昧於地理智識的歐洲人，往往誤信東省是日本的領土或保護地，所以對於國聯的荒謬的措置，大家不以為怪。至於列強的當局，却又故意默認東省為日本的保護地，所以對於日本的不撤兵，也視若當然。本來帝國主義者所謂「國際法」「正義」「國際道德」是二重的，在帝國主義者相互間適用平等的國際法與道德正義；在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間，却用另一種說法。這次日內瓦與巴黎會議的結果，應該使我們受了又一次的有益的教訓！

但這不只是中國的災禍罷了！這次的東省事件，和一九一一年誘發世界大戰的著名阿格提爾(Agadir)事件有同樣的性質。我們不必諱言，現在的東省已成了遠東的摩洛哥，被掠奪者遭了禍殃，掠奪者自身亦必不免互相火併。所以這蓋陀賽舞台上所演的一幕，實在是含着嚴重的悲劇意味的。

（註一）Chinoiserie 法文的意義是「中國東西」，同時亦指「麻煩討厭的事情」。法國人往往拿「中國東西」這個字來形容一切糾纏不清的事物。

（註二）法外交部所在地，報紙往往以此地名稱法外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寄於塞納河畔）



急轉直下之世界經濟

（柏林通信）

朱偰

一 導言

最近世界經濟，呈急轉直下的變遷。自一九三一年六月，奧國信用銀行擠兌以來，金融恐慌一次跟着一次，始有德國達姆城國民銀行及特勒斯登銀行之停止付現，繼有英國英倫銀行之停止支付，再繼以英鎊跌落與英國廢除金本位，再繼以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之相繼廢除金本位；最近更有美國的金融恐慌，紐約聯邦銀行從九月十七日到十月十五日四星期中，已損失七萬萬美金，其他各大銀行，大多發生擠兌風潮。紐約聯邦銀行所損失的七萬萬美金，其中有一半現金流入法國，美國金本位幾有不能維持之勢；現在擁金最多的美法兩國，更因英國廢除金本位，不啻對於輸出業加一種補助金，國際貿易不能與之競爭，而英鎊的匯兌，起初雖因英廢金本位而跌落，最近卻能維持，並且稍有起色，於是美法兩國之金本位究竟能否維持，易言之，即金本位之幣制前途如何，殊成問題。拉伐爾與胡佛的會商維持金本位幣制，即爲其最重要目的之一。現在美法談商已經過去，在胡佛與拉伐爾的交換文件中，僅空泛的表示兩國共同維持金本位的意思，至於究竟如何維持，具體辦法如何，則殊少談及。所以美金與法郎之前途如何，現在尙難預揣。此金本位幣制之危機，最近更因英國保守黨選舉大勝利，保護關稅之實行，爲早晚之事，因而更趨嚴重。凡此種種變遷，皆互有連帶關係，互成轉變中之一連鎖；當此世界經濟在風雨飄搖之中，金本位前途發生問題的時候，中國的幣制，究竟何去何從，頗成重要的問題。因此寫述此篇，以供國人關心世界經濟者之參考。

二 英國廢去金本位之影響

英國爲行金本位幣制之先進國家，從一八一六年起，即已實行金本位制，一直到現在。自歐戰發生，金在英國之流通，事實上已經停止；英倫

銀行根據法律，無再兌換現金義務。可是贊成或反對金本位制之論戰，從一九二五年邱吉爾重又提起討論外，直到現在還未終止。

一九二五年，是金本位論主張勝利。但是自此以後，英國失業人數愈趨增加，工人與資本家同時感受困難。再加以近來所謂金融恐慌，已從奧而德而至英英國自七月中旬以來，已有二億金鎊流出海外，金融界因此陷於危機。雖八月中得有美法借款，但現金仍然流出，金本位制因準備金（即現金）繼續減少，有不能維持之勢，與其維持金本位而使金鎊大跌，造成第二次馬克跌價之悲劇，不如斷然廢除金本位制，雖目前稍受損失，然英鎊在將來終可維持。於是英國政府於九月二十一日，得各大銀行之合作，斷然停止一九二五年之金本位法案條例，同時將貼現率提高至六釐，並制止資本流出，警告國內商人購買外國證券。英國政府及人民，上下一心，忍一時之痛，維持英鎊，使不致再行跌落。

當時財長司諾登在無線電中演說，警告人民力持鎮靜，並謂『英鎊決不致蹈馬克或法郎之覆轍，我可以向大家擔保，關於此點毫無危險，且我人亦決不致濫印紙幣，以引起危險』，其態度堅決，語氣冷靜，可見一斑。

英國廢止金本位後，英鎊價格跌落百分之十二至十五，當時比價，一英鎊當美金四元二角，當法郎一○五至一○六，當瑞士法郎二十一至二十二，當比利時幣二十九至三十，當德幣十四馬克又十分之四。但自此以後，英鎊價格，不但不見跌落，且漸有起色，過去數星期中已進至一英鎊與二十馬克之比價（惟最近又稍見跌落）據一般觀察，英鎊不致再行跌落，最近英國選舉結果，所謂『國民政府』一派，完全勝利，將來保護關稅實行，英國對外貿易愈趨發達，各國對英鎊信用，亦將逐漸恢復，故英鎊或可更向上增長，亦屬意想中事。

英國廢止金本位後，對於世界金融市場發生莫大影響，概括列舉，已可分為左列各端：

(1)英國廢止金本位後，瑞典，挪威各國，亦相繼廢制金本位。

(2)墨西哥恢復銀本位。（據最近消息，則略有出入）。

(3)英國廢止金本位，國內所行幣制，為紙本位，以英國全體之經濟信用作擔保；於是英鎊對於金本位之美金及法郎之比，自然跌落，但英國國內一英鎊仍作一英鎊用，於是工資及成本都可因此低廉，對外輸出業可以驟增，國際商業競爭可以勝利，易言之，即英國廢止金本位，不啻對外輸出得一筆輸出補助金。

(4)英美在國際商業上向來勢均力敵，有平分天下之勢，今英廢金本位，輸出業便利，國際競爭大佔優勢，於是美國輸出業大受影響，易言之，即美國之金本位，長此以往，究竟能否保持，殊成疑問。

蓋自歐戰以還，世界金額集中巴黎及紐約兩處，世界金額分配之不均，未有甚於今日者。一方面交戰及戰敗各國，年付鉅額賠款，流向巴黎及紐約，但各國之財貨，卻不能隨金額流至二處。他方面各國因現金稀少，又不得不保有金本位，於是社會上發生與幣制跌價（Inflation）相

反之現象，即貨幣少而貨物多貨幣之價值抬高（所謂 Deflation）此種現象殊少救濟辦法，因即使擁有巨金之國家，如法國與美國，願自動借款與金貧之國家，如英德奧等國，但借款終須交還，期滿以後，現金（資本及利息）依然流向原處，金額之國際分配，不但不能平均，反而加甚。此問題實為目前國際金融界之大問題，而苦於無法解答者。

今英國霹靂一聲，決心廢止金本位，對於擁有巨金之美法二國，不啻與以重大打擊，而他方面英之商業競爭，又可藉此大佔優勝，其影響所及，直接威脅美國，若美國亦取消金本位，則世界對於金之需要減少，法國雖一國擁有鉅金，奈世界對於金不再需要，亦不能再稱雄於世界經濟界。於是金本位前途究竟如何之問題，頗有足耐人尋味者矣。

三　美國之金融恐慌

從十月五日起，美國紐約和其他各城，同時發生金融恐慌。一般人民，都往各銀行去擠兌（所謂"Run"）一時現金缺少，各大銀行，都有不能支持之勢。最可慮的是連抵押借款都紛紛到期，截止公司股票與債券都紛紛出賣，換句話說，即是生產經濟的信用已宣告破產，信用經濟（即銀行和交易所等）之基礎已經動搖，因為公司股票與債券之紛紛出賣，把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儲蓄銀行的根本都動搖了。

美國這次金融恐慌的發生，其漸也久，大戰的結果產生極嚴重的財政恐慌，這財政恐慌終於用很高的代價彌縫過去了。但這種彌縫終有破裂的一天，於是有一九二九年秋末的交易所大紛擾，同時經濟恐慌日甚一日，一方面生產比從前增漲，已投的資本不能收回，只有繼續不已的生產；可是他方面財富的分配太不平均，以致生產與消費不能相應。於是生產過剩，物價跌落，金錢的價值抬高，所有從世界各處榨取來的大規模的生產的上層財政組織，須逐漸縮小裁減。於是股票的實價跌落：一九二九年值七百美金有獲利希望的股票，現在祇值四十五美金。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從前分百分之七紅利，現在只分百分之四。假如單是美國的事情，還容易解決，可是世界經濟關係太密切了，金融恐慌已由奧而德而英，現在到美國來了。起初是德國對美停止支付，美國當時信任自己的財力，又為顧全自己的榮譽計，忍痛負擔。但又繼以英國，英鎊的跌價，海軍問題的擾攘，以及英國由金本位改銀本位，都直接影響到美國的金融市面。於是金融恐慌一發而不可復遏，在今年中地方銀行相繼破產，倒閉的已有八百餘家（自一九二〇年來，倒閉總數也有七千家左右）。此中大部分都是農業銀行，這和美國的農業恐慌一向有關，在近十年中，美國農業的損失總數已達二百二十萬萬美金。

金融恐慌既然發生，國家銀行方面，即謀制止之道。第一步方法，即是提高貼現率，以制止現金流出外國。於是紐約聯邦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即在十月七日下令，將貼現率從百分之一·五提高至百分之二·五，但是毫無效力，於是又在十月十五日下令提高貼現

率至百分之三·五。從九月十七日至十月十五日四星期間，聯邦銀行已損失現金至六萬五千萬美金，在最後一星期中單獨損失竟至二萬零一百萬美金。在其間，一般對於銀行鈔票大部失去信用，於是市面流通鈔票日漸增多，在最近數星期中竟由二十萬萬增至二十三萬二千一百萬美金，其比較如下：（包括十二準備金銀行，單位百萬美金）。

	一九二九 十月十六日	一九三〇 十月十五日	一九三一 三月十八日	一九三一 九月十六日	一九三一 十月七日	一九三一 十月十四日
現金	三〇一二	二九七九	三〇九六	三四八六	三〇三七	二八三六
貼現兌換券	八四九	二一〇	一七三	二六三	四六三	六二八
收買兌換券	三六〇	一八五	一五一	二一八	五八一	七三〇
國家公債	一三八	六〇二	六〇五	七四二	七三八	七二七
投資	一三四七	九九七	九五二	一二三九	一八〇一	二一〇四
流通鈔票額	八六〇	一三七二	一四四六	二〇〇六	二二七〇	二三二一
銀行準備金	二四〇八	二四四〇	二四三六	二四一八	二二七七	二一二三

由上表可見銀行中現金愈趨減少而鈔票流通額則愈趨增加。但據美國方面計算，雖因現金流出與鈔票增加，十月十五日聯邦銀行中現金，尙有十萬萬美金之譜。但從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聯邦銀行損失現金又近九千三百萬美金；但他方面銀行中現金可由國庫中準備金補充至數萬萬美金，故聯邦銀行與英倫銀行之不得不放棄金本位者，尙有不同之點。但美國聯邦銀行，須在平時保持若干自由現金，其額須不得太低，是爲必不可少者。因公衆一旦對於現在鈔票失去信用，羣往聯邦銀行擁兌換取現金，亦不可不準備者。故美金之危機，仍在內而不在外，可以斷言。同時法國爲美國之最大債權者，已與美國進行談判，保證法國方面不致再撤回投資。請於下節中論之。

四 美金與法郎

美國聯邦銀行於最近數星期中損失現金，已達七萬萬美金，其中照美國人估計，有一半流出至法國。然照法蘭西銀行（Banque de France）最近統計，此種現金流入在其統計中不過可見一小部分；在最近一星期中，法國國外放款且有增漲趨勢：（單位一百萬法郎）

	一九二九 十月四日	一九三〇 十月三日	一九三一 九月四日	一九三一 十月二日	一九三一 十月九日
現金	三九七八四	四九一〇一	五八五六八	五九八一四	六〇五三九
正金（Devisen）	二五八三五	二五五九四	二六一〇六	二四五三四	二六五八六
國內兌換券	一一四三二	七九九五	九一三〇	一一六三三	一二三四〇
鈔票流通額	六七三二一	七四五一六	七八九二七	八一五一四	八一八四七
轉帳儲蓄（Giro-gn.haben）	一八九八三	一七四四〇	二五二六四	二五一六一	二八二〇一

據上表，可見法蘭西銀行現金，從五八，五六八，○○○，○○○法郎增至六○，五三九，○○○，○○○法郎；正金（卽外國貨幣）從二四，五三四，○○○，○○○增至二六，五八六，○○○，○○○法郎。外國現金流入，初不甚顯著。而據一般估計，法國各大銀行所有國外投資與國外兌換券尙有十萬萬法郎，其中半在美國。不過近數星期來，法國各大私家銀行

撤回美國存款，確屬不少他方面比，荷，瑞士各銀行，亦競向美提回存款，於是美國爲制止外國繼續提款起見，不得不與法國等歐洲各國進行談判，其時適有法總理拉伐爾之西渡，於是遂有胡佛與拉伐爾之交涉。胡佛與拉伐爾談判結果，於十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文件，(das gemeinsame Communiqué) 重要內容約分二點：

(1)胡佛停付戰債一年期限過後，得繼續成立一種協定，以渡過經濟上之不振時期，但兩國政府，對於協定之細則及條件，目前保留行動自由，至於提議方面，應由參加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協定(案即指停付戰債協定)歐洲各國提出之。

(2)貨幣之鞏固，爲回復經濟生活入於正則狀態之重要前提，而美法兩國金本位幣制之保持，尤爲重要，兩國政府，對於保持國際幣制之鞏固的方法，將繼續審查研究。

簡言之，該文件內容，包含二極重要之點：第一，胡佛停付戰債(Hoover-Moratorium)之計畫可以延長；第二，法美之金本位須繼續維持。當時共同文件發表，各國報紙之批評不一，法報大多表示滿意，注重兩國政府對於最重要世界問題不改變其一向之地位及態度一點；英報則詆爲毫無實在結果，不過爲一令人失望之文件而已。德報則取折衷態度，以爲胡佛與拉伐爾之交換文件，至少有兩點積極的結果：第一，美國因停付戰債所引起之對德責任，及德方之憂慮，可以從此消除。第二，美國對於現金之繼續流出，至少有一國際保障，使其不致嚴重化。而德國方面，則對於停付債務，更易於進行，因以後停付戰債之關鍵不在巴黎而在華盛頓。該文件中暗示，對於停付戰債之延長問題，須由德國方面動議，觀於拉伐爾回歐不久，即有德法談判債務問題之議，將來戰債問題前途之發展，當較爲順利，可以推測。

金本位幣制，因法美兩國之努力維持，在最近之將來，尚不致於根本動搖，美金與法郎，尚可繼續維持惟金爲幣制之資格，因產量稀少及國際分配不均關係，已失其地位，一般所謂「金之退位」(Entthronung des Golds) 論調，方風行一時。金本位幣制之前途究竟如何，頗爲值得注意及頗有興趣之問題矣。

五　英國保守黨選舉勝利與保護關稅

英國爲自由貿易之母國，歐戰以還，大陸及美洲各國，競從事增加關稅，浸至演成關稅戰爭，而英國則依然保持其自由貿易政策。惟近年以來，經濟恐慌愈趨嚴重，失業工人愈趨增多，國際商業競爭，愈趨險惡，各國政府，又厲行保護關稅政策，以爲後盾。英國自歐戰以還，世界商業頭等國地位，早已喪失，美國國際商業，已取英國戰前之地位而代之，易言之，即英之商業上優越地位，早已消失，自由貿易之前提，已不復存在。他方面，即英之自治殖民地，亦厲行保護關稅政策，對於母國貨物，雖有優待辦法，然究於英國商業不利。因此種種關係，英之傳統政策，即自由貿易政策，早有不能維持之勢。試就其戰後之保護關稅運動言之：

英國工業界方面，早已有保護關稅運動，但在法律方面迄無何等表現。一八八七年商標法(Merchandise Marks Act)頒布，對於外來工業製造品限制極嚴，已寓有制止外來競爭之意。但最大轉變則為一九一〇年四月財長提出並即刻實行之糖之輸入稅，及煤之輸出稅，一方限制外來競爭，一方制止原料之輸出。當時徵稅之本意，在應付對南非戰爭之特別支出，不過政府對於精糖與粗糖之徵稅率，相隔頗巨，已有保護本國糖業之意。蓋當時大陸各國，對於糖之輸出，政府與以補助金，以致英國糖業幾於不能維持之故。至於煤徵輸出稅，更含有保護政策在內，因煤徵稅結果，輸出減少，國內煤價跌落，利於國內工業，或至少可以為本國將來之工業保留一種重要之原料。歐戰之時(一九一六年)英國行所謂 Mackenna Duties，對於特種奢侈品，如鐘表，電影片，汽車與自動車等，徵稅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一九二一年，更對於所謂關於生存上不可缺少之工業徵進口稅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此種工業品包含光學上之鏡頭及儀器，寒暑表，精密儀器(測量儀器等)及各種化學品等。自一九二五年後，更有隨時因制止國外不正當競爭所定之進口稅，散見於白皮書中。

自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發生以來，英國保護關稅運動，因時勢所趨，愈形急進。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英倫銀行連同其他各大銀行所開大會中，曾宣布彼等四年前所主張之英國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已不適用於今日，現在應重新主張保護貿易。當時英國總商會亦贊成此決議，著名報紙如 Daily Mail 及 Daily Express 亦對於自由貿易主義加以排斥。同時工黨內閣執政，對於含有保護色彩之新產業保障法，仍與以施行；惟未能斷然取消自由貿易，而實行保護關稅政策。

最近此次選舉，政府黨方面即以行保護關稅為口號，故在選舉以前，即有人稱此次選舉為保護關稅的選舉。及選舉結果，所謂「國民政府」一派，大佔勝利，竟佔全體議員十分之九，打破歷史上任何次記錄。

保守黨佔新國會絕對多數，而工黨則陷於慘敗。選舉結果，歐洲各國，皆懷憂慮。比國某自由黨議員之論調，以為英國此次選舉，於英國本身極為有利，但對於比國極為不利，因英之保護關稅政策，將使比國感受極不利之影響。法國各報則因左右派而異，大多資產階級報紙，以社會主義此次大遭打擊，彈冠相慶；惟左派各報紙，則較為審慎。'Republique''社論謂英國實行提高關稅結果，將使歐洲經濟恐慌更趨嚴重。至於德報之論調，則大多與比報相同，以為德國對外貿易向以英國行自由貿易政策之故，較佔優勢，今英一旦厲行保護關稅，德國對外輸出必大受影響，在此經濟凋弊期內，於德國極為不利云。

總之，英國保護關稅雖實行之期，當已不遠，從此世界貿易，又進入一新的階段，國際商業競爭，將愈趨激烈，其影響於我國商業，亦非淺鮮，我國政府，當觀察大勢，速確立保護政策原則，取消以收入為目的之出口稅，保護本國工業，提高製造品進口稅，減低原料入口稅，勿沾沾以財政收入之增加自喜，而忘關稅自主之根本的計畫也。一九三一，十一，三，柏林。



向右轉的英國政治

張明養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英國大選舉的結果，國民內閣派獲得空前的勝利，我們分析這次勝利的成分，國民自由黨約佔百分之六，國民工黨約佔百分之四，而保守黨却佔百分之九十；故這次國民內閣派的勝利，實在是保守黨的勝利；我們再觀總選後新閣組成的分子，保守黨員要佔全閣的過半數閣員一點，更可證明現在的國民內閣完全是在保守黨卵翼下的內閣，而首相麥唐納不過是做了保守黨的傀儡罷了。

保守黨勝利的意義是表示英國政治之右傾，而這右傾政治的表徵，綜計有三方面：第一，是工黨勢力的衰落；第二是保護關稅的實行；第三，是對外關係的轉變。

在敍述工黨勢力的衰落之前，我們須得說一說工黨勢力的發展過程。英國工人運動，雖有百餘年的歷史，但工黨的成立，至今還不過三十餘年，惟發展異常迅速。一九〇〇年在國會的議員不過二名，到一九〇六年就增至二九名，一九一〇年與一九一八年續有增加，到一九二四年人數增至一百九十餘名，因得自由黨的合作，就起而組織第一次工黨政府。惟因勢力不固，一切施政，不能本諸本黨平日的主張做去，故不久就因自由黨的拆台而倒了。到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的大選舉，因保守黨五年來施政的乖張，工黨遂在議會中獲得過半數的議席而組織第二次的工黨政府。這次的執政非但開英國憲政史上空前未有的先例，而且在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爭奪政權運動中有極重大的意義。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有許多種的派別。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是議會的社會主義即以從事議會運動來實行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之國際組織就是第二國際，也就是所謂黃色國際，與赤色的第三國際對立。這二國際的鬥爭充分的表現於各國的內政上。英國工黨的四大金剛，麥唐納，漢德森，湯麥斯與斯諾登都是第二國際的首領，他們的執政就是代表第二國際的實際試驗，這一試驗的成功與失敗，非但關於英國

工黨的運命而且是關於全世界改良派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同時也是關係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鬥爭形勢的，所以一九二九年工黨政治的嘗試不僅有國內的意義，而且有世界的意義。

而今呢，工黨執政二年的結果已經給大家以事實上的證明了。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內閣的成立已經表示議會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十月二十七日大選結果保守黨的空前勝利，更顯示出改良主義之失却大衆的信仰。所以賴狄克 (Karl Radek) 說：

「工黨內閣的崩潰是改良主義的崩潰，也是第二國際的崩潰。改良主義者不僅表明他們不能改進勞工階級的命運，鞏固民主主義的基礎，遏止工人生活標準之不斷的低落，而且表明他們簡直沒有從事這樣一種企圖的能力，故當實際問題一擺到時，他們就分裂了。」

賴狄克的話不僅可解釋工黨內閣失敗的原因，且可解釋十月二十七日漢德森領導下工黨的慘敗的原因。我們知道工黨這次的慘敗固有許多的原因，如一般人民之惑於保護關稅之能挽救大英帝國之經濟的衰疲與保守自由國民工黨之密切合作；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工黨所主張的改良主義之失却大衆，尤其是工人的信仰。漢德森領導下的工黨雖然反對國民內閣的「節減」(economy) 政策，但是他們根本的政見總還脫不了改良主義的色彩，假如這改良主義的政策在他們執政時期內能充分的實行，那還能保持大部人的信仰，而工黨內閣執政二年餘的結果却祇表明他們的自食其言，並且遇到了減政的實際問題時就呈分裂的狀態了。於是一般中產的人民就迷惑於「全國一致」(national) 一辭的動聽而傾向保守黨，而大部認識較深的勞苦工人却轉向更左的方面去了。由此遂造成工黨這次的大慘敗。

所以就工黨本身的意義上說，這次選舉已顯示出他們向左的傾向，而從英國整個的政治說，工黨的慘敗不能不說是英國政治之向右轉的開始，因為工黨雖為改良主義的，但究為一個左傾的政黨，而保守黨却完全是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及金融資本主家的。

國民內閣派的勝利是保守黨的勝利，而保守黨的最重要政策之一是保護關稅，所以英國新政府之實行保護關稅政策早在各人意料之中。現在阻止傾銷稅率案 (Anti-Dumping Bill or The Abnormal Importations Customs Duties Bill) 已於十一月十九日通過下院，而於二十五日實行，從此自由貿易主義在全世界上已不復有踪跡了。

新閣之採取保護關稅，一方面固然因為這是保守黨的向來主張，一方面却因為在各國高築關稅壁壘保護政策橫掃全世界的環境中，一般人都以為這是挽救大英帝國主義衰落的唯一方法。我們知道近年來英國的經濟恐慌發展極速，今年最初八個月中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的輸入值為五五三、五八三、六五七鎊，而輸出值則僅有三〇七、〇三八、八八九鎊，比去年同時期內的輸出入值總和相差頗大，貿易不振，收入減少，預算不能平衡，以至於不得已放棄金本位制，使大英帝國的威名

掃地。在這樣情境下，英人都以爲惟有採行保護關稅政策，方可阻止外貨之傾銷英國保守黨獲選議員之多，大半由於其主張保護政策之故。

所以新國會於十一月十日開幕後不久，政府就於十九日向下院提「阻止傾銷稅率案」而得大多數通過，旋經英皇批准，定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始實行。此案規定輸入英國之貨物除食物飲料煙草原料及未製成物品外，其餘大批貨物一律增稅，增至貨價百分之一百爲限。至由海外自治殖民地輸入之貨物，可較外貨獲百分之一百的優惠稅，這是對於帝國自由貿易派，即皮佛白羅克爵所主持的帝國統一派的讓步。

採取保護政策的目的，原想藉重稅阻止外貨之輸入，而保護本國產業，使輸出入能夠均衡。但這種政策是否能挽救大英帝國衰疲的經濟呢？這就一般說，恐怕是沒有效力的。因爲第一，保護關稅是傳染性的，一國採用保護政策，他國亦必繼之效尤，以爲報復。近年來各國關稅壁壘之高築，多半是因爲各國互懷報復的原故。我們看英國的防止傾銷稅還未實行的時候，法國就於十一月十四日先行徵收傾銷稅，凡從英國與澳洲輸入的貨物徵百分之一五，自印度輸入者徵百分之七。同時美意等國已在預備報復英國採行傾銷稅之計劃。故英國的阻止傾銷稅雖可減少外貨的輸入而暫時保護國內的實業，但不久之後其國內的出品恐將因他國的報復計劃而杜絕海外的銷售市場。那時經濟的恐慌更將增進，所以有人說保護關稅就各國說，是挽救經濟危機的方法，而從整個世界說，却是增進全世界經濟普遍恐慌的重要原因。其次，輸入稅增加後，國內的物價必然增高，一般勞工階級的生活更形困難，購買力減低，於國內的工業毫無補助。再次，我們就各國實行保護關稅所得的結果看，也覺得保護政策並無補於經濟的恐慌。如美國的保護稅率是最高的，但也不能避免嚴重的經濟恐慌，這是很顯明的。

不論英國採取保護關稅政策將得如何的結果，但其此舉的意義却頗重大，而値得我們注意。因爲現在全世界各國除了英國外，都是行保護關稅的，英國自十九世紀以來是對於自由貿易主義最忠實的國家，而也就是自由貿易主義最後的壁壘。現在因保守黨的勝利，這最後壁壘被攻破了。今後全世界將共採保護關稅，關稅戰爭必愈演愈烈。經濟的國際和平是不會再有希望了。

我們再就英國的國際關係論，新政府將取怎樣的政策呢？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須得回顧一下過去保守黨執政時代的對外政策。

保守黨的對外政策，一言以蔽之，曰親法抗美。這因爲美國自歐戰後已成爲世界上的第一強國，處處予英國以威脅，且英國的傳統外交政策是勾結第二強國以打到第一強國，故遂與法國結了不解緣，功敗垂成的英法海軍協定就是爲了這個目的的。而在法國方面亦想極力拉攏英國以抑制德國，防止她的報復。法國對德態度之敢如此強硬完全是賴英國站在她的後面。同時英國又利用日美在太平洋上的衝突而與日本勾結，一九二八年底英日同盟復活的謠傳，就是保守黨聯日抗

美的表現。此外其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的敵視，一方面固然是爲本身的階級利益，一方面却也因法國是反蘇聯的領導國家而不得不與沆瀣一氣。所以綜括英國保守黨的對外關係就是親法聯日而抗美反俄。

這向右轉的對外關係，到了一九二九年工黨執政後就完全改變了。工黨的對外一般原則是主軍縮，保安仲裁以保持世界的和平，其第一件的驚人舉動是對美放棄敵意而取親善政策，麥唐納不惜親臨白宮去見荷佛，一九三〇年的倫敦裁減海軍會議中工黨內閣更不顧保守黨的反對，而允英美的海軍立於均等(parity)的地位，放棄其海上霸權國的尊號。這親美政策在歐陸上所起的反響就是英法關係的轉劣，英德關係的改善；而法國之恨英國工黨也從此益深，八月間工黨內閣之因財政問題而傾覆，亦多少是受法國金融資本家的從中干涉。至其對俄復交，對華表示好感，都是與保守黨的政策相反的。

而現在呢，保守黨又載着國民內閣的假面具上台了。其對外關係雖未必一定會恢復到一九二九年前的狀態，然其向右轉乃是無可疑義的。我們現在可以推測的，第一是英法關係的改進，當保守黨選舉大勝的消息傳至巴黎後，那些半官的機關報紙是表示着多少的愉快的論調啊！這二個帝國主義者的合作又將可以濶步全歐了；不過英國對德的關係恐未必卽因此次選舉而轉變。試看十一月九日麥唐納在倫敦市議會宴會的演說：『德國的地位須完全整理，以免再釀成金融上的困難，英政府現正統籌全局，冀有所效力，但亦有待於各關係國，尤其是德法二國的接近與互相讓步』。

其次，就對美的關係說，保守黨是最恨美國的，美國乘着歐戰的機會偷偷的竊去世界第一等國的頭銜，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中又強迫英國正式允許美國均分海上霸權，這在在都使保守黨員看不過去。現在新政府雖未必突然對美懷起敵意，但二方利益的衝突自當更緊一步。這裏我們應當聯論到與日本的關係。向主恢復英日同盟的保守黨登台，在理日英的關係當必轉佳，可是事實上却有不然。我們看這次東省事件中美國態度的曖昧，就覺得太平洋上的形勢已有極大的改變。美國深知英保守黨得勢必將改變其對美關係，故聯日以抗英，事實上是可能的，同時日本一方面利用美國的防英心理，一方面覺得英國的地位已遠不如往昔而與美暫時勾結以便侵略中國，也是事實上可能的。在這樣的環境中，英國的對華的感情却比較的和好，故在國聯理事會中討論東省事件時英國比較的能夠說幾句公道話。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英國新閣的對華政策當不會回復到一九二五六年時的砲艦政策而仍保持着不接不離的觀望(wait and see)政策。

最後，論到對蘇聯的政策，因爲二國間之重大的商業利益關係，絕不會再發生斷絕國交的事，不過全世界反蘇聯集團的力量，將因英國保守黨的得勢而更增加，這是無疑義的，我們看莫斯科政界對於英選揭曉時的不安態度就可知道了。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五日。

東北事件之國際輿論

頌華

東北問題關係中國的存亡，東亞的安危，世界的平和，不但是中日間兩國的問題，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問題。所以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各國報章雜誌，無不發表論評。想來國人當此國難臨頭之際，必很願意知道對此事件，國際輿論究竟怎樣。我們現在就見聞所及，選英、美、加拿大、法、德、瑞士、意大利、俄國的報章雜誌及日本雜誌中發表的議論，節要編次於後，（所節錄的採自三十餘種報紙雜誌）以貢獻於讀者。不過有數點，不能不先提出來說說：（一）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局勢瞬息千變，國際輿論，當然時有變化，讀者於此，僅能窺悉其一斑的情形。（二）由其中數項祖日之論，可見兩種情形：（a）歐美資本主義各國的政府因都專為自己利益打算，故其言論界上不能一致主張公道擁護公理；（b）日方對外宣傳，十分厲害，朦蔽了一部分外人對此事件眞相的觀察。（三）問題之解決，須靠國人自己的努力，苟我們能本自己的力量促這問題於我有利的解決，則各國言論界上親我者當必更振振有詞，申斥日本，而彼一部分祖日者亦可自覺其非。否則親我者愛莫能助，而祖日者將沾沾自喜了。（四）日本報章上謬論甚多，且因日當局壓迫言論自由，除東大教授橫田喜三郎尚能發表正論外，其他大都噤若寒蟬。故現僅錄其數種雜誌的卷頭語以供讀者的參考。（五）我們因限於篇幅與見聞，所錄只是東鱗西爪，十分簡單。掛一漏萬，自所不免。尚望讀者，加以原諒。

美國

紐約世界電聞（New York World Telegram）（九月二十一日）

日本乘世界各國政治經濟俱感困難，手足無措之時，佔領滿洲，不但蹂躪開洛非戰公約，連把保障中國安全的華盛頓九國公約，亦視同廢紙。日本雖說中國最先開砲，但這話和美國政府所得到的報告不相符合。瀋陽陷落以後，日本軍隊即佔領橫亙一百五十英哩之地域內，戰略上的要塞港灣，并且在青島上陸。這樣廣大範圍的軍事行動還是自發的呢，或者是被中國軍所誘發呢，在華盛頓政府的有力的觀察者，不難推想。至此次衝突如何結局，我們預料日本的國旗留存于滿洲，同時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卻也不致失卻效力。

同報（十一月五日）

當此國聯理事會略事休息，美政府目光另有所屬之際，日本不惜違抗條約與公理，竟任其在滿軍隊愈益深入。國聯與我國務院立意縱善，而在外交上蹣跚不前，實屬不甚適宜。及至今日，此種情形愈益顯明。吾人嘗誠意希望日本將撤回其軍隊，因此國聯與美國俱未直接干涉，亦不援助被害之中國，以免激怒日本。今則希望已絕，自東京政府宣稱開始撤兵以來，已逾一月，自理事會請日本撤兵，並在日本不受逼迫，則將自願撤兵之默認的諒解下宣告休會後，亦逾十日，乃日軍不唯不撤，反將其軍隊前鋒擴張至瀋陽百哩以外，顯然正謀永久之佔領。其深入程度，不僅威脅中國，且將威脅英俄國際間之危機絕巨。不知日本究將滿案受中立國之調查與解決乎？抑甯爲强盜以自絕於世界耶？

紐約晚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九月二十二日）

日本人依然不脫中世紀之東洋人。當西洋諸國正在努力救濟文明古國之際，日本却以軍事的『古迪達』由中國奪取瀋陽。他們的兇殘，沒有國際信義，全然不脫支配舊日本的野蠻酋長的特性。現在西洋各國對此事件能有什麼辦法呢？只有依靠能力微薄的國際聯盟及開洛公約，促日本反省罷了。世界今正在不堪新戰爭的負荷，很覺疲弊之時，我們不得不希望日本的讓步。

紐約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十一月十四日）

國聯調解中日間東省問題之爭端，實爲錯誤。日人軍事行動爲對於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政策所不能免之反響。

紐約日日新聞 (New York Daily News)

（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自俄國繼承滿洲，努力開發，至於今日，其功績之偉大爲世人所公認。任何國家都可以投資於中國，但在中國的投資及商業占最高地位的乃是日本。石井說『日本無中國即不能生存，』這由日本人看來，決不是誇大之談。欲判斷滿洲現在的事情的，即不能不考慮此種見解。

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九月三十日)

日本在南滿侵佔中國的領土，包含兩重的衝突：一是中日兩國間的衝突；一是日本內部軍閥和執政的文治派的衝突。日本內部軍權派對華常主强硬；文權派則因日本的生存靠他對華的貿易，以及中國人對日的善意，故對華不主張取攻勢的侵略，而欲取對華協調的政策。三年以前田中將軍出兵山東以及對於南滿取積極政策，結果使軍閥派大失人望，但自滿洲事變發動以後，日本的軍權派却又抬頭了。

在滿洲事變好多星期以前，日本國內早有對華施用武力種種深刻的宣傳。文權派未及將這種狂妄自大的主義制止，而軍部先將這事件掀動，由是日本的軍閥主義又復崛起了。然中國方面也有她差不多無可抵禦的武器對付日本。這武器就是對日的經濟絕交。日本近來經濟狀況很蕭條，而中國實是他物購買日貨的極重要的主顧。因沒有一個中國人願買日貨，日本商業就勢必停頓。到了這個時候，日本東京的軍權派也從前一樣，只得讓步了。這是一個通例，無論那一國的軍閥，牠幹壞了事，其一切受苦的負擔，倒要放在一般人民的雙肩上。

國民週刊（The Nation）（十月七日）

日本在南滿的軍事行動，據說是由於中國兵士毀壞了鐵路，或者是如此，恐怕也未必如此。但無論如何，這却是一件事實：即日本軍人沒有得到內閣的訓令，沒有等待外交上的談判，也沒有像從前奧國對塞爾維亞那樣發過哀的美敦書，他們就向瀋陽長驅直入，佔據中國的軍營，強奪中國的兵工廠，并且還佔領瀋陽附近的城市了。今天日本聲稱不再派兵前進。但這有什麼意思？日本在南滿已奪取了一切利權了。即使日本方面所說的事實正確，然他突然以武力攻擊許多南滿的城市總是無可寬恕的。這種武力的侵略，實違反開洛非戰公約。以目前的形勢論，日本之於南滿好像與他從前併吞朝鮮初步的情形一樣，這當然是中國所不能承認的。

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Mail）

（十一月十四日）

日本爲一强國，我人均願與之親善。（編者按：此爲美國政府表明了態度後，他報紙上一種袒日的論調。據外電所傳，隨後美政府又通令各大報，暫勿發表關於我東北事件的意見。）

英國

孟徹斯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

（十月九日）

滿洲的情勢，現在愈見嚴重了。南京與東京雙方傳來的關於滿洲的消息，大相逕庭。國聯行政會已有堅持其派一中立的代表去視察的主張，以便國聯隨時可以得到正確的報告，這實在是一個失着。滿洲事件，不僅發生於中日兩

國間的衝突，抑且是日本主戰派與和平派兩者間的衝突。現在日本主戰派已抬頭了。蓋日軍部的使佔滿洲乃是一種經過了細心計畫的行動。日代表謂爲『地方事件』，眞是荒謬之談。現在瀋陽的商業已經停頓，日軍仍盤據在滿洲各重要地帶。國聯能不能制止東亞方面的戰爭，尚屬疑問。萬一不能，則國聯這個機關將大失信用了。

同報（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

日本暴行已爲清議所不容，而保守黨機關報反欲與之辯護。日本不然，以爲英國代表團改變態度，或不堅請行政院採取所有手段藉以平息中日爭端則謬矣。

國聯調查團抵滿洲之前，若干不可救藥之事變不難發生。錦州若果失守，其情形尤爲重大，蓋以東省將全歸日本掌握故也。……滿洲現行政府，很少對於調查團之工作予以便利之可能。

泰晤士報（Times）十一月二日

日本在南滿之建設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與欽羨。日本在滿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認之。華人妨礙日人合法事業之行爲，華人之苛待朝鮮農人，華人之自造鐵路，與南滿鐵路成平行線，致違反中日條約之精神，以及其他挑釁事件，如日人所陳訴者，固可使日本振振有詞。以此事實，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於不敗之地矣。乃日本未先向其所加入之國聯請求救濟，而竟以違反國聯會章之方法擅自行動，不亦可惜哉？日本須知在此各方不靖時代，國聯原則稍一破壞，即足發生廣大慘惡之後果。反抗國聯志願，孤行已意，不啻以摧殘的打擊，加諸他國之穩健政治家，而鼓勵各處認武力爲解決強頑難題之最有效工具者之輿論也。英國之輿情對日本表現於滿洲之政策加以抨擊者，徒以此耳。

星期日時報（Sunday Times）（十一月八日）

國聯如不能堅拒日本武力解決滿案之要求，則贊助國聯者將不復絲毫信任國聯，而明年軍縮大會必遭慘敗。

彙聞報（十一月九日及十六日）

在令人迷混之報告中有一事甚明顯者，即日本一面否認戰爭，一面實行戰爭是。吾人非謂中國理直，但日本繼續進行其目前方法，斯爲理曲耳。

今所擬調查滿洲情形之國聯委員團，尚有許多可議之處，惟非至日本讓出其所征服之土地，而以合法形式靜候此爭點之適當公斷，則此地位徒使國際威權與國際公道受侮弄而已。

晨郵報（Morning Post）（十一月九日）

國聯干涉滿洲事件，能否眞有助於和平主義，不能無疑。

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十一月十六日）

國聯會已距死期不遠，英人應要求政府中止納會費。

加拿大

門德里爾日日星報(Montreal Daily Star)

（九月二十一日）

近來不負責任的中國人在滿鐵沿線屢對日本當局作使人不快的行動，這是周知的事實，有充分的確證。這是此次事件勃發的近因。日本之所欲只在確保爲條約上所給權利的滿鐵。如此項權利爲人尊重，則對於中國別無領土的野心，這是可以斷言的。此次事件結果如何，姑不具論，但我們希望滿鐵得以維持安固而已。

地球報（Globe）（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日本雖簽字於非戰公約，但對滿洲特殊利益則加保留，這和英美對小亞西亞與南美情形正同。日本今後爲擁護滿洲權利起見，態度與過去一樣，雖戰爭亦所不辭。

法國

人道報（L'Humanité）（九月二十日）

日本的軍國主義巧於利用中村大尉事件而出此次行動。其實日本乃欲在滿洲確立其勢力以挫俄國的勢力。這就是法國反共產黨新聞的大多數偏向日本的原因。

志願報（Volonté）（十月二十五日）

全世界輿論既已不滿于日本違背義務與國際公法之行爲。日本政府其亦自知其非，而對於國聯會表示信任歟？

世界雜誌（Monde）（一七七號）

滿洲命運是此次事件之主因；利益二字擾亂了遠東的和平。國聯如不能求得解決，不啻自暴其無能。日本軍人現在及將來求其計畫之實現，不惜引起戰爭，其結果又豈中國一國對日本而已！

海星雜誌

日本人口過剩，庸或有之。然據世界公認之統計，人口最密者，莫過於比利時，而日本尚居其次。何比國不聞求騁於域外，而日本乃汲汲焉惟侵略之是圖也。且日本之地，果不足以養日本之人乎？則台灣已入其掌握，何以移殖之數，平均每年不過三千人，至今木屐之聲，寥寥於該地也？樺太半島，已隸其版圖，何以一任荒廢，荊棘塞途，最近方有設立養

狐搰之計畫，知殖狐而不知殖民也？已有之地，未盡其用，乃又顧而之他，手則捷矣，而胃納中果有此消化力否耶？

日本用款於滿洲甚多，然而日本年鑑，歲歲刊行，吾人亦歲歲購而閱之，果曾載其國家支出，每年用於中國之滿洲若干乎？蓋所謂用款甚多者，即南滿鐵路會社以其每年營業之盈餘，轉用之於其他事業而已。質言之，即以得自中國之財，轉爲侵略中國之用而已。此如童話中所言，「橋中之蠹向橋樹自誇其功，」正不知從何說起也。且也，中國之滿洲初未嘗以之委託日本管理，正不勞日本之輕用其財，日本而果不惜用其財者，則國聯委託管理之太平洋中前德屬諸島，是乃日人之責也。他勿具論，微聞該島海濱，燈塔久壞，黯淡無光，其亦可以速爲更置矣！

蘇俄之當抵制，固也。日本對於世界，毅然以此自任，其意可嘉。雖然，果有此志，則一旦有事，朝鮮地勢，豈不利於側擊蘇俄，而何必滿洲之獨當正面也。又況尼港之役，日人曾小試之，而其效亦可覩矣。

巴黎辯論報(Débat de Paris)(十一月十五日)

法人輿論不一，竟有認日本在盜匪遍地之地方爲法律與秩序之保障者，有謂中國弱國乞助國聯者。惟無論如何，國聯自己威信刻刻在搖搖不定之秋，中國雖信任國聯，日本則對於國聯之用處，不能無疑。

巴黎晨報（LeMatin）（十一月十七日）

國聯以其在滿之代表直接行事，較諸過分偏重開會，於事較爲有益。在滿洲衝突尚未發生之時，徒在巴黎開會討論，殊爲無益。國聯亟應訓令駐遠東外交代表切實干涉。

同報(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聯理事會不限令日本撤兵，而有派遣調查委員團決議，南斯拉夫，波蘭與西班牙代表反對之，蓋恐將不認弱小國家遇同樣事件時，有要求外兵撤回之權利也。因此，三國代表曾一致要求在決議案中插入一句，聲明該議決案在歐洲不能成爲先例。

時報(Le Temps)(十一月十八日)

一般人感想，中國所以任時局趨於複雜者，因對於國聯會存有奢望所致。中國之意，國聯會或能以壓迫施諸日本，使之感受特別手段之威脅而自行讓步，則解決爭端自屬有利。中國之作此想，自係有人鼓勵之，而目前所遇困難，其大部份責任當由此輩負之。實則行政院之行動，無論何時不能有此趨向，其任務端在排解紛爭，而以鑑敏審愼的手段出之，以期維持世界和平。

巴黎迴聲報(Echo de Paris)(十一月十九日)

中國加入國聯，乃根本錯誤，因中國未有切實勘定的手段之邊界，且不能實行其國家之義務也。

晚報(Le Soir)(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日兩國所處地位，仍與九十兩月相同。日本贊成調查委員團之舉，實有深謀遠慮在焉。日本將在滿洲所處地位，加以鞏固，其於調查團所希望者，遷延時日至數月之久，而其任務範圍又若漫無邊際，日本於此乃可從中漁利。觀於行政院十月間所採手續，日本當經拒絕於先，而此來又復贊可於後，可以見矣。日本之意，端在搜集材料，藉以反對中國。此層關係重大，亟須予以判明，否則，行政院此次決議案，不難發生破綻。又自他一方面言之，日本與蘇俄及美國不無枝節可慮。李維諾夫提出照會之後，蘇俄仍注視時局之發展，而美國對於日軍佔據齊齊哈爾，又認爲危險之舉，日本當以行將退出答之。所可惜者，履行成約一事，其遲緩程度，在遠東與在他處大有不同，種種枝節，即可因之而生。

瑞士

日內瓦報(Journal de Génève)(九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中國方面說日本有併吞滿洲之意，原不可信；日本方面說因鐵路被轟擊的結果，不得已而佔領各都市也不足信。此次事件不但關於亞東，並且關於世界平和，及國際聯盟的存亡，比較往前哥甫事件（意國軍人被希臘人殺害，意即佔哥甫島）尤爲重大，這次日本的行動，明明是武力侵略行爲，違反了華府條約，非戰公約及聯盟會章。

德國

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九月十九日)

日本軍閥勢力的強大總是遠東和平的威脅。

總意志日報(Deustche)(九月二十日)

當世界經濟凋敝，與天災人禍之際，中日戰耗忽又傳來。但就現在情勢觀之，僅屬片面戰爭。日人以礮火佔據中國土地，如遼寧，長春，吉林各處。中國軍隊在合理之命令之下，而力圖退讓，一方面固由於中國人民覺其兵力之單薄，一方面希望國際上非戰之口號，終有實現之日。就中日與世界關係言之，吾人甚希望中國對於國聯之信仰，不致失望。謀歐洲經濟之穩定者，必須先謀德法之接近；謀遠東之和平者，亦須先謀中日之接近。圖謀兩國接近之先決條件，則

在經濟之組織。惜乎中日兩國在此種問題，迄無接近之精神。惟日人須計及是否能持武力保持其滿蒙利益。其由此次軍事行動所引起之排貨運動，已屬得不償失，且適足以促成中國之統一。

前進報(Vowärts)(九月二十日)

日本之強盜行爲，適於國聯開會時發生，且中日兩國同屬國聯會員，又同簽字於非戰公約，可見世事仍有強權而無公德。國聯之無力，可見一斑。日人顯係利用西歐經濟凋敝，無力東顧之時，以實行其強硬的外交政策。日本之大陸政策，非種族觀念，乃帝國主義也。吾人欲求永遠解決亞東之糾紛，惟有肅清外人在華之武力，中國之鐵路歸中國人管理。然欲求此種目的之實現，舍諒解的外交政策外，實無他法。

又日代辦已向中國政府提出通牒，請制止反日運動，此完全爲日人之一種要挾，是否合乎國際公法，殊屬疑問。日人之軍事行動及其對東省爲分化運動，較中國民衆排日運動，殆超過百倍。

地方導報(Local Anzeiger)(九月二十日)

中國武力與日本較，當然有天壤之隔，故中國防止戰事之發生，不遺餘力。此次日人藉口中國軍隊炸毀南滿路鐵橋，實無根據。

日耳曼報(Germanische)(十一月十五日)

蘇俄不致以對日戰爭爲減削內部困難之手段，蓋蘇俄如對日作戰，勝敗之數，既不可知，而危險之大，不可勝言。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帝俄組織，較今完全，尚不免於敗績，而遺國家以種種之困難。矧在今日，若不幸而戰敗，則蘇俄所受影響，更形嚴重。凡此諸端，莫斯科知之已審，故日人雖侵入滿洲，日甚一日，且將截斷蘇俄與太平洋交通之孔道，而俄人仍作壁上觀也。

福錫志報(Vossische)(十一月十七日)

大半理事會今已切實袒日。其袒日程度，正與以前在日內瓦時反日之程度不相上下。至變更態度原因，一由景象之轉移，二由各大國政府已有週省時間，深覺日本在明年軍縮大會內，居於重說地位，各國必不可招怨於日。至於盟國雖在遠東無政治利益，但在東三省有鉅大經濟利益，今已大受打擊，故將盡力謀中日爭執之迅速公允解決。德當始終秉此方針，不爲外界所轉移。

阿爾格邁報(Allgemeine)(十一月十九日)

日軍攻陷齊齊哈爾，不啻已征服東三省，而昭示世界戰事儘可進行，不必顧慮國聯矣。國聯畏怯，佯稱中日間無戰爭，中國之喪失東三省，國聯與有責焉。

意大利

台勃蘭(九月十一日)

此次事件雖發端於中村事件，但實由於日本在滿洲有鐵路及其他複雜的利權所致。美國以此事爲未嘗侵犯非戰公約，則非戰公約實爲無用之廢物。此事件正是戰爭行爲了。

羅馬敢言報(十一月二十日)

國聯會及美法英三國輿論，現正改換方向，而屈服於日本武力政策。國聯會因滿洲事變，已遺人以笑柄。華人因日軍戰勝而降服，則國家主義之政策將被推翻，而國際平等之要求，亦將失其意義。所可懼者，中國橫被壓迫，不難發生反感，而出於宣戰之途。中國雖無勝算可操，而戰敗之餘，世界大戰繼之，其影響之鉅，無論何人均難預測。

日本

中央公論(十一月號卷頭語)

滿蒙獨立運動雖無多大發展的可能性。激起這種運動，就日本外交之立場言，果有何種影響？或特爲如此，使日本於滿蒙各地得有交涉對手方之便宜。然對手方苟爲散漫的小勢力，交涉之決定，到底免不了是暫定的。今後事情，如無重大變化，日本總須遵守尊重中華民國全體之原則，故若反乎南京政府之意，與地方的政權交涉，恐不免陷於困境。因此我們以爲日本若標榜與南京政府絕緣，擁立羣小政權，依日本外交立場而論，總有幾分困難吧。

外交時報(六百四十五號)

關於中國全體的問題，目前且不必說他，至關於滿洲各地，則惟有(一)與地方勢力團體交涉；(二)處理維持治安及其他必要的實際的要務；(三)勵行中日間既訂條約，尤其是確保鐵道投資，履行預約鐵道，實施商租權等。這都是我們希望政府出動軍暨滿鐵着着進行的。

改造(十一月號卷頭語)

在滿洲可悲事件的發展中，我們應對國際，並向對手方說明日本除擁護日本生命線的滿鐵及障保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而外，絕對無其他用意。如南京政府現在那樣與第三國相結託，播弄策略，不當的處理我們的權益，這些事倏風潮過去後，當可烟銷雲散。不過假使弄到第三國出來，則恐這事件就帶重大性了。我們以爲日本政府宜於今回

聲明書裏聲明並無領土的野心，而對於明年（即今年）召集的軍縮會議披瀝其十二分的誠意。

現代（十一月號）

在滿洲之日本人約百萬，其中被壓迫的韓民有八十萬，而在滿洲內地的二十萬人大半依滿鐵會社生活。日本國民的海外發展力是缺乏的。大家都在地震與颱風常常降臨的島中擁擠着，眞是天下的奇觀。滿洲商租權將怎樣貸與他們？金錢因何倒賬？他們怎樣未曾協商，敷設了競爭的鐵路？這些問題，歷來的內閣，議會以及國民都沒有十分關心。今番總要總算賬了吧。國民現在應當特別注意於此了。

俄國

眞理報（Pravda）（十月二十九日）

若槻向美新聞記者談話，指滿洲事件由於中國對日侵略結果所激起，並告訴中國之對日經濟抵制，其意殆圖捏飾時局，一若中國爲佔領滿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勞動界皆目擊日本帝國主義者毫無羞惡之心，劫掠中國。

同報（十一月五日）

日本所以欲攫取滿洲者，無非欲在太平洋上爭得霸權。而在此競爭中者，除日本外尚有英美二國在。而法國則尙在觀望之中，蓋亦深知滿洲之爭，實世界領土重新分配之起點也。

同報（十一月十一日）

帝國主義之列強，默認滿洲建設傀儡政府，而由日本驅策之。十一月十六日，將昭示世界，國聯絲毫不顧過止日本之行動。各大國已商瓜分中國之新協定。至法國各報對日本政策表示同情，則由法國準備佔有雲南所致。

同報（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日本現行政策，足以間接證實日法祕密同盟之說。蓋法國顯然希望東三省變爲帝國主義政策之根據地。

國際聯盟諸國之所好者，惟中國財寶之分配。美國駐英大使道威斯已在巴黎監視國聯之集議矣。其用意蓋亦不外於瓜分中國時，爲美利堅合衆國保留一大部分耳。

國外電訊稱，『美國銀行家與商業領袖急欲在遠東尤其在滿洲，建立抵禦過激主義壁壘，故美政府對於東三省中日交涉，持模棱兩可政策，目的在引起日俄衝突，俾一方可以阻撓蘇俄五年計劃，一方可減削爲其太平洋上商務勁敵之日本之勢力。』此訊可以解釋美國史汀生行動呆滯，道威斯突在巴黎依從國聯理事會計劃之原因。

國聯理事會實際不能解除東省事件的糾紛，因各帝國主義國家居於互相衝突地位。日本準備獨吞中國北部，而得法人之默助。法人欲利用日本以制美。美國與英國雖不反對奴隸與劫掠中國之政策，但極反對日本之獨佔大份。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將互相掣肘，俟有一方讓步而後已。

勒巴查雅報（Rabochaya）（十一月十二日）

俄國對於中日爭端，僅採注視與中立之政策，英美法帝國主義之報紙，不顧俄國之切實否認，仍散佈蘇俄出兵滿洲，以助華兵之謠言。要知蘇聯勞動家現正密切注視遠東事件，俄人不欲戰，但對於挑釁者準備嚴厲對付之。

新聞報（Isveztia）（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日本絕無撤兵意思。國聯確不欲驅逐日本於其非法佔據之鄰邦境土以外，是國聯已完全屈服於日本。今乃提議派遣特別委員團，而授以類同埋首研究學術機關之職權，對於日軍撤回一層，已不復提及，足見此時帝國主義者間，苟非自相殘殺，不能反對日本。故今日此輩國家所注意者不過索取容許日本在華伸張勢力之回償而已。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安然從事其工作，蓋因其地位既不畏國聯之干涉，亦不懼其他帝國主義者之阻撓，同時中國則已被軍閥剝削至極端窮困地位。此種發展，易於燃着中國民衆之革命火線，促其抵抗侵略者而引起最嚴重之結果。故今日遠東時局，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加以日本軍人不顧其政府意志與外交人員之宣言一意專斷橫行，益增局勢之嚴重。蘇俄將審愼注意日本將士之挑撥政策。惟若輩之攫奪滿洲，將爲一可怖危險舉動，僅目光淺短之武人始能爲之。若輩已忘中國人民對日本之巨大抵抗力。總之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用大砲政策，行將燃及彼自行埋藏之火藥庫。

美國政府現方求一圖困蘇俄之機會，故正激起日本之戰鬥精神。

普魯雜誌

美國應國聯之招請，爲滿洲事件之旁聽者，日美即有對抗之危機。……日美若開戰，蘇俄與英國之一舉一動於大局大有關係。日本以滿洲爲唯一之物資供給地，對俄必修好，而美國亦必聯俄以制日。蘇俄於此時便可掌握太平洋之大權。當此之時，英國亦大有舉足輕重之勢，則亦不可不察也。

日本欲佔中國長江各地，則必先求得英國方面之同意。日英同盟之復活運動，發生於日本方面，實有其理由。英美兩國在遠東因爭霸權，勢不能合作，總有反日之一日。



第一回巡禮

（都市 Sonata 之一）

蓬子

也不知在那裏趕來的，一到了黃昏，上海的街街巷巷便擠滿了人。個個都是匆匆忙忙的，全像有要緊事情去。倘你要在這些人們中間找尋出一種悠閒的，如像山村裏的泥路上用一根柳條兒輕輕地揮着黃毛小牛，一面哼着野調兒的牧童的從容的神色，是無從打破這一個新記錄的。街燈的灰黃的光線，像一層霜，落在行路人面上，大家都顯得非常蒼白。汽車，電車，脚踏車，嗚嗚的，隆隆的，叮叮噹噹的，飛一般的從你身旁擦過去，而你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神經是完全麻木了。

仰起頭來，也一定不會注意到星星的微笑，沈入你兒童時代聽到過的神話的記憶裏去。像熔金似地紅晶晶的，或青燐似地綠沈沈的 Neon lights 的廣告，四面八方的攔住了你的眼睛，雪佛蘭轎車，絞盤牌香烟，波斯地毯，西門子鐵牀，高亭留聲機……還有ＸＸ公司大廉價，ＸＸ洋行九週十週紀念，都爭先恐後的跳進了你的視界。而且彷彿都在告訴你，牠們願意侍候你，使你舒服。於是看看那些櫃台前，眞是擠滿了人，而且出來的時候，又誰都大包小包的挾着好吃好穿好玩的東西，眉目間盪漾着一縷稱心的微笑。

這時候，萬一你感到了煩悶，或者被某一種不容易解決的事情騷擾着你的心，那另外又有別的辦法的。大舞臺裏游戲場裏有喧天的

世界一角

最急進的西班牙離婚新法

西班牙自去年四月共和革命成功以來，一切事情極為急進。最近又有一件事情為西班牙人所夢想不到的，已得憲法的規定，那就是離婚的男女平等。西班牙向來是政教合一的國家，男女離婚，絕對不能。這種思想已經深深印入西班牙人的腦中，因禁止離婚而感到異常痛苦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據天主教徒的律師估計，此等夫婦至少在數千以上。但是自離婚得憲法允許，離婚法庭成立以後，他們只消提出請求，便可以獲得自由了。

新憲法對於離婚的規定，這樣說：家庭是在國家特別保護之下。凡夫婦互相同意，或單一方面之夫或婦，有正當理由提出的，都可以請求離婚。但據後來新定條例，則又更進一層，即夫欲離婚必須提出理由，而妻欲離婚，却只要開一句口就好，無須理由。當此項法律在憲法會議討論時，起初原定夫婦離婚均須提出理由，但因為社會主義者極力反對之故，才這樣規定。社會主義反對的理由如下：——

『男女兩性一切俱可平等，惟有唯一的例外，就是關於離婚一層。妻在離婚法庭應有無須陳述理由的特權。因為要求離婚的妻，十中八九是含有極祕密的理由，一一公布，就是破壞婦人的貞節，而創造非必需的汚辱。』

當討論時，傍聽的婦女們不少。聽到了這個議案，笑說憲法

鑼鼓響影戲院裏有西洋紳士的香豔的接吻看，跳舞場裏咖啡店裏瀰漫着一種濃馥的空氣，充滿了威士忌酒與少女的香味。倘使不幸習慣養成你一個道地的中國人，或者已經上了年紀，再沒有這種勇氣與興味跟在少年人的隊伍裏混，那另外又有書場茶館可供你清坐閒談，聽聽那戴玳瑁眼鏡的小鬍子講故事。彷彿每一種人都爲他安排好一個消磨黃昏的地方的。

眞是所謂要什麼有什麼，想得到的東西總辦得到的，上海便是一個這樣奇怪的地方。生活在這裏，慾望得每天高起來，便是一隻花黃吧兒狗，倘使飼養在西洋人或者高等華人家裏，到後來也覺得非喂牛肉未免太失身份了。不過，雖說上海的地方這樣好，但你荷包裏沒有銅子兒終於也是不成的。於是在這遙聳天空的洋樓中間，仍然可以看到鶉衣百結的叫化子，在搽滿脂粉的大屁股太太身邊，也還是有青布袖上汚穢着機器油的黃瘦的工人們挨過去。雖然大家都不願意接近他們，明明知道讓這些髒死了的東西出現在大都市裏是一種可恥辱的點綴，但誰也無法趕走了他們。

現在渭水跟着子超擠在黃昏的人羣裏。風吹來，全不像新秋的風，覺得有點涼。房屋馬路，人車，籠罩在電燈光裏，如浸在霜裏面。看看周圍，全是縫得怪漂亮的，怪惹眼的西裝，大褂，旗袍；這些原料是從巴黎運來的，柏林運來的，倫敦運來的，紐約運來的。便是子超，也穿着一套淡灰色的花呢新西裝，才縫好的。一頂軟呢帽下襯着他那個白嫩的面孔，像一朵纔開的山茶花，一種法蘭西的茉莉霜的氣息絪縕在他臉上。

一面向子超打量着，同時一種羨慕的感情湧起在渭水心頭了。他覺得子超眞是一個能幹脚色，不化自己荷包裏一文錢，便打扮得像少爺一般闊，而且腰邊永遠是纍纍的。自己呢，每日淨拿五十元死薪水，沒有半點意外的收入，只配喝喝西風當點心，固然汽車公館不是像自己這類人够資格去夢想的，但眼看別人個個皮鞋擦得亮晶晶，衣服也有時有節

委員諸公，不但保護了婦女的貞節，連怎樣保護自己名譽的方法也被發見了。

社會主義者的辯護士中，又有人說，大多數做妻的人，令其陳述離婚的理由，他們寧可緘默不言，認耐着不幸的生活。對於這話，反對方面駁說『婦女對於辯護士是同對醫師一樣極其坦直的。』但是社會主義者更說『肯到我們辯護士這里來的勇敢婦女，也許是坦直的，但是不肯來的婦女又怎樣呢？』兩方爭論不絕，結果折衷派出來以爲婦女如無陳述離婚理由的必要，則離婚必將盛行，而結婚有被破壞之虞。所以改爲必須令男子方面陳述理由，而法律便這樣成立。(徵)

美總統荷佛之妻兄

美總統荷佛之妻兄李佛德氏，最近於加利福尼亞省的山太蒙尼加被捕。事實經過，是他從一所雜貨店出門時，手中攜有一袋，警察立即檢搜，搜得十九平脫（Pint）之酒，隨被拘捕。

對於這件犯案，李佛德力辨無罪，並以二百五十元取保。他說他自己並不知道袋中有些什麼，直到警察啓發以後，他才明白。

有一點事實要提明，就是荷佛總統是一個禁酒主義者。

(宇)

德國大學生之反對神學教授

大學生反對教授，並且教授中有的竟聯絡學生反對同僚，這把戲中國常見，而德國最近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十一月初德國哈爾大學學生經數日的騷擾突然發生反

的替換着，嘴上老含着茄立克，總覺得心裏有點酸！

這樣下去是只有死路一條的，那末還是不管牠，今晚也就出手上一上吧！也許運氣好，今晚能弄到一件夾衣料也說不定，否則一雙皮鞋錢也好了。聽子超說每天只要化一個半鐘頭，拿他二十塊錢是穩穩當當有把握的。他懂得訣，他看得準門路，自己倒並不要這樣多，只要五隻洋也就够敷衍了！一個晚上五隻洋，一個月豈不是憑空多添了一百五十元嗎？對的，至少須有這數目纔好對付，否則成天眼看別人吃得好，穿得好，進進出出大中華飯店，光陸影戲院，沙利文，海軍青年會，自己是永遠彎着背，沒有一天敢在別人面前挺起了腰骨，像個男兒漢，這生活實在沒法再換下去！但這個意思對着子超又不願意說出來的，怕他笑，只說想去見識見識公司裏的情形。當剛纔從洋行裏出來的時候，子超曾在他面前誇大口說願意跟他去，每天包他贏十隻洋，如其感到性苦悶，弄個把姨太太玩玩也是最便當的，渭水又故意裝着一副漠然的不信任的神氣，叫子超莫說鬼話。其實他心裏是跳動，急於想拍起手來了。

看看子超，像一座石像似的，渾身都是精神，渾身都是力。一步步的走着，眞像鶴在鷄羣裏，馬路上的行人誰有他風頭足！好傢伙，眞有他的，渭水不禁又讚賞起來了，但也帶幾分羨慕和嫉妒的。

「還沒有到嗎？」

「你又急了。姨太太還在打扮哩？」子超回過頭來笑。這時候像碰到了一隻馬蜂刺，渭水的面孔熱辣辣的紅漲起來了；但他還故意裝着鎮靜，不願意自己的祕密洩漏給別人知道。他說：

「早知道這樣遠，下了電車還要走這許多路，我就懶得跟你跑來了」。

「哈，路遠！從新世界到XX大戲院，這幾步路也還嫌遠嗎？你心裏在想什麽事？嘻嘻，我看你老先生已經有點糊塗了」。

彷彿被戳穿了紙箱子，使那玩把戲的人非

對教授的風潮，被反對的教授，是教神學的名德恩（Dehn）。他新近受任爲哈爾大學神學科教授，因爲他所持的一種進步的和平主義（Pacifism），乃大爲一部分大學生屬于國家社會黨的分子所不滿，卽在大學教授中，有些人也袒護學生反對德恩，要求罷免這位持和平主義者的教授。

於此反對中，學校當局堅決維持德恩教授，讓他繼續講他的和平主義。直到風潮爆發之日，當局又切實聲稱停閉學校，極不讓步。（宇）

英國的戰債犧牲

法總理賴伐爾說：法國對於戰債，犧牲甚巨，不能再有犧牲。現在且調查一下英國的犧牲數額。

英國借給協約國總額	八九四、〇〇〇、〇〇〇鎊，
還給英國的總額	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鎊，
英國犧牲額	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英國借自美國的金額	八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磅，
英國還美國的款項	六五五、〇〇〇、〇〇〇鎊，
英國可得利益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由此以觀，英國眞正的犧牲不就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了嗎？（卽自犧牲額減去可得利益。）加以英國借給俄國的尚有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巨，俄國一錢都不肯歸還，並且不復有歸還之意。合計起來，英國的犧牲共達八六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更有不幸的，就是荷佛的停付計劃。照此計劃，英國更將犧牲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鎊。然則英國的犧牲，不更比法國爲大嗎？這是英國晨報的意見。（微）

常窘，渭水此刻也被這同樣的窘所逼住了。唔，這傢伙倒有點利害，說話得當心！但他還是忙着辯：

『啊啊，我忘記了。對的，你剛纔對我說過的，就在XX大戲院隔壁』。

『我看你痰迷了心竅啦！大概你腦筋裏已經塞滿了一羣花枝招展的姨太太吧。你要曉得弄女人第一做不得急色兒，那反而會被女人瞧不起，會上當』！

『不要說廢話吧！誰像你？碰到了女人就想上一上的』。

『我倒是曾經滄海，大夢已醒！我現在一切都不要只要錢。有了錢，無論女人，風頭，地位，都跟着來拍你馬屁了。朋友，懂得嗎』？

對的。這傢伙倒眞是一個明白人。那些大公司建築了摩天塔似的洋樓，晃耀着星幕似的電燈網，陳列着種種從太平洋上搬來的，大西洋上搬來的價值鉅萬的新奇的貨物為的什麼？要你的錢！那些影戲院裏設備了軟墊的皮椅，裝置了電扇冷氣管熱水汀，無論冬天夏天都使你的肉體不吃半點虧，為的什麼？要你的錢！那些旅館飯店的茶房帶了諂媚的笑臉殷勤地招待你，拿好酒好菜給你吃，拿紅木牀沙發給你享受，為的什麼？要你的錢！還有那些坐着汽車，姨太太陪在身邊笑，帶了保鑣的闊人，有什麼地方比你強？為的他有錢！經子超一提醒，越覺得他近日沈醉在公司裏，倒是有一個哲學的人生觀做他的行動的根柢的，而且他還已經得到勝利了。

『管牠媽的，決定上一上吧！反正這年頭沒有出路。好穿好吃的東西只許你光着眼睛看，連摸一摸都不夠這資格，這樣下去怎麼成！何況夾七纏八的家裏還要來要錢』！渭水歎了一口冷氣，同時暗暗地裏也打下決心了。

『朋友，到啦』！子超把嘴巴送過來，尖尖的，像一個猴子的下巴，很滑稽。

抬起頭來，XX大戲院果然聳在眼前了，是一座宮殿似的巍峨。電影正散場，許多男男女女從門口擠出來，唇上全掛着笑，大概又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好萊塢愛情影片迷住了青年

美國的女官僚數

美國自婦女參政權通過以來，婦女就任官職的人究有若干，最近婦女投票者同盟已有一個調查報告。據此則當選就任州知事的二人，在下議院占有議席的前後十三人，內六人為男職。現在三十九州議會中婦女占有的席位共達一百四十六人，其中八十八人屬共和黨，五十一人屬民主黨，一人屬社會黨。尚有六人則為中立派。

現在婦女充當市長的全國計八人。但多在小都市。此外如同法官辨護士，稅務官，以及駐紮海外的商務官等之公職，為數很多，且年有增加的傾向。據最近的數字，計奉職於聯邦政府之下的婦女總數，共達八萬九千人。雖多屬各州的書記會計，但高等行政官也未始沒有。(微)

勸白魯寧結婚

德國內閣總理白魯寧，是一個主張堅決的獨身者。但最近門占大學教授倫士氏，以優生學專家的資格，向白魯寧這等人演說，要求他結婚以救國家的毀敗。這說法，白魯寧聽了自然要驚一頭的。倫士教授的演說詞，最初載在優生學雜誌中，後來各報，都登載起來了。

倫士把德國目前所受的惡害，歸之於家庭生活的毀壞。這個毀壞的發展，必須設法阻止之。而現在之所以沒有人出來設法阻止者，是因為立法者，及行政者，不注意這件事。其所以不注意這件事，是因為他們的家庭關係都極薄弱。倫士曾研究過德國內閣閣員，及議會議員的個人生活，而見到議員的大多數是不結婚的，卽使結婚，家中也只有一個小孩。

人的心吧。但是渭水卻看不到另有一座洋樓在那裏，可以容納姨太太們去散心，去消夜。左邊是汽車公司，右邊是香烟鋪子，倒黴的樣子，不像可以招徠闊人的。在那裏呢？上了子超的當嗎？那不見得，他總不致於尋自己開心吧。看看子超，他忽然在一個矮牆門前停住了脚，回過頭來看自己，好像在打招呼。心一怔，覺得有點奇怪。這裏是一家公寓，時常經過的，還記得門口掛着一塊黑底白字的木牌，寫着XX公寓四個字。難道在最近也改成了公司嗎？但那塊木牌又映進眼簾裏了。一點不錯，就是那牌子，字也依然還是這四個，彷彿經過了許多歲月，已被風雨侵蝕到了有點褪色的樣子。難道這裏面是一個賭窟嗎？上海的花樣眞看不懂，到處有可以使一個住了五六年的老上海人碰釘子的地方。但他已跟着子超進去了。脚兒有點軟，記得小時候跟了伯伯踏進縣衙門裏去，彷彿也曾嘗過這種感覺的。

進門是一條狹狹的甬道，只有一盞電燈，光線非常黯。約摸有十幾個高個兒，全是穿黑短衫，黑短褲，肚子凸在前面的傢伙，參差地排滿了甬道的兩邊。他們一臉紫糖色，漲滿了肥肉，眼睛非常小，隱藏着一股陰森森的又很狡猾的光，很像一批塑在神廟裏的羅漢，而造像的人先是學過屠夫的。

「七小姐今天這樣早」？

七小姐，這聲音，將渭水的渙散在一種新的迷惑裏的注意力又集中過來，彷彿從醉中醒過來了。面前是一個裏着一件水綠色的印度緞旗袍的苗條的女人的後影，面貌如何雖然無從看清楚，但從她那婀娜的身段猜測起來，大約是一個北四川路上所常見的時髦女郎的模型吧。當她裊擺着身子走進去的時候，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到肌肉在衫子下面輕輕地顫動。那招呼她的男人操一口本地腔，是一個又高又大又威風在馬路上可以被人認作大老板的高個兒，但此刻卻很殷勤，很和藹，面上滿堆着可掬的笑容。那七小姐沒有做聲，祇見她的烏油油的頭髮略略波動了一下，像被風爬了過去，大概她也含着倩笑回答了他的招

倫士於是由泛論一般政界人物，而詞鋒轉到白魯寧。他以爲白魯寧應充分注意於保持家庭生活這件工作。並且須自己卽行結婚，來做榜樣。爲鼓勵白魯寧起見，倫士又把慕沙里伐促進意大利家庭生活的工作，稱贊一番。慕沙里尼是自己有了四個兒子的父親。(宇)

甘地又得一異國女弟子

英國女子史萊德 (Miss Modline Slade) 做了甘地的忠實信徒，這是世人所知道的。最近又有一個美國女子繼史萊德之後而投身爲甘地信徒。這女子名柯克 (Nilla Cram Cook)，是名詩人柯克的女兒，她現在加入於甘地的模範團體 (Asham)。她當二十一歲之年，便決拋却人間種種快樂，而認「世間生活絕對空幻」，爲準備與甘地相處，於過去二年中，她在一個寺院中生活。

她說，『就爲了甘地的理想，我十五歲時，便搜尋梵文的作品。我決計拋去世間生活。我知道甘地一見到我，便明白我的欽仰甘地理想，非出之愚蠢的愛好。

甘地的所謂 Asham 者在沙馬底河畔，專從事於印度獨立運動，至于那被柯克認爲信仰的伴侶之英國女子史萊德，則於一九二四年加入甘地團體，剃了頭髮，宣了獨身的誓。史萊德現年三十六歲了，已取了一個印度名字，曰米拉倍 (Mira Bai)。

柯克女士認甘地爲「以愛以人道以眞理指示世界到濟度之路，」她對於甘地有甚清楚之認識。

柯克是一個對於印度雅里安語言，及別種東方語言的研究者。對於這些語言，她都能說得很流利。她是一個教育極高

呼吧。這時候，渭水底心頭忽地一跳，倒很想跑上前去，因爲他急於要想見識見識所謂女賭客的芳容了；但怕這裏不好太放肆，而子超又走得很慢，所以也只好在這一個機會錯了過去。但接着一轉念進去之後不是馬上就可以看到無數的女賭客嗎？那七小姐也仍然是在內的，於是一刹那間又坦然了。

跟着子超走盡了這小小的甬道，轉個彎，眼前便晃出輝煌的燈火。渭水看見無數的人頭，東一堆，西一堆，像一簇簇的螞蟻。房間比戲院裏的正廳還更大，空中波動着一種嗡嗡的聲音。這情形，倒很似鄉下的廟會。但這時忽然又聽見什麼人在後面喧喧地噪鬧着。怔忡地回過頭來，他看見一個工人模樣的男人和那高個兒在糾纏。那高個兒剛纔臉上的和氣與微笑全不見了，把手一揮，活像一個宰牛漢。

「子超，怎麼一回事，他們在後面吵什麼？」

「你管他！大概又是買不起門票，不放他進來吧」。

「怎麼要買門票的？我們剛纔進來的時候不是也沒有門票嗎？」

「你知道公司裏每月的開銷多麼大？現在一時也說不盡，等一會出去的時候和你細談吧。總之公司若儘讓一些光蛋混進來，那眞連賣去老板娘娘也不夠開銷的。所以看得衣衫破爛一點的傢伙，是要他買一張五塊錢的門票纔放他進來的」。說着，他們已走到其中的一叢人羣邊。子超攀着別人登上一條低低的可是頗長的木櫈上去了，渭水也跟着站到他身邊。他們面前是一張大桌子，靠近牆比彈子檯還更長些。周圍都是人，每一雙眼睛都聚精會神的凝視在檯子上，彷彿是拿孤注一擲的準備和命運決鬬的情景。

跟着別人的眼光，渭水這時也注意到檯子上了。像棋布樣，也像龜殼，檯子的下半縱縱橫橫的畫滿了許多小方格，每一個格子裏繪着一張牌。同時在上半是兩個同樣大小的圓圈，一個圈裏寫着「大」字，另一個裏寫着「小」。許多鈔票洋錢堆在「小」字上，同時「大」字上也有，不過比較少多了。

的女子。他不但有知識，而且極美麗，極合於古典希臘人的模型。他從希臘到印度時，穿的是古希臘裝，露頂而着希臘履。

柯克的父親曾與牧者爲伴，死在希臘的蒙巴那蘇斯，現在柯克女士向往於印度文明，而歸依甘地，未始非稟自其父的性格。（宇）

馬可尼與銀行行員

意大利的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有一天到銀行裏去領錢。銀行付錢照例是要一個證明書，證明是他本人方可領取，可是馬可尼却沒有帶了證明書去。於是銀行行員便說：

「我們認識你是世界著名的馬可尼先生，但沒有證明書，我們却不便付款。請問先生有什麼證據沒有？」

於是馬可尼先生便從懷中掏出了一段銅線，放在行員身邊。行員便聽得了紐約的音樂，麼洛哥的跳舞曲，馬克尼問他還要再和新嘉坡打一個電話不要。那位行員就說：「不要了。這裏已經證明你是馬可尼先生，請領了你的錢去罷。」

過了一天，來了一位財政總長，向銀行領款。那位行員便說：

「你說是財政總長，我們相信你不會說謊，可是照例要有一個東西證明才好。」

於是那位總長就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那行員去找身邊的錶，誰知錶已不翼而飛了。那位總長却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錶，笑着說：「不要忙，你的錶在這裏。」

那位行員便說：「好，請取了錢去，你是財政總長已有了證據了。」

過了幾天後，又來了一位教育總長，也沒有帶着證明書，向銀行取錢。那位行員就告訴他，前次馬可尼先生和財政總長

最使渭水注意的，是桌子中央放着一隻彩瓷盤；那盤上，另有一隻瓦杯覆蓋着。一個大塊頭坐在人堆裏，在那靠近瓷盤的桌子旁，一把圈手椅托住了他底尊體。

因爲看看沒法懂，而心裏又急於想知這把戲的祕密，於是渭水只好問子超了。子超說盤裏是骰子，而那大塊頭是搖手。但這樣說了渭水還是莫明其妙，怎麼搖，怎麼決定勝負，還是無法弄個清楚，於是他只好預備再繼續仔細探聽了；但這時候，忽然另有一雙眼睛逼射到他面上，駭得他那伸到口邊的舌兒重新縮了回去。本來，跨進了這裏，渭水就已經打定了主意少說話，深怕做了外行被別人拿姍笑的目光來恥辱他，碰到這類事情是最苦惱又最難對付的，所以剛纔問話的時候也特地放低了聲音的，那知旁邊那個顴骨尖尖的瘦女人卻已經聽清楚了。她旋過頭兒，先拿瞧不起的眼光望望他，意思是說他樣子倒還漂亮，那裏知道是個阿木林相；接着她便用引磚抛玉的好方法，彷彿故意想引起別人來諷嘲他，她自言自語的說着：『朋友，你今朝第一趟來白相嗎』？於是，跟着她這一問，果然身邊有幾個人都向他來打量了。他窘得只想鑽到桌子下面去，同時也咬着牙齒下了一個大決心，今晚無論怎樣看不懂，決不再開口問子超了。他紅着面孔，勉強裝出一副從容的樣子，當作她的話沒有聽到；同時也不管那女人是否還在用眼光恥笑他，只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彩瓷盤上，看牠變出個什麼花樣來。

過了一刹那，那大塊頭忽然伸出手兒一提，杯子便被揭開了。渭水眼一花，一時看不清盤裏什麼花樣，於是，像一隻鷺鷥在沙岸上看水塘裏的小魚似的伸長了頸項，從一頭烏油油的蓬蓬鬆鬆的燙髮上就過去，他纔看清了盤裏放着三粒骰子，一粒二，一粒四，一粒五。

站在對面的做手，這時拿了一條灰黑色的又像鐵又像木頭的東西壓在「大」字上，各人的命運便算被註定了。他先將「小」字圈裏的大批鈔洋收進去，然後一注又一注的再來賠那打在「大」字上的少數錢。渭水看看四周圍都來取過錢，他們各用了自己慣有的本領證明自己。行員就問他會不會顯出一些本領。那位總長聳着肩搖搖頭說：

『什麼我都不會。』

行員便說：『謝謝你，你確實是教育總長大人了，這裏是你的錢。』（晉）

西班牙的婦女主義

目前各國婦女大多數已和男子同樣得到了選舉權。只有拉丁國家中的法蘭西，意大利，還是「一性專政」的局面，女子依然沒有參政權。西班牙也是拉丁國家，女子也只得到了一部分的參政權利。在革命以後的獨裁政府時代，西班牙的未婚女子與男子同享參政權，但已婚的女子却被剝奪選舉權。大概爲的是怕太太有了參政權，就會和老爺吵架。

這原來已經是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革命以後，新政府却只許女子有被選舉權，而沒有選舉權。因此在新國會中有了兩位男子選出的女議員：一位是甘德小姐(Victoria Kent)本是英國人，改入西班牙籍的；一位是坎坡摩爾太太(Mme Clara Campomaor)。

坎坡摩爾太太是第一位在西班牙國會發言的人。當起草新憲法時，她偏表示反對婦女選舉權，這又是平常人所意想不到的事了。（晉）

飛機運燕子

時近冬季，天氣漸寒，北歐之燕，例須飛往非洲避寒。但去年年底，在燕羣尚未南飛之前，北歐天氣驟然轉寒，燕羣欲行不得，乃避難於民家的居宅之中。因爲羽翼受寒，不甚活潑，捕捉

的人個個都很驚駭，像給一種幻術嚇住了。倒是那大塊頭態度很坦然，將那瓦杯子重新蓋到瓷盤上，輕輕地又勻勻地，搖了三下，然後再放在桌子上。搖了之後他便若無其事的靠到圈手椅上去，不管別人有否押，也不去想到盤裏邊搖了個什麼點，頗像一個隱在萬丈紅塵的都市裏的有道的高僧。賭客呢，這回可全躊躇了。他們有的在交頭接耳的商量，有的在一本小簿册上查算過去的程序，全縮住了手沒有押。一定的，三粒骰子一定亂糟糟地翻滾在他們的腦海裏，剛在想像裏摸捉到盤裏是一三五，但凝神一想時，忽而又好像，跳成二四六了。他們無法使骰子在腦裏凝成一個固定的數目。

是在這時候，子超又回過頭來了，他手裏拿着一本不知什麼時候弄來的也不知從誰手裏弄來的小簿册，搖搖頭，說：

『這一回眞有點難押！一直是「長路」開下來的，剛纔忽然跳成了「搖櫓」』。

抱定了宗旨不再問，免得再淘那種愛管閒事的女人的閒氣的渭水，不知怎的，忽然又覺得不清楚終於沒趣味，而且也無從下手試一試身手，大概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悲哀使他不勝憤慨吧，於是又忘記了剛纔身受的侮辱，啟開了口：

『怎麼叫大？怎麼叫小？怎麼叫長路？怎麼叫搖櫓？我眞一點也看不懂呢』！

『將三粒骰子合起來計算，十一點以上便是大，十一點以下便是小。長路是大大大，小小小，搖起來很有次序的。搖櫓是一大一小，一小二大，開得很亂。頂難押』！說着，子超將手裏的簿册指點給渭水看，『你看，這一向，全是三大，四小，三大，二小，五大，……再上一回是八點小，路道樣順，那當然誰也押「小」的，那曉得開了一個十一點！十一點剛剛大，又是頂難押的寶貝點子』！

用眼光偷偷地歪到左耳邊去，那瘦女人已經不見了。渭水放了心，但也不再問了。桌子上已零零落落地有了七八注。渭水心裏很有點不舒服。難道賭錢也眞是有譜可尋的，如下棋

極爲容易。奧京維也納動物愛護聯盟便先加以注意，立卽收集此種避難鳥類，收容於籠中，給予食餌。其數甚衆。

不料自聯盟開始收集以後，維也納附近，甚至遠處，收集瀕於凍餒的燕子，送至動物愛護聯盟的，每日不下數萬，因之餌食費用，爲之大增，頗有無法負擔之勢。乃與奧國航空運輸公司商定一個計劃，由航空公司特備飛機數架，將此等避難鳥類載往意大利威尼斯，在那里發放。因爲南歐氣候較暖，燕羣到了那裏，已可展翼而飛，直向非洲過冬了。這一筆運輸的費用，則仍由動物愛護聯盟負擔。飛機運燕子，到也是一個奇聞。（徵）

英王喬治及其鸚鵡

在英王喬治家中特別受他寵愛的一分子，是他所豢養的一隻鸚鵡，牠的名字叫夏綠蒂(Charlotte)。這隻鸚鵡有淡紅色的嘴，有灰色的羽毛，是四十年前生於澳大利亞洲。當喬治還是一青年海軍少佐的時候，他從坡脫賽(Portsaid)買來。從那時起，這隻鸚鵡就一直跟着喬治，同他遊歷過好多地方。最近又放在一個包着厚氈的鳥籠中，由一個英王的侍從飼養着，從倫敦帶到巴勒摩拉堡(Balmoral)。在巴勒摩拉堡與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中，夏綠蒂的籠常掛在英王私人的書室中。英王早晨讀書的時候，牠棲集在英王的肩上。在倫敦的時候，如果天氣溫暖，英王常將牠帶出來到消夏離宮的草地上去。夏綠蒂本是個很會講話的鳥，牠會講很多航海的術語，也會講幾句法國話。現年齡大了，正如壞脾氣的老人一樣沉默寡言，有時有客人來拜訪英王，牠常用輕蔑的態度招待客人，但牠也常突然發出高聲的問話『有什麼事』？使神經過敏的客人吃了一驚。（芒）

一樣，有一定的方法可以按照嗎？看看他們那種像煞有介事的固執的迷信，使他聯想到鄉下太太求夢打花會的情形，覺得世界並沒有變，此地也還是和鄉下一個樣子，於是漸漸不耐煩起來了。

子超沒有押，自己又不好胡亂地先下手，那末還是看看女人吧。對的，到了這裏他還沒有痛痛快快地看過女人呢，而且他忽然間又想起剛纔那七小姐了。七小姐，長得怎樣一張臉，一個嘴，他當時錯過了機會沒有搶上去看明白，但她那件水綠色的印度緞長旗袍是記得清清楚楚的。那末還是來找一找七小姐吧，看她底容貌是否會給自己失望。於是他就開始張大了眼睛在人頭中間尋覓去。

女人，此地倒眞不少，漂亮的也還有，但渭水可找不到七小姐那長旗袍。

是在這些女人中間，渭水看見了風騷妖嬝的姑娘們，花白頭髮的胖胖的老太太們，但這些都是渭水意想之中的女賭客，不希罕，使他眞正感到奇怪的，是這裏也有一些類似娘姨大姐的粗女人。這些大脚大手的女人爲什麼也有閒工夫摸進這裏來？這在渭水倒眞是一個謎。是的，粗粗看去彷彿是很不懂，但其實也只要仔細一想便可以明白的。她們也和渭水一樣的情形，全是因爲農村裏百物騰了價，同時用慣了輕便明亮的煤油燈不願意再看陰沈沈的燈蕊在菜油盞裏打瞌睡，懂得了洋布衫的軟軟的滋味便不愛再縫青布褲子來受罪了。生活的水準抬高了無法再抑下去，而收成呢，不是漲大水，便有蝗蟲，彷彿天故意差了災禍來搗亂似的，只有一年比一年的壞下去。結果，做妻子的只好跟了丈夫或者抛了兒女漂流到大都會裏來找別的出路了。但她們一到了上海，那希望可以養家還債的隨身帶來的好夢，便立郎又在各種新的誘惑之中打得粉碎了。她們的能力所能找到的工作，本來每月祇能得到極悽慘的一點錢，但黃金牌紙烟得吃，花布衫也得縫，老是一副鄉下氣自己也覺得太不像一個年青女人了；於是每月剩下來的，也不够醫男人的黃胖病，也不够飽孩子

一百五十六歲的老人出庭作證

現世界最長壽的老人，是土耳其人，名爲柴羅阿嘉翁。新年一百五十七歲。最近在其住宅附近的法庭，被傳作一件殺人事件的證人。因爲被害者就是柴羅翁的至友。殺人案件原沒有什麼希奇，但因爲和世界最老年人有關，所以當日往法庭中旁觀的，座爲之滿。

殺人嫌疑犯名叫愛特華特，加倫斯。被害者名叫慕沙。原加倫斯先前曾與慕沙，柴羅翁，及另一土耳其人同往英國，他們的目的似想利用世界第一長壽者柴羅翁作爲幌子，藉此博錢。但是加倫斯往彼爾法斯德地方汽車行的第二天，在其附近却發見了慕沙的屍體，腦孔有手槍彈穴。因此加倫斯便被疑爲殺人犯。而柴羅翁便非到堂作證不可了。（微）

國際理髮師會議與剪髮制限

最近巴黎開了一次理髮匠大會，參加者二十四國，出席的都是第一等理髮師。會中一致的意見以爲女子剪髮是否適宜，目下尙議論紛紛，但剪髮已成爲現代婦女的趣尙，則是事實。不過婦女剪髮，如像小孩一般，剪得很短，甚至露出頸項，究不雅觀。此種剪髮，必須反對。會中對於剪髮長短至何程度一層，各國代表意見極不一致。但議決結果大體如下。

一、剪髮只能到頸項足以隱蔽爲止。
二、面頰與耳不致爲髮所遮隱。
三、自顳顬至頸項間，如欲捲髮成波形，可以聽欲剪者自便。

這就是理髮匠國際會議的結果，也就是剪髮制限的方式。

（微）

的肚子，倘使自己高興的時候縫了一件漂亮點的棉衣服，那一家人便得凍過了一冬。卽使其中最伶俐的，姊妹淘裏多，挪借得動，但八個油瓶七個蓋，任你本領強，也還是沒有方法彌補這困難的。生活壓到了她們眼前一片黑，沒有一條現成的路走得通，於是只好瞞着老爺太太，說是回家去看生病失業的男人，隨身帶了一個月工錢和太太們打麻雀時泡茶遞熱手巾這些殷勤所換來的賞錢，偸偸地蹓到這燈光輝煌的場所，來和命運作最後的搏鬬了。

渭水的眼光終於在這些女賭客中間找到一個値得注意的面孔了。圓圓的，肥到了一望而知皮膚下面全是油，一副養尊處優的太太相。她笑容可掬的伸出了白嫩的小手，全不在乎的，將厚厚的一疊鈔票遞給那做手，叫壓「小」。那做手，本是一臉狡滑相，這時忽然變得恭敬起來，連連笑着向那搖手說：

『老魏，你這回開個「小」，黃太太給大家「吃大烟」—！』

像唱雙簧戲，那搖手便很熟練的搖起頭來，說：『準開「小」啦。是「搖櫓」哪！』

於是跟着這黃太太「小」字上面又滿滿地堆着鈔票洋鈿了。茶房遞了一塊熱手巾給黃太太，並放下了一碟切開了的花旗橘子在她面前，然後站在背後，像一隻西洋女人身邊的吧兒狗。

黃太太並不美，但是很大方，三十左右的年紀。從她那種毫不認眞的游戲態度裏，從她那種在茶房做手的諂媚之下，非常得意的神氣裏，從她那種愛要闊的舉動裏，可以知道她的男人不是洋行裏的買辦，便是銀行錢莊裏的經理，而她的上這裏來，全不是想贏錢。大約是爲了丈夫忙，多了應酬，每天夜裏得十二點鐘之後纔回家，於是做太太的除了成天打麻雀，或者躺在沙發裏看看張恨水先生的啼笑因緣之外，便沒有別的事情做，於是一個伶俐的娘姨看出了她底煩悶，引她上這裏來消遣了。太太最初是被好奇心所勾引，正如吃慣了魚肉的口嘴想嘗一嘗青菜辣子的滋味，覺得花園裏住慣了也厭膩。既然有了那樣一個祕窟

甘地罵教士

甘地罵外國教士說：『外國教士的行爲如只限於人道上的事業，以及教育，施診等等，到也沒有什麼。但是他們口口聲聲要勸人家改宗。什麼改宗！我們非驅逐他們不可。任何國家莫不各有宗教，人民看待己國的宗教也很崇敬，決不以爲比他種宗教爲劣。印度四萬萬人民所信奉的大宗教，在我們看來，正是盡善盡美。我們又何苦有改變信仰的必要呢？（微）

皇后乘三等車

最近有位皇后和一個皇太子妃同乘三等車自英國倫敦前往蘇格蘭旅行。皇后就是羅馬尼亞今王加羅爾之后，海倫，皇太子妃就是希臘皇太子之妻伊萊納。她們兩人坐在三等車的客室，覺得很爲愉快。說以前爲什麼不乘三等車，這里反比別處好些。海倫拒絕人替他攝影。在英國皇后乘坐三等車，實以海倫爲最初。（微）

國際容忍的養成

德國教育家最近試行教育兒童養成國際容忍的計畫。他們選出好多不同民族的學生，鼓勵他們互相調換家庭，住上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例如一個德國學生叫他住到一個瑞典同學家裏或埃及同學家裏去，做那家族的一分子享受那家族中原有權利並盡應盡的義務。這樣幾星期或幾月以後，照德國教育家的推斷，那位在外國同學家裏的學生，等到他的陌生的情感去掉，他覺得住在那新環境以內毫無異樣，那末他就能得着一種心理上的寬容性，而可以避免民族的偏見以及對外國人的歧視了。（芒）

可以去，也不妨去走一趟，至少今天晚上可以免去問長問短的糾纏了。來了一趟之後覺得趣味並不壞，比看張恨水先生的小說更使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痛快，於是以後便瞞了丈夫，帶了這一個貼心娘姨，夜夜上這裏來了。

渭水看看黃太太春葱似的手指上套着鑽石戒指，便是在這強烈的電燈光下也還閃閃的吐着光，眞是一副有錢人家的福相！心裏想，倘使機會讓你碰巧弄上這樣一個好女人，那纔是當眞掉在夢裏哩。但他忽而又面紅起來，彷彿這念頭已被別人看出來了，於是他的眼光又不安地轉到別處去。

看看沒有人再押，那瓦杯子又被揭開了。果然小，一、二、五，一共只八點。這時候，黃太太身後那茶房彷彿已不是公司裏的雇傭者，變成一個熟練的能幹的勤護兵了，他巴巴結結的搶着湊趣：『太太，「小」打着啦』！接着便擦了一根火柴，拿一枝茄立克遞到她口邊去。黃太太搖搖頭，不要吸，她只略略偏轉了面孔，對着娘姨說：『我曉得的，「長路」之後準會來一個「搖櫓」的』！娘姨知道太太今天人高興，荷包裏又可以多添五隻洋下賞錢了，於是也忙着來哄太太開心：『太太猜的準着的，太太有一雙通神眼兒呢』。

做手先配那零星的，他一面配，一面便用了無賴的口吻，硬巴巴的要那只打着八九塊的也給他「吃大烟」。當然是被拒絕的多數；但也有不願意塌這體面的，同時又覺得錢進來是太容易了，反正又不是掏自己的腰包，落得闊氣點的，順手便給了他一塊。

最後是輪到黃太太這一注，三百二十元！做手先拿了二三十枝茄立克香烟放在黃太太面前，這是孝敬，便是所謂「大烟」。黃太太接過了錢，也不數，給了那搖手一張五元票，做手和娘姨也一樣，連茶房也得了二元錢。

渭水完全沈醉在這一種新奇的空氣裏了。他的腦筋裏已沒有時間空間的觀念，已沒有洋行裏的經理先生的可怕的冷面孔，已沒有站在他身畔的漂亮朋友子超的影子，連七小姐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儘呆癡癡的望着

漢諾伐市的約會情人通告處

德國漢諾伐市（Hanover）的父老，有鑑於青年男女之等待他們的情人，立在雨雪的街中，爲狀甚苦，特在市中心四通八達的拉深諾空地（Rathenau Square）設立了一塊招牌，這招牌上面劃成幾多方塊，如果一個情人等待他或她的對手，覺得有些不耐煩，可以寫一張通告，貼在那方塊之內，告訴對手，在什麼時間到什麼地方去找他或她，這樣他或她就可以到一家俱樂部中或咖啡店中去安安逸逸地等待對手了。這種新的辦法已被青年男女接受，每天在那招牌上都貼滿斯項通告。亦可見這種辦法的風行了。（芒）

美化的莫斯科街市

莫斯科又在進行粉飾城市中房屋變爲五色紛飛的工作，大批畫家從來沒有這樣忙碌過。他們不斷的工作，把一帶一帶莫斯科的房屋，染上粉紅的，灰色的，藍色的，綠色的，與紅色的鮮明色彩。這由於莫斯科當局想把該城狀況改進以增加社會的幸福。這種運動不過是改進運動中的一種。此外，他們還預備把道路修築好了，從前莫斯科的道路本用碎散的鷄卵石鋪的，現在在上面再加上一層瀝青油，使之光滑，不平正的地方，再加方塊大石鋪平。在路的旁邊，復栽上許多樹，並在城市中空曠地域，建造許多公園，以爲市民遊憩之所。種種設備，如果成功，莫斯科就將變爲穿上綺麗衣裳的現代都市了。（芒）

黄太太覺得她顯得比剛才發現的時節更動人；她有一雙美麗的臂膊，嬌豔的笑和藹的態度，使人感到可以親近，是一個頂好的女人。是的，被一種勝利的榮光籠罩着，黄太太顯得更其崇高了。

不知是一種什麼主意，渭水的眼光儘跟着黄太太的手兒看她再往那裏押，很想跟着也押下三塊去。但子超忽而又回過頭來了，扯扯他，同時聽到耳邊蜿蜒着一種嗡嗡的聲音。

『這裏太難押了！我們到樓上去吧』。

雖然有點捨不得黄太太唇邊的微笑，但不好意思說不走，也只有跟着子超退出來了。

樓上同様不缺乏人，但彷彿比較數量少一點，也比較高等了一點，圍在那裏大都是穿得頗講究，樣子也頗文縐縐的。在一張半舊的木榻上有二個眼皮焦黑的中年人躺在那裏燒鴉片，慢調兒哼着閒談着。從他們臉上那種悠閒的神氣，可以知道此地便是他們的家，此刻大概已贏了錢，在榻上休息一會，養一養精神吧。淡白色的烟霧裊繞在室內，隨處可以聞到觸鼻的烟草的氣息。

這回是跟了子超去站在一檯輪盤賭旁邊，這又是一個聞名已久而始終未曾目睹過的新花樣，被渭水見識到了。一張長檯子，兩邊也龜紋似地畫滿了許多小方格，每一格裏寫着一個阿刺伯數字；中間是一隻朱紅漆的圓盆子，嵌在檯子上，也有許多小格子和數字飾繪在盆沿，盆在不停止地旋轉着。這裏看不到鈔票或現洋了，只有金錢餅那麼大的紅紅綠綠的小圓塊疊在各個賭客的面前。問子超，說這是碼子。看看人大家都安安靜靜的圍坐着，像拜過了壽在客堂裏吃酒席，斯斯文文的拿了碼子押到方格上去。接着圈手椅裏那男人便拿了一粒湯圓大小的小球，用力的一旋轉，讓那小球兒在那轉動的盆子裏打滾。約摸經過了半分鐘，那小球兒便停住在盆裏二十七號的格子上。渭水拖過了目光，在檯子上找尋二十七號，不久便找到了，看見那裏只押着一個小餅兒。只這一枚，做手便移了高高的兩疊小餅兒賠給他——一個類似衙門裏的當差的

文藝情報

皮湼克的美國印象

踏上了美國的口岸，那個從制度完全不同國家出來的皮湼克 (Boris Pilnyak) 冷眼審察美國的社會情形，他自然覺得美國有許多可訾議的地方，一個呼吸於共產主義的知識階級要他讚美絕對相反的資本主義，事實上所不可能。何況美國又有許多極矛盾的現象出現於他的眼簾呢？他去美時對新共和雜誌記者的談話，正如他的文章一樣明暢而辛辣，將美國資本主義的矛盾，毫無顧忌的暴露出來。

他告訴新共和的記者他到了『反動而悲慘的國土』來，他看到好多奇異的對比，——一方面是很繁華的事物，一方面是很可怕的事物。當他抵美後，美國文學團體爲他洗塵，在酒席上竟有多量的酒，而一批宴客的主人，也放出豪量痛飲，似乎是素習於飲酒者，雖則美國是以禁酒著名於世界的國家，不但此也，美國穀類釀的酒，到處可以買到，其味不下於俄國的伏得加 (vodka) 酒，對於他的宿嗜竟能如願以償，未嘗不是一件快事，而更其使他有趣的宴會未終，兩位著名的美國小說家，一位是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一位是德里賽 (Theodor Dreiser) 竟由口角而動武，劉易士吃了一下耳光，德里賽憤憤而去。

他遊歷美國各大都市，他到處可以看到警察在街上維持

蓄着小鬍子的青年。

一個非常風騷的像姨太太也像長三的女人走近了他們的身邊。她覆着一頭柔潤的芳香的黑髮，下面襯着一個白嫩的面孔，一雙水汪汪的迷人的眼睛，一個高高的歐洲型的鼻子，和一個櫻桃似的小圓的嘴，一望而知是一個富於誘惑的又討人喜歡的女人。像這樣的女人，偶然馬路上在你身邊挨過去，那雖然明知她是一個不正當的女人，只要有錢就可給你浪漫的緣分的，但爲了渭水囊中實在太羞澀了，所以從來只有在幻想裏騙騙自己，實際上要去親近這樣一個女人是從來不會夢到過這豔福的。現在這女人含笑遞了香烟給他們，還擦了火柴侍候他們吸烟。渭水故意延宕着，等火柴快熄滅了，纔從這女人手裏去取過火柴來，乘機便輕輕地揑了她一下。她笑笑，做了一個媚眼。一股濃烈的挑撥男人的靈魂的香氣，從她的髮上，從她的面上，還從她嫩嫩的白手上，衝進了他的鼻管裏。他將火柴遞還她的時候，她又笑笑，又做了一個媚眼，然後走開去了。——渭水看看，子超正在拿十塊錢換碼子，好像沒有留意到他的動作。

渭水也換了五塊錢，跟着子超，也押下了三塊。眞像有一個賭鬼附在子超的身裏，或者他的手兒是生了一雙靈眼吧，居然押着了。錢雖只有一賠一，（子超說這回押的是「大十八」，從十九到三十六，一塊錢押了十八門，佔一半）但出馬便勝利，總是一個好預兆，啊啊！也許自己此後的生活就眞會有一個新的轉機吧！高高興興的接過了碼子，向子超做了一個會意的微笑。

第二次，子超沒有押。第三次，也沒有押。他外行，自然也只好跟着觀望。

心閒着，是比什麼都更苦，那末還是又來看女人吧。女人，此地不比樓下多，但全是人又漂亮，衣服又時髦講究，具備着大家閨秀的風範的。不過有一點很奇怪，她們都很蒼白，蒼白到掩在厚厚的脂粉下，紅紅的臙脂裏，也還仍然瞧得出沒有血色，發育得康健的青春的女性是找不到一個的。

秩序，很巧妙地指揮載量過重的車輛，但同時又看到流氓公然拔出槍來互相射擊，或殺害兒童，而警察竟如充耳不聞。顯他想來「流氓的殘殺代表美國生活的一方面，也許正如禁酒律下的飲酒一樣，是完全合法的。」

他去過好萊塢，這奇異的城市，最時髦藝術的故鄉。當時有一家電影公司，想用俄國題材，攝製影片，請他幫忙，可是立遭他的拒絕。他的意見認爲俄國事實上所無的瑣事，拿來做影片題材，雖也能攝成劇情精彩的電影，可是他極不贊成這種辦法。當他離開好萊塢，乘了一部福特汽車到鄉下去兜圈子的時候，他很奇怪美國電影公司爲什麼會找到他呢，隨後他立即認爲這又是美國人的廣告作用——一個狡滑的計策。

美國鄉下，照他看來，還依然不脫鄉村的本色，可是像紐約那樣的大都會，已是他所謂「二十世紀的城市」。他看到美國的工商業減縮，他也如其他布爾雪維克的政論家一樣，覺得資本主義的國家已發展到登峯造極而趨衰落的途徑，無可救藥了，因爲在美國到處可以看到偉大的工業械器設備，質地都非常精美完備，這種機器都是新興的俄國日夜夢想努力以求獲得而事實上很難達到目的的。今美國有這樣精良的機器，而不能盡量的利用，使其停滯朽毀，以增加工人的失業，資本主義者的矛盾，實有些令人難於了解。在蘇俄則完全沒有這種現象，那兒機器雖不良，設備雖不周，而機器鏜鏜之聲，晝夜不絕，只嫌工人太少，而絕無勞力過剩之事。因此他很懷疑美國精良的機器，究作什麼用的？並且面積廣大出產豐富的農區遍佈美國，供給國內以大量的民食，但這大量的民食，寧屯積任其朽腐，或爲「投拚」而拋棄銷毀，使七百萬至一千萬的美國人瀕於餓死，這又何故呢。在俄國，因爲在國

這時候，在離開渭水不遠的地方，一個鵝蛋型的臉兒吸引了他的注意。嬌媚的，不勝慵懶的。拿圖畫來譬如，她的輪廓沒有紙上美人的機械；大理石像呢，又沒有這樣冷。面部的表情到處都賦有一種迷人處，彷彿經過了許多研究和練習的時間纔學習成功的。是這種迷人處，使她獲得了坐汽車的福氣；但也是這種迷人處，使她變成一朵病了的玫瑰。是的，拿病了的玫瑰來譬如，恰恰形容到了她的神祕的美麗了。她本是一朵開在園地的野花，充滿了大自然的芳香和汲土的液汁的；但命運不讓她得到三月的太陽的光與熱，將她搬到一個少爺的臥房裏去了。於是她這朵在泥土裏長大起來的野花，雖任少爺的愛撫下變得更美麗，但變了質，是一朵病了的玫瑰了。

看看這鵝蛋型的美人臉，忽然若有所悟似的，渭水的心頭突然搏動了一下，接看便如獲至寶似的，認淸這女人是誰了。她那水綠色的長旗袍，不正是剛纔進來時在甬道裏所遇見的那七小姐嗎？無疑的就是她，便是那一堆雲似的鬆髮和放在她面前的淡黃色的皮包，也可以證明渭水並沒有認錯了人。

她和一個少年並坐着，錢也沒有押，兩個兒正在搭訕着。那少年，一派流氓氣，毫無男性的力和剛毅，是屬於只會裝兔子的溫柔不會顯獅子的搏擊的那一流上海男人的。從他們那頗親暱的神氣裏，可以證明他們決不是夫妻，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的。渭水一面忘了神的癡癡地看他們，一面忽然記起了子超曾經對他說過的話：如有感到性苦悶，到這裏來弄個把姨太太玩玩是最便當的。

看着看着，慢慢的他又覺得不耐煩起來了。正像一個人感到了飢餓，倘叫你去站到別人的一桌豐盛的酒席前，是會使你的飢腸更轆轆地轉個不停的。帶了一種委屈的心情，渭水回過頭來了。這時候，子超正伸出手去，押了五個碼子在「小十八」上。渭水便趕着也押下了二個。

也有吃，也有賠的，大約經過了半個鐘頭之後吧，子超將碼子換了現洋，催渭水出來了。

內近來豐收的原故，至少人民可以不至於受飢饉的恐慌了。

總之由美國文明的全體看來，皮湼克認為「美國從歐洲文化中，取其主要與浮華的事物，而發展至其最大的可能性」目前美國看起來已走到十字路口，充滿銷沉頹廢的氣息了。俄國則不然，俄國人民，為增進社會福利，在一偉大合理的計劃下，竭其全方以從事，需要機器，需要勞力，需要人才，因此皮湼克驕傲地向美國新共和記者建議：把那些美國目前沒有工作的漂亮的女人與強壯的男子以及那些不能盡量利用的機器設備，移到那正在緊張工作狀況下的蘇聯去，這樣，兩方面都有利益。

皮湼克之嘲笑美國，可說厲害了。在目前世界商業減縮時代，世界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皆難免失業恐慌的痛苦，唯有那共產主義的俄國，因正從事五年計畫的原故，毫無這種現象發生，這更給布爾雪維克黨人一種驕傲的信心。站在布爾雪維克旗幟下的人，覺得只有蘇聯是一個『有希望與進步的國土』• 自然覺得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矛盾可笑了。皮湼克之嘲笑與憐憫美國，也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若)

蘇聯的民間音樂

蘇聯民間藝術，過去除開幾個音樂專家，幾個研究民俗學者加以注意外，很少有人從事研究。經過十月革命後，蘇俄人民的態度可大改變了，因為新社會制度新生活新文化的構造，激起蘇聯各民族潛伏的創作慾，代表各種民族性的藝術形式，遂因少數民族之欲求其文化上的獨立，發現其價值與意義。那中間藏着熱烈情感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民族歌謠，過去如化石埋藏在土中似的，今因各民族創作活力之

但是下了樓之後，不約而同的，彷彿大家都願意再留戀一回去他們又在一檯骰子的人圈裏站進去了。

這一回他們沒有押，但渭水可看見了一樁驚人的事情。一注押在「小」字上的錢，大約是三元，明明看見是一個店夥模樣的小伙子押下去的，但開了杯，被他押着了，在一個店夥心裏應該正在謝天謝地的時候，忽然另一個額角上歪着一塊大瘢痕的流氓腔調的小胖子，伸過手，預備來接受做手配出來的錢了。本錢和配錢，一共有六塊！這一急，簡直等於要了他的命，死了他的女人，那小伙子情不自禁的叫喊起來了。做手用討厭的目光在兩人面上打量了一番，接着便不許他們吵，打了一個招呼，於是一個好像纔喝過酒的紫糖色的紅面孔的大漢踱過來了。那大漢和小胖子一個派頭，倘站在一塊，讓別人看，眞像一對同志。他先用做大人的口氣盤問了一回，但他們都說可以問傍人，這注錢是誰押的。傍人呢，誰願意多管事，便是渭水明明看見這注錢是那小伙子押的，也沒有勇氣出來打「抱不平」。於是那大漢用一種怪威嚴的聲音喝住了他們，教他們到外面去談判，然後像趕小鷄似的，將他們招呼出去了。

過了一會，那大漢又將這一對小鷄送回來，結果是各人分得了三塊錢。小伙子的眼睛氣到了發紅，恨恨的向那流氓釘，同時氣呼呼的咬着牙齒。

大漢笑嘻嘻的拍拍他的肩膊，好像要用慰撫來賠償他的損失似的，說：「下回押了洋鈿要自家當心呀！等到「打野鷄」不是好白相的事情！」

渭水覺得非常殺風景，再沒有留戀在那裏的興緻了。拖了子超，他們又重新走進那甬道裏去。幾個大塊頭在甬道裏打渾，說着調、皮話尋開心。此刻他和子超心裏是輕鬆，快活，蒙着一層薄醉似的勝利的歡欣。一路不說話，靜悄悄地走到外邊去。

出了門，他們立卽開始談天，非常興奮的笑起來了。渭水贏了八塊錢，心裏十分感激子超，

受刺激而蘇醒，放出燦爛的光輝，好多新的音樂的來源，是從民間音樂的資料中受了感興而成功一種新的形式。又因蘇聯所有普羅節日的慶祝中，音樂乃不可少的點綴，這更鼓勵蘇聯人民對於音樂的熱烈愛好，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音樂團體在城市工人俱樂部中有一〇，〇〇〇個之多，在農村中間有三〇，〇〇〇個之多。

並且這已變爲通常的風俗，蘇聯有音樂趣味的人，皆喜搜集抄錄幾世紀音樂的寶藏，散佈於民衆與根據舊音樂的形式，創作諧樂，樂劇，舞曲，或用新的歌曲以表現新的理想生活等。因此音樂的創作搜集已成爲普遍的趣味，而並非專限於博物院的搜集與少數精通音樂的人創作或改造民間音樂的形式，使之複雜，限於少數人的欣賞傳習了。

同時蘇聯當局與音樂專家對於民間音樂的搜集，也極注意。在城市中，許多民間音樂都已喪失，不過在村農中，還保存着豐富的民謠。城市的工人，對於農民的合唱曲與用二弦胡琴與風琴的農民樂隊，非常愛好。最近風行於俄國工人間的tasshastushbka，專爲跳「瓦茲」舞用的，卽來自白俄羅斯古代悲哀的純粹民歌。牠的歌詞是四行式的韻語，配以動人的曲調，這種拿民間歌曲來配成通行音樂的工作，是列寧堡著名樂隊指導者克里摹夫 (Klimof) 的功績。此外如列寧堡的諧樂作家巴善珂 (Andrei Pashenko) 莫斯科的諧樂作家樂巴齊夫 (Lobachef) 白格雷 (Buglai) 德佛敦科 (Davidenko) 柯伐爾 (Koval) 及其他好多作家，皆從白俄羅斯民歌中取出不少的材料，以歌詠革命的事跡。

在烏克蘭對於民間音樂題材的搜集宣傳與整理等工作，亦進行不遺餘力。基輔 (Kiof) 卡柯夫 (Karkof) 兩地作

覺得他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現在他們沿着ＸＸＸ路，向Ｘ世界那方面走去。渭水一面走，一面問子超，像這樣公開聚賭，當局難道竟會調查不出來嗎？

『你知道這些公司是多麼闊？』

談着談着，他們已走近了Ｘ世界。Ｘ世界門口蠕蠕地蠢動着許多人，進進出出的數不淸，像一大堆螞蟻。渭水這時候正在安排他的贏錢：嗶嘰大褂是舊了，褪成青黃色，像霉爛的橘子皮了，得重縫一件，是沒有理由可以拒絕的；但八塊錢可不够！買一頂呢帽和一雙皮鞋呢？也不够！錢還沒有方法分配過來，很想再回公司裏去，但又沒有勇氣說出口來。抬起頭兒，酒館飯店的電燈正輝煌着，猜拳的聲音夾着酒香飄揚到街上。他忽然感到此刻該請子超去吃點東西，這雖算不得謝禮，但也可以聊表一點敬意吧。日後呢，須全仗他提攜，同時要運氣好，那也許可以打出一個新局面來，至少站在街頭像個人，有錢吃西菜，有錢看好萊塢烏發公司的電影，有錢進惠羅公司。……

『子超，我們到ＸＸ飯店去吃點酒吧，桂花栗子已經上市了呢』。

『好的。現在時候還早，反正回去也睡不着。吃了酒，乘興緻好，我再帶你上一個好地方去』。

渭水笑笑不做聲。接着他們便橫過馬路，走向ＸＸ飯店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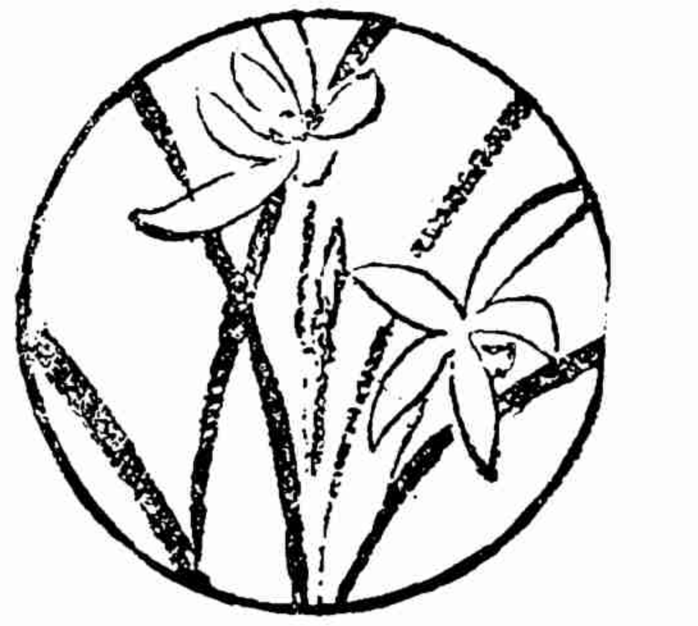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九，五。

曲家根據民歌以創作樂劇舞曲諧樂的人，也很多。尤其著名的是露繁次基(Leo Revutsky)的諧樂。至於音樂團體之在歐洲有名者則爲鄧木卡(Dumka)，民間音樂，經過這團體的搜集改進，烏克蘭的音樂，遂具有特殊的精彩

再就蘇聯東南近小亞細亞各民族來講，阿塞培京突厥人(Azerbaijan Turks)的音樂，早先很受波斯阿刺伯的影響，波斯阿刺伯音樂特色至今尙保存於阿塞培京突厥人的音樂中間。蘇聯新文化建設運動的開始，對於阿塞培京突厥人一大刺激，使他們對於他們以前有特殊高度的音樂復興。在巴庫已有許多作家，採用舊時音樂上資料，而製成新的樂劇，並有許多研究的機關，採集民歌保存起來。

噶吉斯人也有豐富的民間歌謠。蘇聯民謠收集家塞塔易維基(Zatayevitch)對於噶吉斯人民謠已收集至一千之多。復將這些收集的民謠，加以編製樂譜，這種偉大的工作，實有其不朽的價值。由噶吉斯與突厥民族的民間音樂觀來，雖其內容，大部分是民謠的形式，但其音樂已非原始的而是一種發展很高的藝術，其受波斯阿刺伯音樂的影響必然無疑。蘇聯音樂家鄔斯本斯基(Uspensky)白盧也夫(Belayef)都相信是這樣。

最後講到喬治亞與俄屬阿美尼亞，音樂文化最近亦有特殊的進展。在喬治亞的京城脫佛理斯(Tiflis)阿美尼亞的京城伊里佛(Erivan)兩地音樂雖則一方面受歐洲的影響很大，但對於原有的民歌仍極推崇。由脫佛理斯音樂作家阿拉克西維理(Arakishvili)與巴理西維理(Paliashvili)兩人創作的歌劇看來，可以知道喬治亞的音樂最近的發展，實大有可觀。並且青年的音樂家也風起雲湧，有好多音樂團



楊嫂

——自傳之一

巴金

每天晚上二更的鑼聲響了，我和三哥便把母親抄錄給我們讀的一本白香詞譜闔了起來。母親說：『叫楊嫂領你們去睡』。於是我們和母親道了晚安，帶着疲倦的眼睛，走出母親的房門。

『楊嫂，我們要睡了』。常常是三哥先叫喚。

『來了』。接着起了這溫和的應聲，常常是同樣的這兩個字。很快地楊嫂的高大的身軀就出現在我們底面前。她的一對美麗的大眼帶笑地看着我們。她拿她的粗糙的手牽着我們，一隻手牽一個。她一面走一面和我們說話，一直把我們牽進房裏。

我們的房間也就是她的房間。她陪伴我們睡在一個房間裏，因爲我們怕鬼，而且我們還很小，事事要人照料。房裏有兩張牀：一張是我和三哥兩人睡的，一張是她一個人睡的。兩張牀舖都很清潔。她非常喜歡清潔，她把房間和牀舖都收拾得很整潔。她不許我們在地板上亂吐痰，她不許我們白天在牀上翻觔斗。從前有兩次我們正在牀上放了帳子唱燈影戲，被她進房裏來撞見了。於是她生了氣，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捉下來。我看見她把三哥按倒在膝上，揭起衣服打他的屁股，我便急急地逃走了。但不久我的好奇心又使我跑回去。起先我在房門口偷偷張望，我看見三哥立在桌子旁邊，手裏拿了雲片糕在吃。楊嫂却在那裏整理我

體，專從事搜集與整理的工作。蘇維埃政府並在脫佛理斯設了一個無線電臺，以爲放送音樂之用。

阿美尼亞青年音樂家亦極多，除聞著名的盲樂師梯格蘭諾夫(Tigranoff)與最近死去斯程達洛夫(Stsendaroff)著了不少樂曲外，有天才的少年音樂家，對於阿美尼亞的民歌材料，盡量的採用製作樂譜，以貢獻於民衆。最近阿美尼亞國家音樂公佈局所發出米里安脫期奉狄撒卡斯脫成尼却丘紐尼與巴丘達里等的傳奇樂曲也就是這批純粹阿美尼亞青年音樂家本其天才，借用歐西音樂技術製成的樂曲。

蘇聯音樂的藝術，已與民衆的生活打成一片。各民族藝術創造慾的覺醒，革命後不多幾年，在藝術上已有極大的成就。蘇聯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內面包含好多少數的民族，各民族的藝術，自然有其特殊色彩，蘇聯當局鼓勵各民族藝術文化個別的向上進展，各民族對於他們歷來傳遺下來的寶藏，自然珍視而加以搜集了。(若)

顯尼志勞奇怪的遺囑

阿那托爾的作者顯尼志勞(Arthur Schnitzler)已於去年十月二十一日黯然死於那戰後失去她的光榮的奧匈帝國舊都的維也納。由研究醫學而轉向從事文學的他，死——生理機能的銷毀——在他的眼中，別有一種見解。也許是這種觀念的驅使，他像法國老虎總理克里孟梭一樣，立下一個不平凡的遺囑。在那遺囑中，他詔示他的後事處理者，當他呼吸停止後，把他的屍體剖開，把他的心取出，然後再將他心中的血放盡，這樣，照他的意見，一個人纔算眞死。不是這樣，一個人就是假死，他不願假死而被人活埋。並且他還告訴他

們的牀舖。我的眼睛呆望着雲片糕，我的心裏也在想雲片糕的滋味。雲片糕的引誘力太大了，使我忘記了打屁股的事。於是我慢慢兒走進去，走到三哥面前。我不作聲，只望着他手裏拿着的幾片雲片糕。三哥得意地對我笑了一笑，便取了兩片，塞在我的手裏。我急急把牠們塞進嘴內，費力地細嚼着。然而已經被楊嫂看見了。

「你回來了？你想吃雲片糕嗎」？她笑着問，美麗的大眼裏發着光。

我不回答她，只是畏怯地點着頭。嘴還在動。

「把手伸出來，讓我打」。她依舊帶笑地威嚇說。

我不把手伸出來，却反而把手藏在背後，但我也不逃。

「好，饒過你這一次，以後不許再在牀上胡鬧，要是我再撞見了，我定要打的」。她說着在我的頭上拍了兩下，就走去把立櫃門開了，從磁罈子裏取出一疊雲片糕遞給我，然後又把我和三哥兩個牽出去了。

她雖然這樣責罰我們，可是我們還是很喜歡她，這不僅是因爲我們受了責罰以後還會有雲片糕吃，却是因爲她責罰並不常有，如果我們不做錯事，她決不會給我們一個嚴厲的面孔看，平時她對待我們是非常温和的。除了母親而外我們就愛她。

每晚上她把我們牽進房間裏，有時還要陪我們玩些時候，她知道種種逗引孩子的方法。或者她就叫我們在旁邊站着，等她把被褥鋪好，便先給三哥脫衣服，然後給我脫衣服。常常她把我們送進了被窩裏，正要去放下帳子，我們却鬧着不要她走，要她給我們敘述一兩個故事。有時候我們要聽完了一個滿意的故事才肯睡覺，有時候我們就在她的敘述的當兒閉了眼，完全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什麼神仙，什麼劍俠，什麼妖精，我們都不去管牠了。

自從我們跟了做知縣的父親來到這個縣城裏以後，每夜我們都是這樣子地睡覺的，這情形差不多繼續了將近大半年的時間。這其間我們固然離不掉母親，同時我們也離不掉

的後事處理人，不要發訃文，不要登報，不要用花圈，不要演戲，喪儀用最簡單的儀式，葬地則選擇平民所葬的區域，他喪葬省下來的錢，捐助醫院，這就是他遺囑的一切。

大概一個生前有不平凡生活的人，至少死後留些不平凡的奇跡，給愛慕他的文學作品的人憑弔，這恐怕就是這位東歐著名文學家最後留給我們奇特遺囑的動機吧。(若)

一九三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獲得者

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之將一九三一年文學獎金，贈與已死瑞典詩人加爾斐文德 (Eric Axel Karlfeldt) 實開未有之創例。雖諾貝爾獎金規約中亦曾有斯種條例的規定，但因諾貝爾獎金主要的目的，是在獎掖生存的文學家，這一條例條從來沒有援用過，去年破除成例，把獎金給與已死詩人，曾引起瑞典國內國外人士的不少批評。

加爾斐爾德是在去年四月逝世，他是瑞典國內最有名的詩人，但在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因爲他的詩譯成外國文字不多的原故。他十多年前，就做瑞典學院的秘書，一九一七年，他本有得諾貝爾獎金的希望，那時因地位關係，他謝絕了，去年他未逝世以前，據說他已同意於諾貝爾獎金的接受，所以瑞典學院在他死後仍將文學獎金，贈給他，或許是由於早已有成議吧。獎金的款項已付與他的未亡人，其數目共爲瑞幣一七三，〇〇〇克羅納，比之以往的獎金的數目，稍稍多一點，但因金鎊的跌價，影響瑞幣的比例的價格，所以事實上並沒有增多，反比以往減少了。(若)

楊嫂。

然而情形突然改變了。

某一夜我們照例把白香詞譜闔起來以後，母親不說『叫楊嫂領你們去睡』了。她却叫二姊把我們牽出去，而且她自己還跟着到了我們的房間裏。她看着二姊把我們安置在被窩裏，又囑咐我們好好地睡覺，才放下帳子走了。

這晚上另一張牀上的被褥帳子都換過了。是二姊睡在那張牀上。

母親的腳步聲聽不見了，房裏還偶爾響着二姊的咳嗽聲。二姊的聲音對於我們是同樣地親切。可是我們躺在被窩裏，却睜了眼睛望那帳頂，然後又把臉掉過來對望着。我們不說一句話。我們都在想念楊嫂。這一晚上的確和別的晚上不同，第一，我們沒有雲片糕吃；第二，我們也沒有故事聽。因為楊嫂病了。

楊嫂睡在什麼地方呢？我這樣問自己。我彷彿聽見她的呻吟聲，但我依舊不知道她這時候睡在什麼地方。這問題一直到第二天才得着解答。

在我們的房間後面是一個大的草地，我把窗戶一打開就可以看見的。草地的兩邊種了幾排桑樹，中間剩了一條寬的過道，可以通到四堂去。兩邊都有石階，階上各有一排三間的房屋。這些房屋是黑暗的，少陽光的。靠我的房間這一邊的是平日放舊家具的地方，牠們的對面就是娘姨和丫頭的寢室。那時候我們除了楊嫂外還有三個娘姨，一個帶九妹的奶媽和一個叫做香兒的小丫頭，都是母親從成都帶來的。如今在這一排三間的房屋中，楊嫂一個人就佔據了一間。

從我的窗戶裏可以望見那房屋，但不能夠看得清楚，因為被桑樹的肥大樹葉遮住了。那時候我的母親還沒有養蠶，所以桑葉對於我們沒有什麼功用，也沒有人去採牠們。只有在春末夏初的時候一顆一顆的桑葚從樹上落了下來。有的落在地上就跌碎了，流出鮮艷的深紫色的汁來；有的却是很完好的，躺在地上。我和三哥從書房裏放學出來，常常帶了香兒

一個黑人口中的奧尼爾

美國歌伶黑人羅伯生(Paul Robeson)去年在倫敦表演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毛猿(The Hairy Ape)，獲得極大的成功。這位黑人雖生長美國，但對於黑人的故鄉——非洲常生嚮往之心。他因此對倫敦觀察報(The Observer)的記者說，他很願有非洲之行，因為也許在那兒，他可以獲得新的靈感。他是受過美國文化洗禮的人，他的心理，已非原始黑人那麼單純，他的興趣也是多方面的，在戲劇的表演藝術上，他有特殊的成就，可是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對於研究學問的趣味仍很濃厚。他演劇之暇，喜習俄文。他告訴人，他覺得學習俄文，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這原因他想來也許是黑人曾經是奴隸，而俄羅斯人也曾經是農奴——這其中有相互的聯繫吧？這真是一個奇妙的解釋。

羅伯生與奧尼爾接觸的機會較多，他的對於奧尼爾的認識，想來也必較清切。在他眼中的奧尼爾，究是怎樣一個人呢？羅伯生認為奧尼爾是生存人們中間最好的一個。他表現一種羞怯怯的態度，甚至見了陌生人不敢講話，他有一雙銳利的眼，似乎要看透人們的胸臆；多麼奇怪的一雙眼呀，他從來沒有看到過。奧尼爾的劇中能將人物的個性，擇其要點，真實地表現出來，這位黑人看來就是由於他的觀察的敏銳。

羅伯生又認為奧尼爾是勇者，他有肺病，他可不因肺病而影響他創作的活動，一個劇本寫成後，又一個劇本繼續着，不到幾年，他的創作，在量的方面已很可觀，在質的方面，他那種驚人的嘗試，開展了戲劇的新領土，現代戲劇作家沒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他的大膽嘗試，正日擴大牠的範圍而未已，他似

去拾這些桑葚，揀了些乾淨的放在口裏嚼。我們兜起衣襟，每次總是拾了滿兜的桑葚回去，除了自己留些來吃外其餘的都拿給楊嫂去泡酒。熟透了的桑葚，那味兒是多麼鮮美呵！

當我們把楊嫂叫到屋裏來，把一堆一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給她看時，她總是做出驚喜的樣子說：『這樣多，這樣好』！她一面揀了幾顆放在鼻子聞，然後又放進嘴裏。『眞好』，她露了牙齒笑着說，又抓了幾顆桑葚送進嘴裏。我們，我和三哥，她和香兒大家圍着桌子吃桑葚。我們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紅紅的。等到吃得剩下不多時，楊嫂纔站起來拍拍手說：『够了，不許再吃了』。她撩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櫃門開了，從裏面拿出一個酒瓶，把剩下的桑葚放進瓶裏，一個瓶容不下，又去取第二個瓶來。每個瓶裏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我們很注意地看着她做這一切，我們感到興趣，並不減於聽母親給我們朗誦白香詞譜的時候。『楊嫂的酒怎樣了』？我們常常這樣想。但並不要多久我們就常常看見她把酒瓶拿出來撫摩或者搖撼。那白色的酒已經變成紫色的了。後來在晚上我們也曾看見她從瓶裏倒出一小杯來，一個人拿着杯慢慢兒喝着，一面在給我們講故事。

我們固然注意地聽她的故事，同時却把眼光放在她的杯裏。我們看見那紫色的液體，（那顏色是多麼鮮艷可愛呵）！不禁想到從前未放桑葚時的淡淡的顏色。這變化不僅給我們增加了好奇心，同時也還給我們帶來一種新奇的喜悅。我們是怎樣地垂涎着想嘗一點那杯中的液體。那香味，那顏色！牠們的引誘力太大了。這裏我屢次說到『我們』，是因爲那時候我和三哥確實同有着這樣的感覺。

這些事會長久地存留在我的心上，便是我以後長成了人的時候，我也不會把牠們忘記掉的。然而牠們究竟是過去的了，因爲如今已經到了秋天，立櫃裏的桑葚酒只剩了一瓶，而楊嫂也病倒在僕婢室的牀上了。

一天放學後，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了一

乎從沒有用同一形式寫上兩次的。並且他又是第一個用戲劇來描寫美國黑人問題的人。黑人中間的智識分子，現在已了解奧尼爾劇本中所描寫事物所給與白種人的影響，雖則黑人在最初，正如白人一樣，對於奧尼爾 All God's Chillum 一劇。表示反感。

黑人眼中，奧尼爾就是這樣一個人，奧尼爾又究否是如黑人口中所講的那樣一個人呢？（若）

詩人也睜眼觀察世界了

三十年代以後的法國思想，也許已有特殊的轉變。大戰的結果，使戰後的法國人，在心靈上失掉重心，對於以往習俗信仰規條，加以蔑視，經濟社會的不安定，道德的動搖，法國人因此一致的要求是在企圖創造一種新的文化而開始一種新生活。那時呈現他們面前的，既是一團糟混亂的狀態，外界的不安定，更引起心靈上的不安定，爲解除這種心靈上的痛苦，那時的一班法國作家，似乎都有避開現實的傾向。所以那時的在作家眼中的主要的問題，照 M. Cremieux 的意見，是着重在個人與宇宙的關係。到了現在因歐洲外界形勢的刺激，一班作家，覺得逃到象牙塔中去避免現實終於是不可能的，他們已不像柏拉圖那樣眼常望着天而如亞里斯多德那樣眼俯視着地了。所以法國現在作，家眼中的主要問題是着重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這種傾向，引起最近法國許多作家寫了好多政治論文，其中最著名的是詩人伐勒雷（Paul Valery）的對現實世界的觀察（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

●

下說：『我們去看楊嫂去』。我毫不遲疑地答應了。我們跑進三堂很快地就跑進了楊嫂的房間。

出乎意料之外地我們發見那黑暗房裏沒有一個別的人，沒有一點聲音。楊嫂靜悄悄地躺在一張矮矮的牀上，一幅薄被蓋着她的下半身，被上顯然地留着幾團深黃色的迹印。藍布帳子放下半幅，拖到了地上。離牀不遠有一個矮凳上面放了一碗濃黑的藥汁已經沒有了熱氣，碗邊有兩個蒼蠅在爬。

我們走近牀邊，不會聽見楊嫂的聲音。我們看見了她的臉，她的臉色白得和紙一樣。她斜臥着，飄蓬的亂髮堆在頭上，眼睛閉着，嘴唇邊有一圈黃色的痕迹，嘴微微張開在出氣，只有這張嘴表示她還活着。她的一隻手從被裏伸出來握着牀沿，但已經早不動了，那一隻又黃又瘦的手。

我開始疑惑起來。我不相信睡着的就是我們的楊嫂。我的孩子的心確實不能够懂得怎麼幾天的功夫就會把一個活潑的人改變到這樣子。在她的身上我找不出一點從前的活潑健壯的楊嫂的痕跡來。如果她眞是楊嫂的話，那麼我就會疑心從前的一切都不過是一些夢景。這一張瘦得連牙齒也包不了的嘴怎麼能够說出那許多動人的故事呢？這一隻瘦弱無力的手怎麼能够常常撫摩我們，打我們，給我們的雲片糕吃呢？

我正在這樣想着，三哥却發聲了。他喚道：『楊嫂，楊嫂』！一面去摩撫她的手。於是我的思想停止了。我只是聚精會神地望着她的臉。

漸漸地她的鼻裏發出一個聲音，她的那隻握着牀沿的手輕輕鬆開了。她把身子微微動了一下，嘴裏發出一個含糊的聲音。於是她的眼睛慢慢兒睜開了，接着又閉了，然後又睜開得更大一些。她的眼光落在我和三哥的臉上，她的嘴唇微微動着，似乎要笑的樣子。我知道她看見我們了，便跟着三哥喚了她一聲。

她笑了，雖然這微笑和她往常的微笑不同。她慢慢兒舉起手去撫摩三哥的頭，一面說：『你們來了，你們還記罣着我嗎？好幾天不看見你們了。不曉得你們房裏現在會亂成了什麼樣子！現在有誰在照料你們』？這聲音雖然還有點像她平時的聲音，但究竟差得多了。現在的是多麼微弱無力！倒有點像嘆息聲。

『我們房裏很整齊的，二姊在照料我們，她

伐勒雷這本書開頭卽對於歷史很嚴格的批評。他對於歷史詔示我們的事跡，很不信任。他告訴我們以往歷史的事實，爲使其前後有一貫起見，皆由歷史家私執己見，加以取捨在這樣情形之下，從倫理的眼光看來，也許他們的工作能成就其優美之點，不過所謂『歷史的眞實』，就自然不能達到了。這一點最壞的影響，是後人根據這種不眞實的歷史故實，以經營他的未來的計畫，往事既不眞實，復將其應用於未來，又怎得不謬誤百出呢？可是許多政治家他們不去仔細認清楚目前的事實，而專去推究他們所謂『與過去並行的事實』，執迷不悟，眞爲可哂。法國的魯意十六之上斷頭台，照他的意見，並不是出於絕對的必需，而是由於英國有查理第一的先例的原故。拿破崙之失敗，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爲他熟讀羅馬史的原故，拿翁是開撒的崇拜者，他覺得他應當跟從羅馬的先例，使他做成法國的帝王。

伐勒雷的蔑視歷史，這種見解，當然是很偏執，但他的文字寫得很美麗，我們知道伐勒雷不但是法國第一流的詩人，並且也是法國第一等的散文作家，他那精密的思想，用那極瑋奇綺麗的文字表現出來，確使讀者心中感受着不可磨滅的印象。（若）

陪伴我們睡覺，媽媽也來照料我們」。三哥接着回答說。

「好，我現在放心了。你們不曉得我是多麼記罣你們呵！我常常想你們離了我，不曉得會成了什麼樣子」。她又微微笑了。「立櫃裏的雲片糕恐怕已經沒有了，你們去告訴媽媽，叫她給你們買罷」。

一種異樣的感覺突然佔有了我。我愛憐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雖然這隻手是冷冰冰的，我還是緊緊把牠握在手裏。這情形好像我抓住一個親人的手不讓她離開我似的。

她把她的溫和的眼光移到我一個人的臉上。她帶笑地看着我，半晌才說了一句話：「四少爺你近來讀書還是一樣頑皮嗎」？我想說話，但一時却說不出來。她又說：「你們很好，你們還記罣着我。我的病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的」。

她忽然把眼光向外面一轉。她好像瞥見了那矮凳上的藥碗，便把眉頭一皺，但過後又笑了，說：「你們看，我的記性這樣壞！這碗藥恐怕已經早冷了。我却忘記喝牠」。說着便要撑起身子來端那藥碗。

三哥止住了她，一面說：「楊嫂，你不要起來，我來端給你」。他便去把藥碗捧在手裏。「冷了，你不要喝罷。我叫人拿去熱熱」。他說着便往外面走去。

「冷了，不要緊，喝下去是一樣的。你快不要去驚動別人。她們又會怪我花樣多」。她費力撑起身子，掙紅了臉，急急對三哥說，一面招手喚他回來。看這樣子我漸漸認出我們往日的楊嫂了。我又看見了那一對美麗的大眼睛。

三哥便把藥碗捧了回來，一路上潑出了一些藥汁。他捧到牀前，楊嫂急急地把藥碗奪過去。她把臉俯在藥碗上，大口喝着藥汁。我們聽着大的響聲，我們彷彿看見藥汁怎樣通過她的喉管，流進她的肚裏去。

她很快地喝完了藥汁，才抬起頭來。臉上還帶紅色，嘴邊留了些藥渣。她把碗遞給三哥，於是用手在嘴上一抹，頹然地倒下去，長嘆了一聲，好像氣力已經用盡了。

她閉上了眼睛，不再睜開看我們一眼。她的鼻裏發出低微的吼聲。她的露在被外的胸膛起伏着。她的臉漸漸地褪了顏色。頰上還留着一些藥渣。我在想幸好這房裏沒有一面鏡子，她不會看見自己的面孔。

我們立了許久，不曾看見她動一下。我覺得我們又把從前的楊嫂失掉了。不僅這個思想使我害怕，而且屋裏的一切這時候都顯得陰森可怕起來。楊嫂的臉在我的眼前漸漸起了變化，我看見了一個妖精的臉，散亂的長頭髮，蒼白的瘦臉，高的顴骨，血紅的大眼……，這就是楊嫂說的故事中的妖精的臉。

「走罷！」我恐怖地拉着三哥的衣襟說，我們很快地走了出去，好像逃出一個魔窟。

從這一天起我們就不再說起去看楊嫂的話了。自然我還很想念她。不過我想念的是那活潑健壯的楊嫂，不是那面孔變成了妖精似的楊嫂。雖然有些人告訴我現在睡在那黑暗房間的楊嫂就是從前睡在我們的房間裏的楊嫂，但我總不能夠忘記那妖精的面孔。一想

到那妖精的面孔我就不敢再到那黑暗的房間去了。我常常對自己說：『楊嫂是到別的地方去了，她回到她的家裏去了。她不在這衖門裏。她會回來的。她不久就會回來的。』

三哥却和我想得不同。他說：『楊嫂在這衖門裏。她病了，她不久就會好的。她不會回家，她已經沒有家。』三哥究竟比我年長，他知道得更多一點。楊嫂沒有家的話，我以前並不知道，而且一個人會沒有家，這情形我當時實在不能夠了解。

然而不管這些，楊嫂却沒有回到我們的房間裏來。我只聽別人說到她的病。但我也沒有聽淸楚她患的是什麽病。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楊嫂老是在患病。我們走過三堂後面的天井時，常常聽見她的呻吟聲。

『那呻吟的就是我們的楊嫂罷！』我不能不常常這樣想，可是我自己總是辨駁道：『一定是妖精，楊嫂不會這樣呻吟的。』因爲這時候呻吟聲裏已經含着怪叫，不復是普通患病者的呻吟了。

一個多月過去了，情形不曾好一點。我們的楊嫂不曾回來，而黑暗房間裏的病人却開始發出撕裂人心的怪叫了。我便斷定那不是病人，那一定是妖精。妖精不僅在怪叫，有時還在說話。其中我分辨得出的是：『我的毛兒呀！』『還我的毛兒來！他沒有死！』我只道毛兒是她的兒子，她常常拿我們來比她的毛兒。她也說過『毛兒若在，今年會有八歲的』話。

不管我怎樣斷定那病人是妖精，人們却依舊稱她做楊嫂。人一提到她，就馬上做出恐怖的嚴肅的面孔。我幾次聽見母親嘆息說：『眞是天沒有眼睛：像楊嫂這樣的好怎麽生這樣的病！』但我依舊不知道她患的是什麽病。母親還囑咐我不要到楊嫂的窗下去偷看，因爲這些時候娘姨和僕人們除了不得已外都不敢進楊嫂的房間，却常常躱在窗下，從窗紙縫裏偷看。母親怕我也參加在那裏面。其實我是不敢去她的房間偷看的，雖然有時候我也和三哥一道走過三堂後面的天井，到四堂後面的草堆上去玩。

『楊嫂的病不會好了。她死後我們給她買一付好一點的棺材罷。她服侍我們這幾年。她待三兒，四兒那樣好，就和自己親生的差不多！』母親有一次含淚地對父親說。這幾句話居然把我引哭了。我第一次懂得死的意思了。

然而又過了十多天，楊嫂還沒有死。她還在那黑暗的房間裏大聲說話，或者笑或者怪叫。她的話更多了。她不僅說到她的毛兒，她還說到什麽『妖精』『神仙』和『玉皇大帝』但她並不是在講故事。

『三少爺，四少爺，你們快去看，楊媽在吃蝨子呢！』一天午後我和三哥放學出來遇見香兒，她露出驚奇的笑容對我們這樣說。

『我看見她解開衣服捉蝨子，捉到一個就丟進嘴裏去，很命地咬一口，怦的一聲，就把蝨子咬破了。她又接連地捉了幾個放進嘴裏去，她一面吃，一面笑。她還脫了裹脚布放在嘴裏亂嚼。』香兒說着又在模倣楊嫂的那些樣子。

『我不要看，我有事。』我說了就往母親的房裏跑。我不說一句話就把頭放在母親的懷

裏哭起來。我的頭腦裏只有裹脚布和瓜子。我們的那個愛淸潔的楊嫂在吃瓜子，嚼裹脚布，我不敢想像，我也不敢說出來。母親費了許多功夫來安慰我。

「從此楊嫂每天就在吃瓜子，嚼裹脚布。自然她還在怪叫，還在罵人。起初有些人對於她吃瓜子嚼裹脚布的事感到興趣，但不幾天誰一聽見這事就馬上皺着眉頭，或者掉頭走開了。她的窗下如今也沒有人站在那裏偸看了。

這時候誰也知道醫藥沒有用了，不必等那個並不高明的醫生說『另請高明』的話。在這廣元縣裏，在這個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當飯吃的廣元縣裏本來就沒有高明的醫生。

「天呀！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她早點死呵！免得她受這活罪。」大家都是這樣說。一個堂勇後來提議拿毒藥給她服。但是誰都不敢贊同他的話，雖然誰都希望她早一點死。

醫生終於不來了。楊嫂繼續吃瓜子，嚼裹脚布，怪叫，罵人。在這衙門裏任何兩個人一見面，就會問道：『她還沒有死嗎？』一旦聽到『她沒有死』的答語，誰的臉色都會馬上沈下來，好像聽見了一個不祥的消息。

許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個人的死，這個人不是他們所畏的人，却是他們所愛的人。這情形，做小孩子的我自然不能够了解，而且我恐怕將來我活到四五十歲的時候也終於不能够了解的罷。

然而衆人的希望終於實現了。在一個冬天的傍午我們正在吃中飯，一個娘姨氣咻咻地跑來說：『楊媽死了。』她的樣子很高興，像是報告一個好消息。

『謝天謝地！』母親放下筷子說。全桌子的人都噓了一口長氣，好像長時期的憂慮被一陣風吹散了。誰也不覺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然而我們大家都把筷子放了下來，誰也無心再吃飯了。我最先注意到母親眼裏的淚珠。

* * * *

後來母親偶爾和我們談起楊嫂的生平。她有一個名叫毛兒的兒子，是一個遺腹子，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死了兩個多月。她在丈夫死後無法維持生活，所以生了毛兒以後不幾天就出來到城裏公館裏去做奶媽，把自己的兒子託給鄉裏人家去養，每月貼人家一些錢。她雖然出了錢，可是她的毛兒也並不曾得着好的照應。所以毛兒剛滿了三歲，不知道怎樣在一個早晨就跌在小河裏淹死了。她自己連這孩子的屍首也沒有看見。她後來就到我們家裏來做娘姨。一共在這裏做了四年。她臨死時年紀還不滿三十。

這就是我所能够知道的關於楊嫂的一點消息了。

因爲有些自作聰明的人把我的激流誤解爲自傳性質的小說，所以我纔下了寫我的自傳的決心。我將以這樣的體裁開始寫作。從這裏讀者可以知道我不是在敍述自己的得意或失意的事；也不是在誇耀自己怎樣用功，怎樣抄書，怎樣出了幾本書，怎樣騙了一些錢；更不是在敍述自己怎樣行，或者怎樣不行。那些自有名流文豪之類來告訴你們。我所寫的乃是在我的過去二十幾年生涯中我所見到過的一些被踐踏被侮辱的人的眞實故事。他們是娘姨，轎夫，戲子，僕人，乞丐等等不齒於「高等華人」的人。他們住在陽光不常照耀的地方，所以生於無名中，也死於無名中。我現在想拿這管無力的筆帶一點陽光照耀在他們的墳墓上。他們是我的自傳中的主角。如果我有更多的精力，我也許還要加上一兩個踐踏人，侮辱人的人的故事。至於我這個出身資產階級（不是買辦階級）的文人的故事，呸！那是値不得花費排字工人的時間。

自傳內每章自成一段落。隨寫隨發表，發表的地方不一定在本誌，也不定在一個連續的時間。（十一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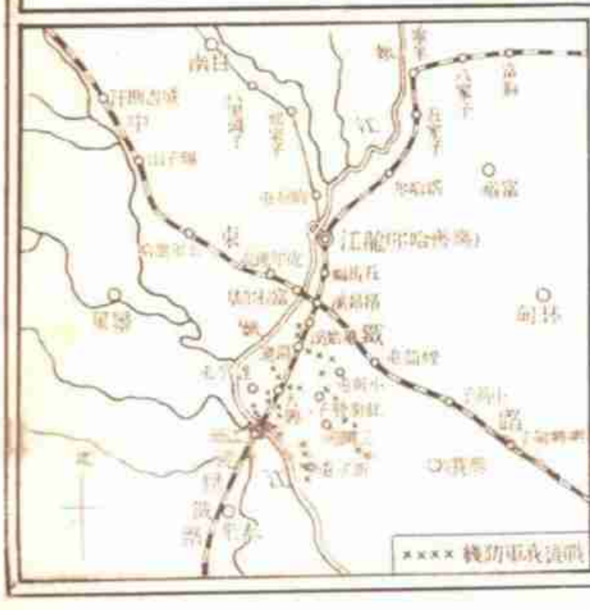
東方画報

第二十九卷第一號



馬占山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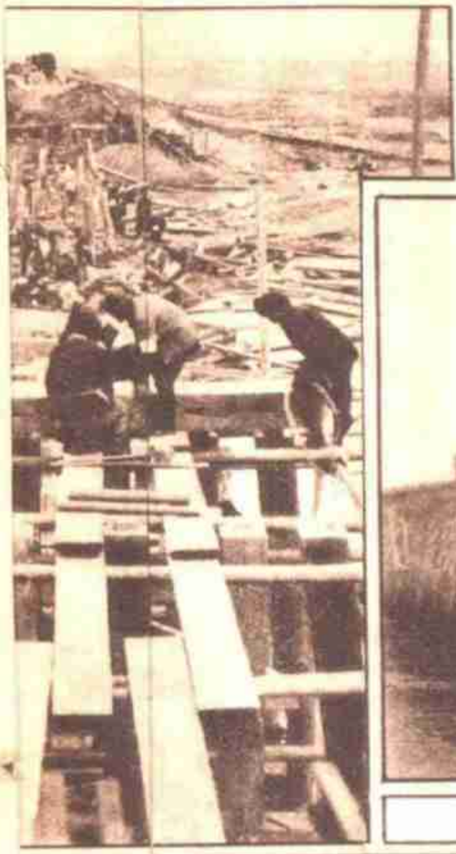
戰事形勢地圖



戰事開端之嫩江鐵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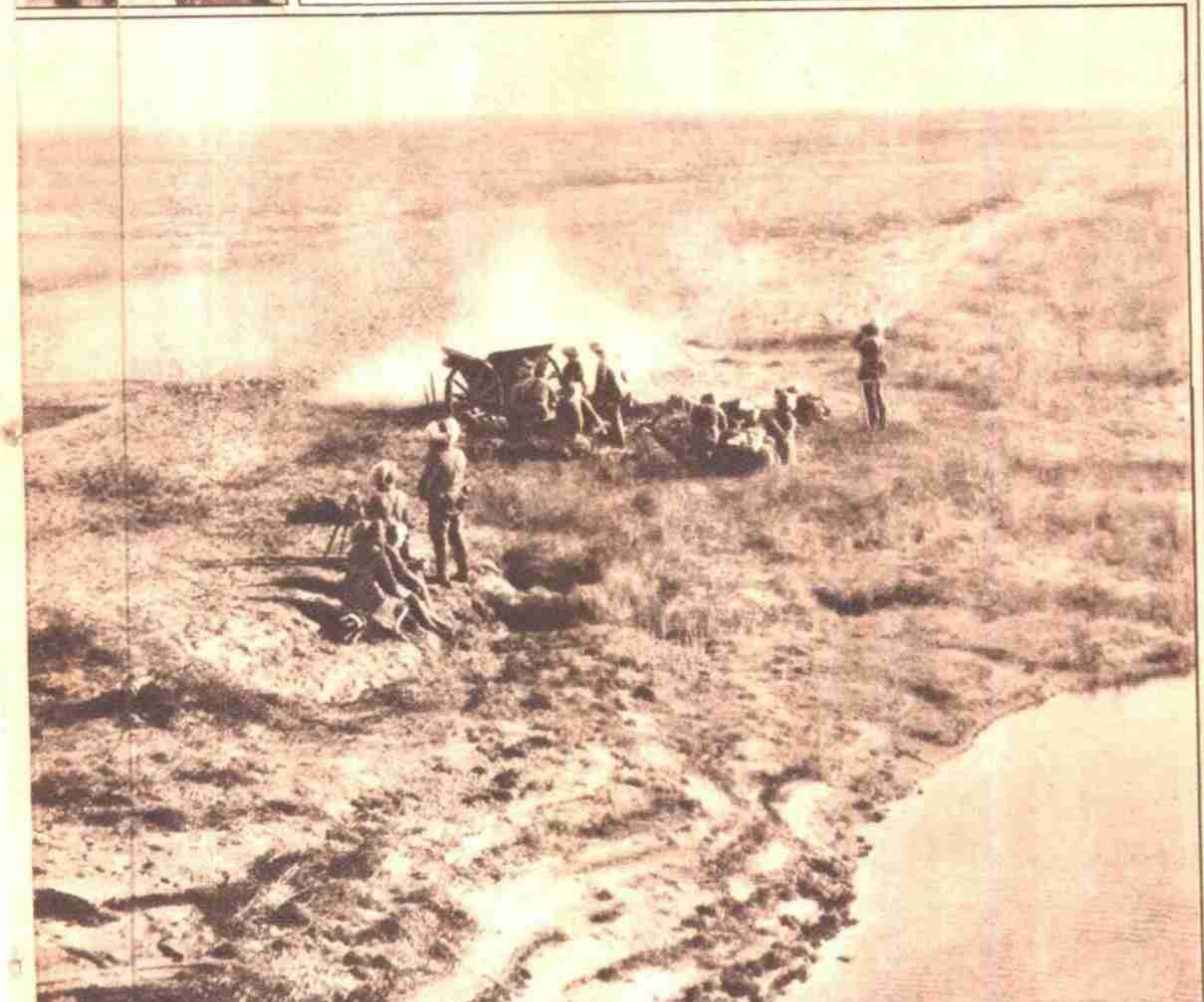


黑龍江戰事





(上)日軍渡嫩江鐵橋





→日軍在第四第五兩鐵橋間之鐵路土堤上擱壕射擊。



←日軍修理嫩江第二鐵橋。



日軍步哨前方高地
卽爲大興車站附近之丘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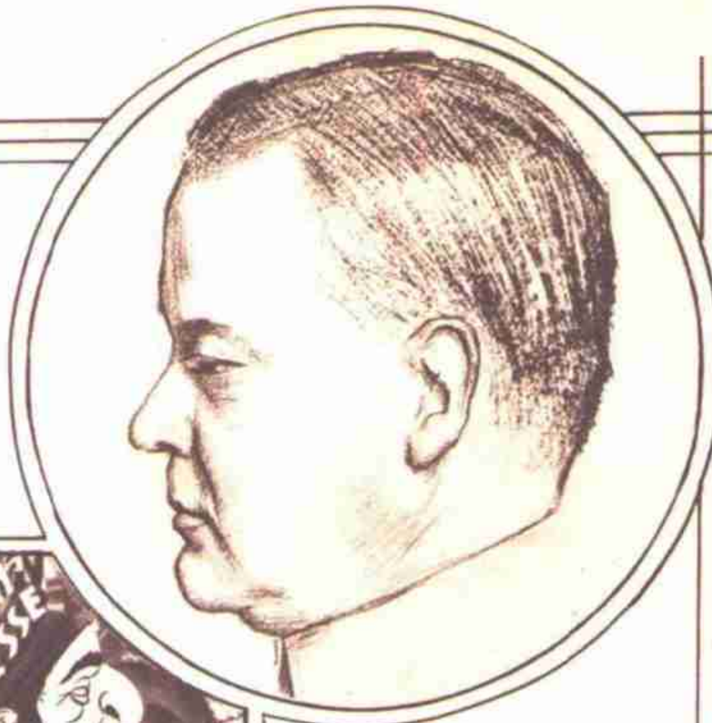
→日軍砲兵隊之進攻





日軍砲兵實測砲彈射程

一九三二年之國際



美國荷佛總統明年任滿本年舉行總統改選,共和黨與民主黨將竭力競爭。上為荷佛總統描像。法國國會於本年五月任滿,將舉行改選,屆時各黨將有一次大決戰。下為法國衆議院會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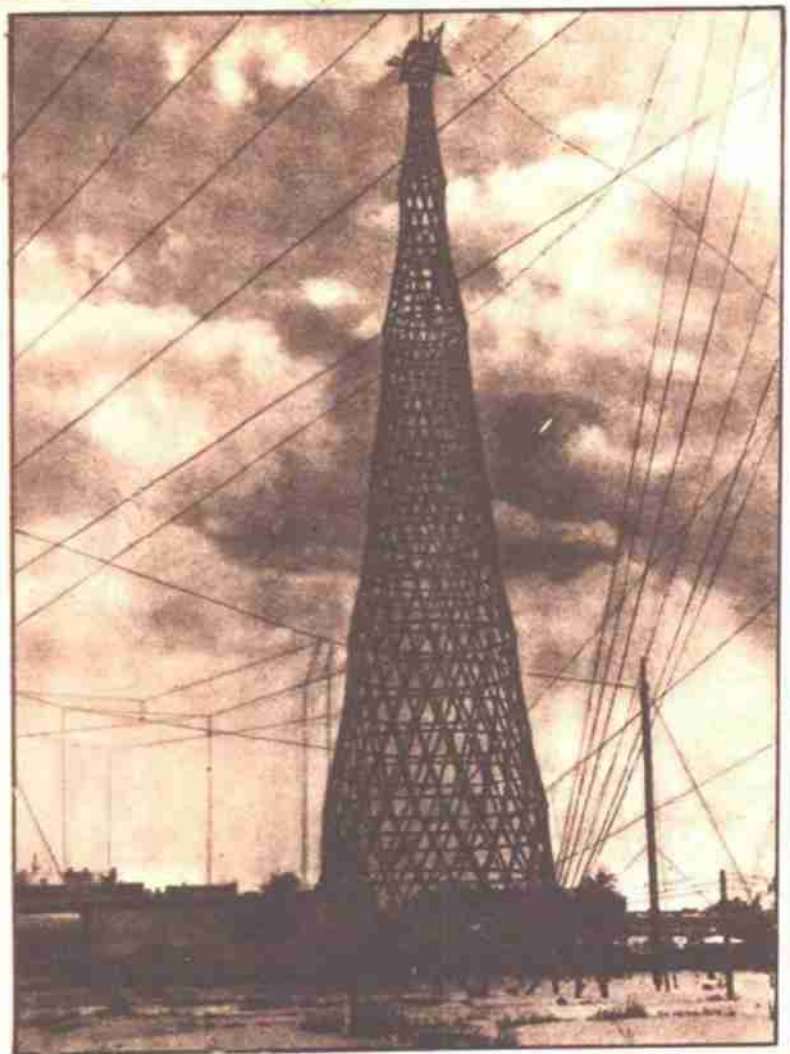


凡爾賽和約久為德奧所不滿,近年修約運動已高唱一時,凡爾賽條約的基礎是否動搖,將於本年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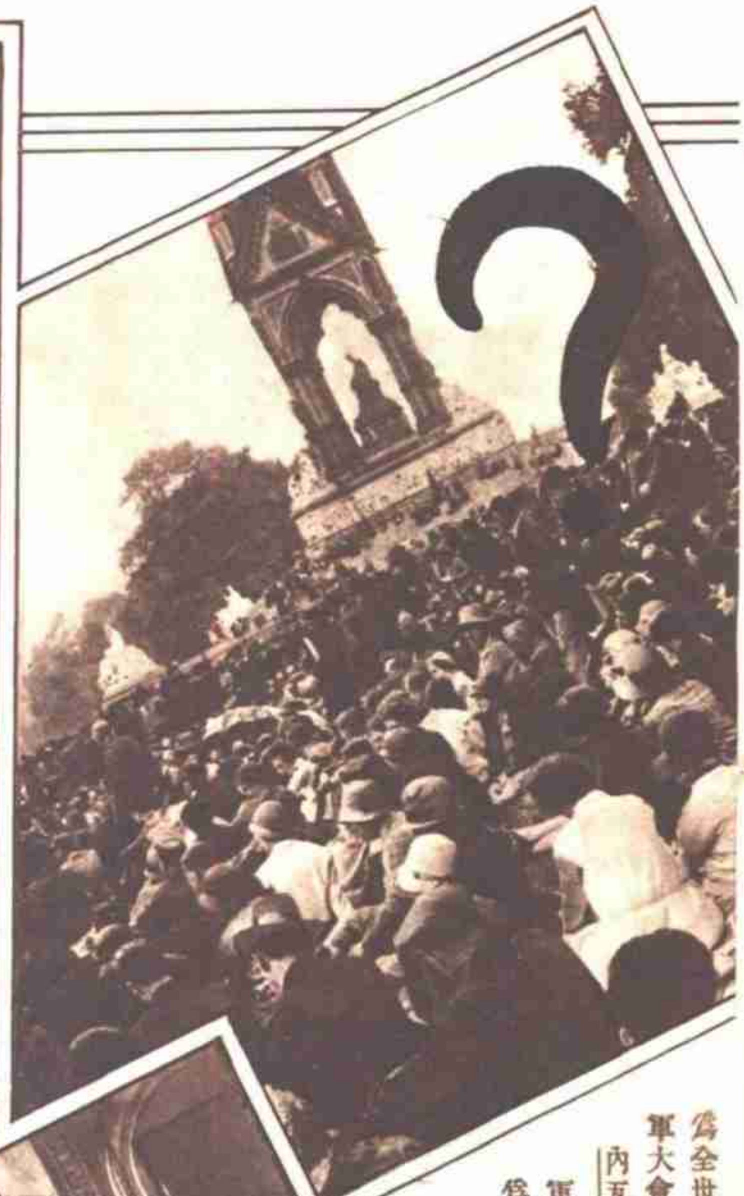




普遍世界之經濟恐慌,歷時已二年餘,本年將為繼續不景氣之年乎?抑為回復繁榮之年乎?實為最可注目之問題。左為德國經濟恐慌,銀行門前換兌情形。



俄國五年計劃有四年成功之口號。本年已屆四年，成效如何，爲全世界所注目。上爲俄國宣傳用之無線電台。



爲全世界所企盼之國際裁軍大會預定本年二月在日內瓦開會，就目前情勢，裁軍前途殊凶多吉少，此爲倫敦海德公園中羣衆示威要求裁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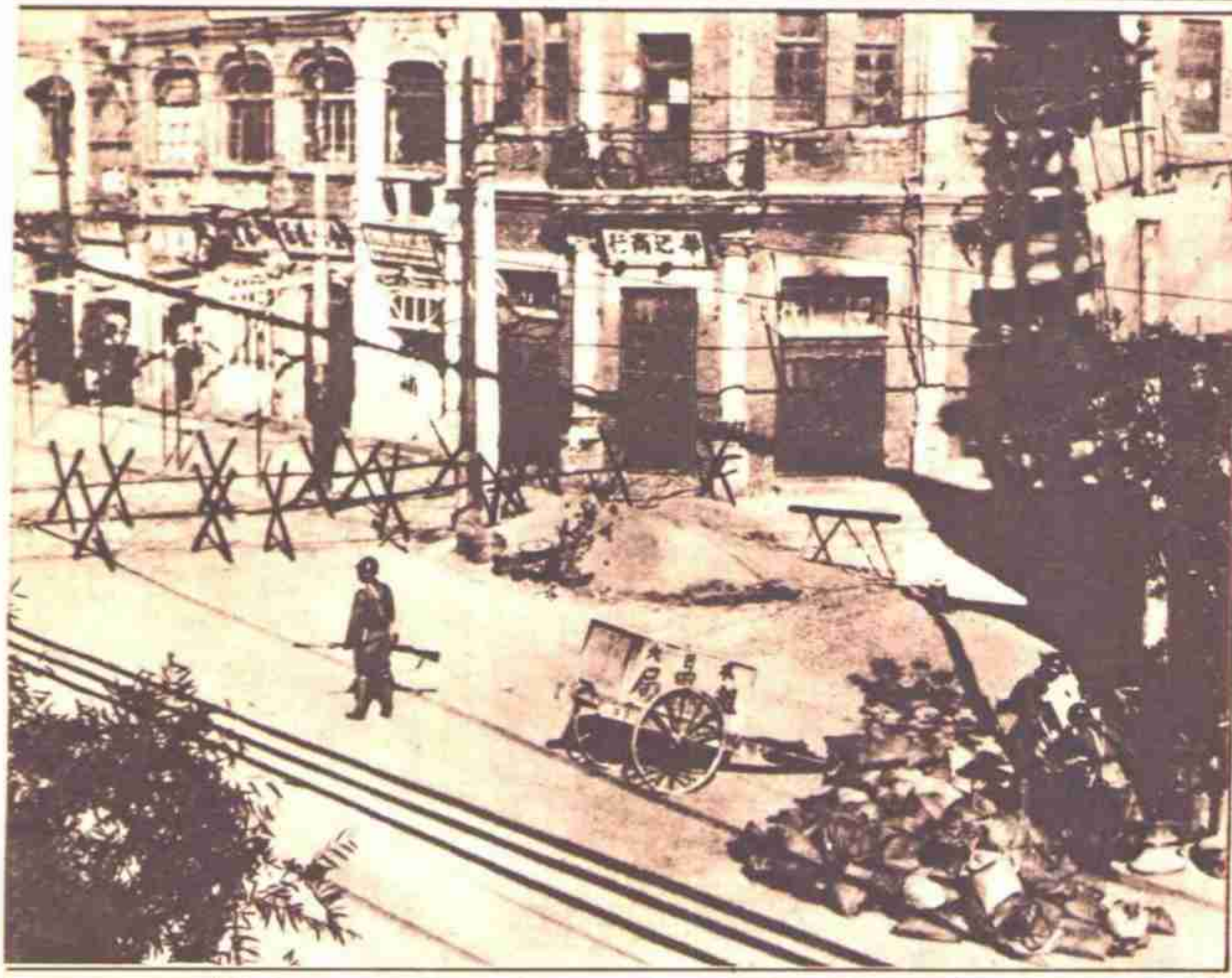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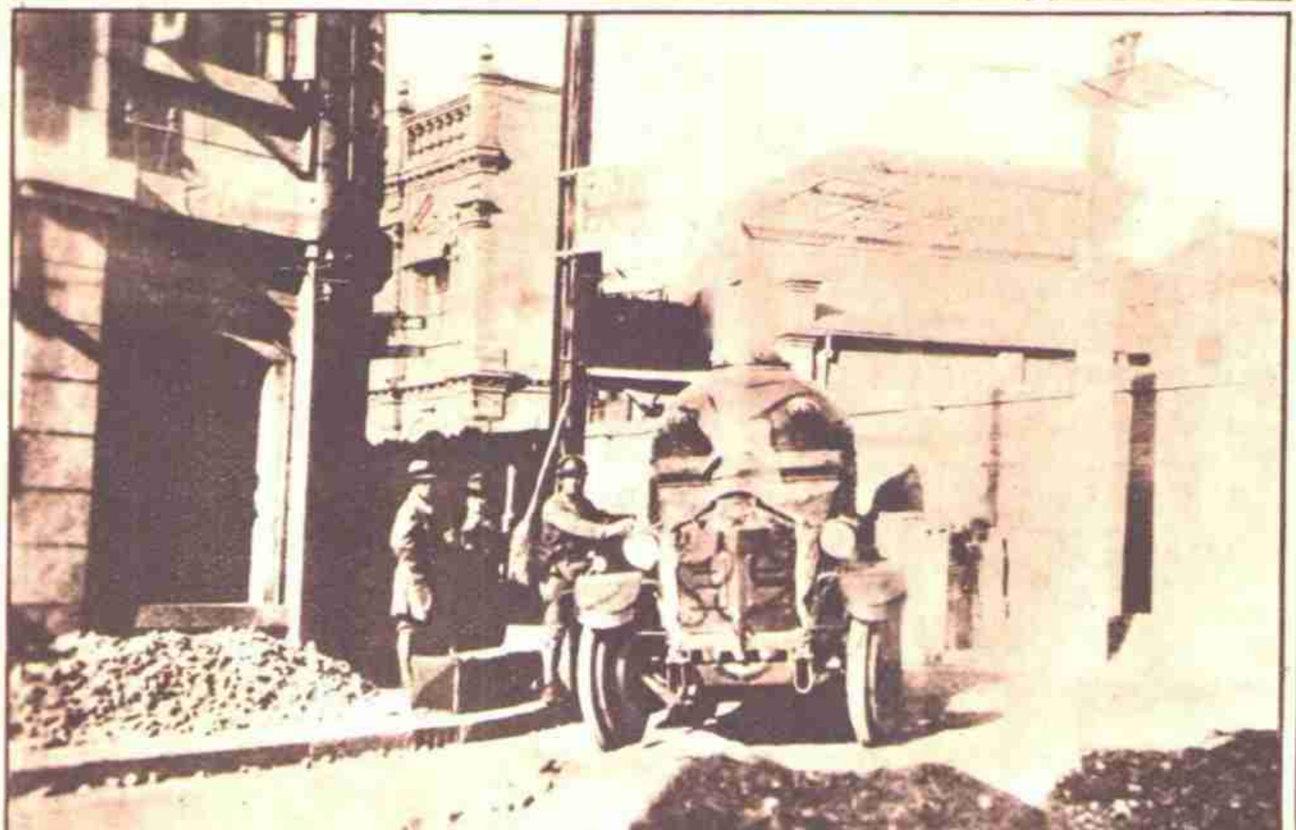
去年英國總選舉以後政局大變，本年將見英國內政外交步步右傾。右爲選舉檢驗票櫃時情形

日本擾亂天津事件

天津於去年十一月八日，突有便衣隊之亂。該便衣隊係由日租界集合衝出，所用武器亦由日軍借給。幸公安局警士極力剿勦，始將便衣隊擊退。拘獲多人，均有徽章，所用手溜彈註有大正年號。故此事件可斷爲日人所指使。其後日軍一面炮擊華界，爲便



（上）天津日租界旭街日軍之警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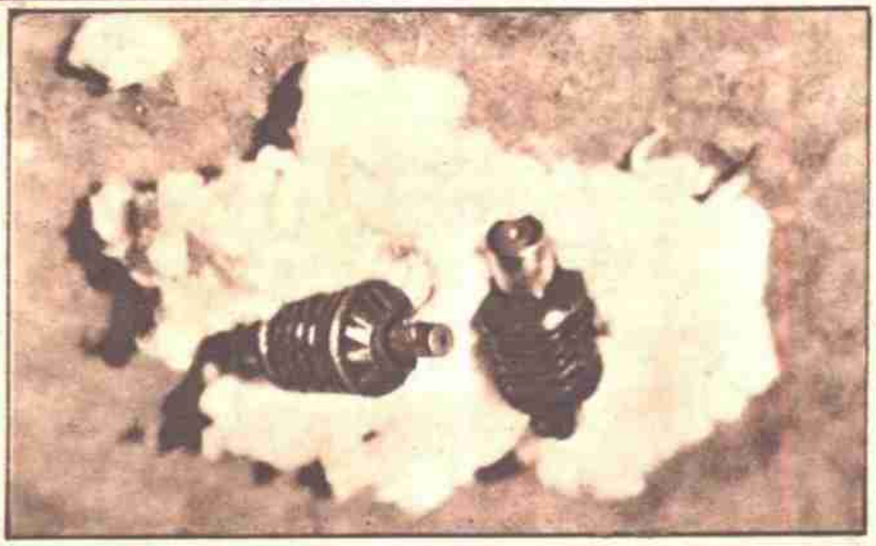
（右）中日交界處日軍鐵甲車之防備。

衣隊助勢一面防守租界、極爲嚴重，如臨大敵。





（上）天津南開中學附近保安隊之防守。



（右）便衣隊所用之手溜彈，有『大正十五年製』之字樣

（下）被拿獲之便衣隊均有白底藍邊之徽章。





（上）便衣隊輸運武器之北洋汽車，車前槍械即便衣隊所遺留者。

外交壇坫上之人物



中央爲對日問題，集中全國外交人才，組織特別外交委員會。自左至右前列：朱兆莘，顏惠慶，戴季陶，蔣介石，于右任，丁維汾，孔祥熙，顧維鈞，劉哲。後列：狄膺，朱培德，程天放，熊式輝，邵元沖，陳布雷，李錦綸，羅文幹，謝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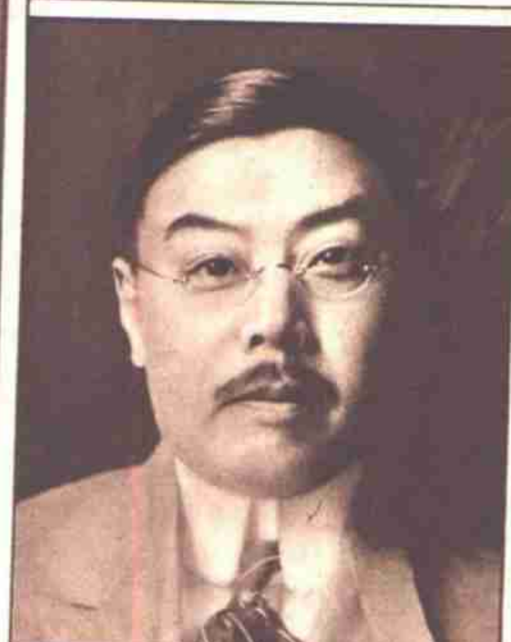


署理外交部長顧維鈞





（上）最近出席國聯理事會之美國代表道斯。（左）第一次出席國聯理事會之美國代表吉爾伯脫。



駐美公使顏惠慶

世界之黃金





（上）土人尋掘黃金

（左）獲得黃金而笑



檢驗成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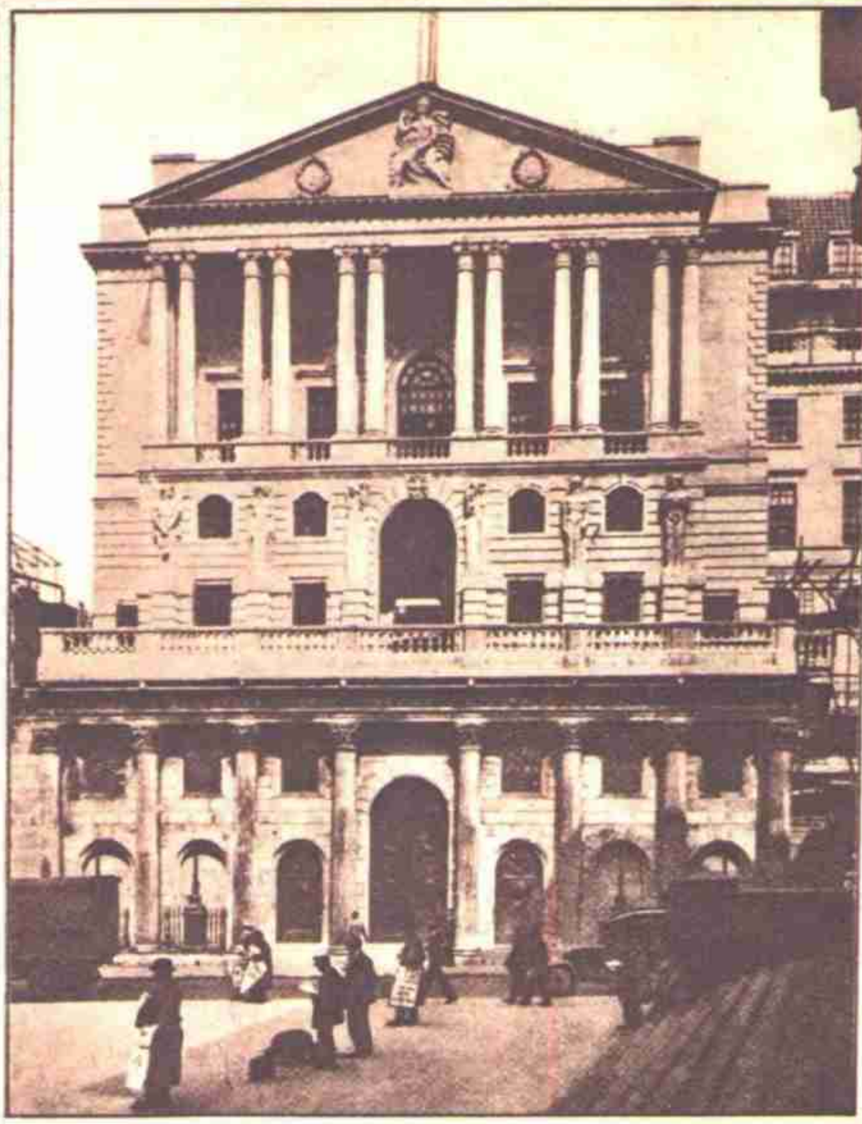
冶鑄金條

自近年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恐慌信用動搖。黃金之分配遂成爲目前經濟問題之焦點。經濟學家甚至有以現世界政治擾亂產業不景氣,歸咎於黃金分配之不均者。近來世界黃金之四分之三,集中於美法,美法患金之充血症,而其餘各(接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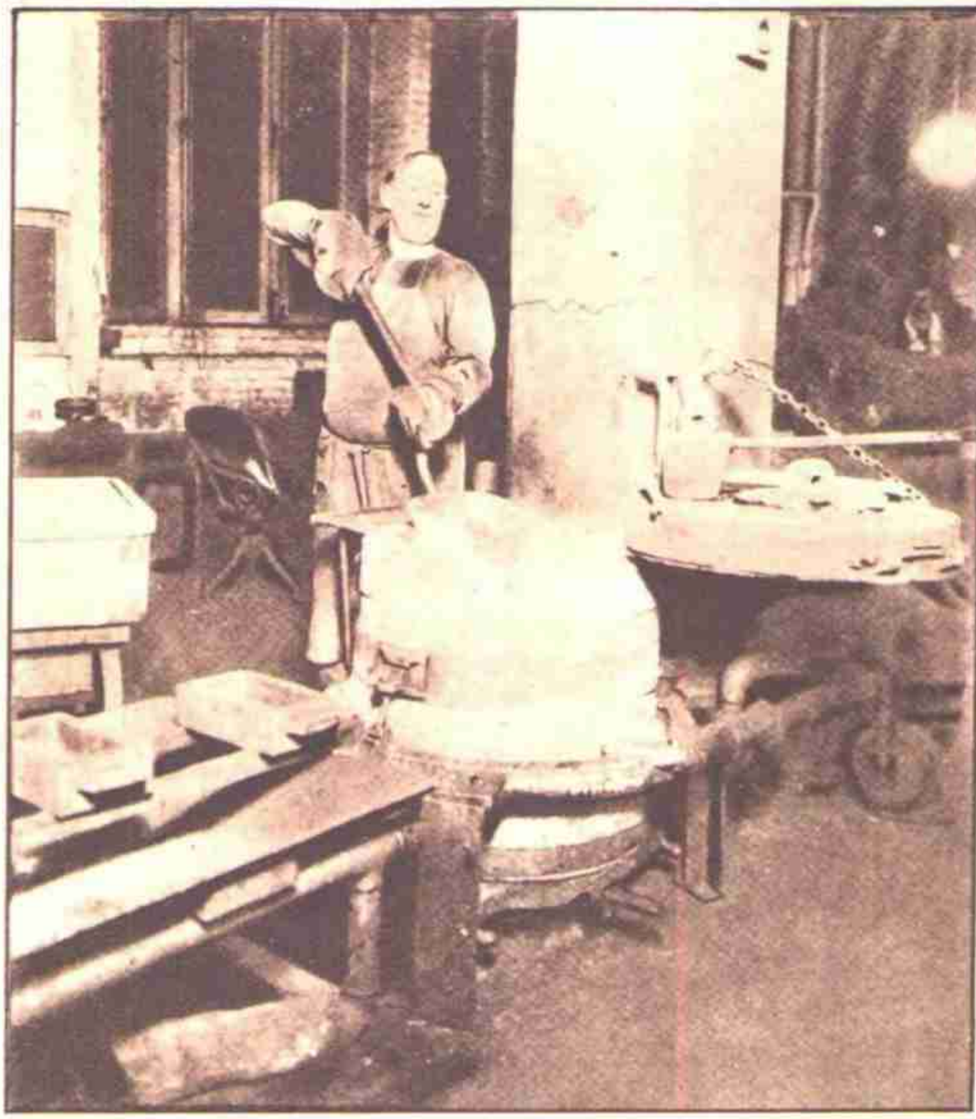
（接上頁）國則均患貧血。現金缺乏之結果，則一般物價低落，因此增加世界經濟恐慌之程度。去年英國及其他各國至被迫不得不停止金本位。英國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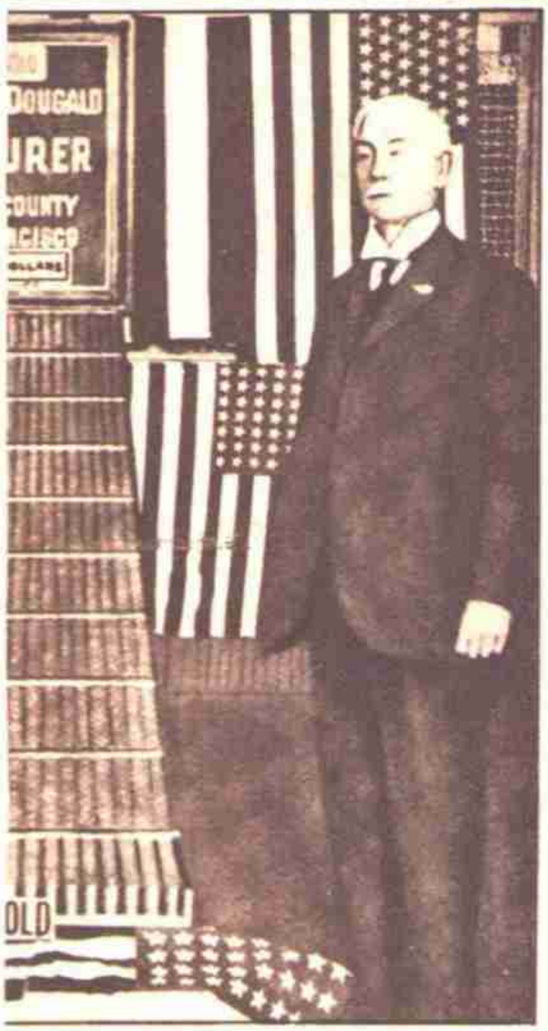






（右）英國英蘭銀行目下存金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上）英國銀行所存之金條含純金成數爲百分之九一・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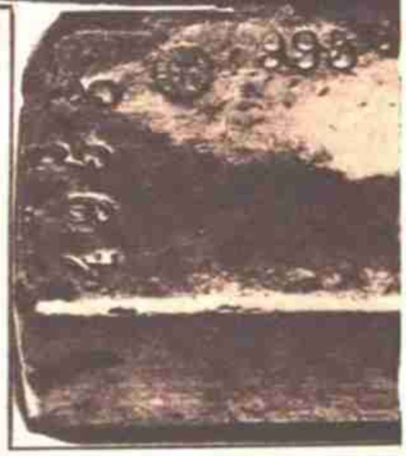




（右）美國金爐鎔英國金塊，美法二國存金現達全世界金量四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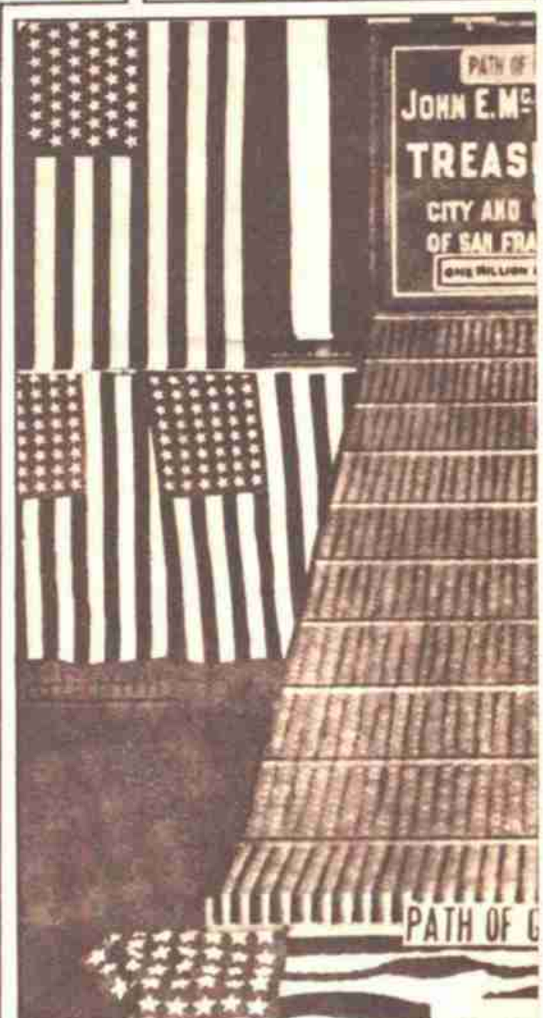
止金本位美法亦受重大影響。最近法總理賴伐爾卽因此赴美。至我國則因金貴銀賤，受害尤甚。竊緜皆由黃金而生。其魔力可謂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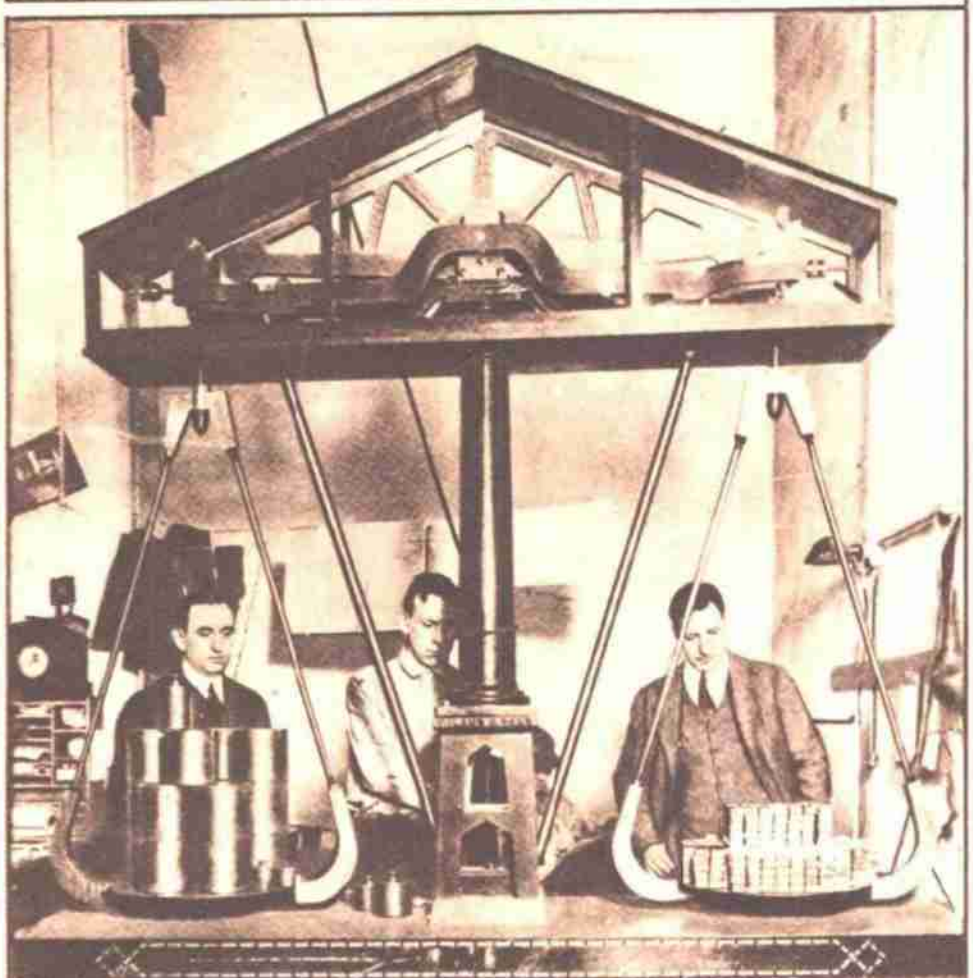


(右)法蘭西銀行金條含純金成數百分之九九・五。(左)美國以飛機運金輸往他國，圖爲搬運人將金塊擡上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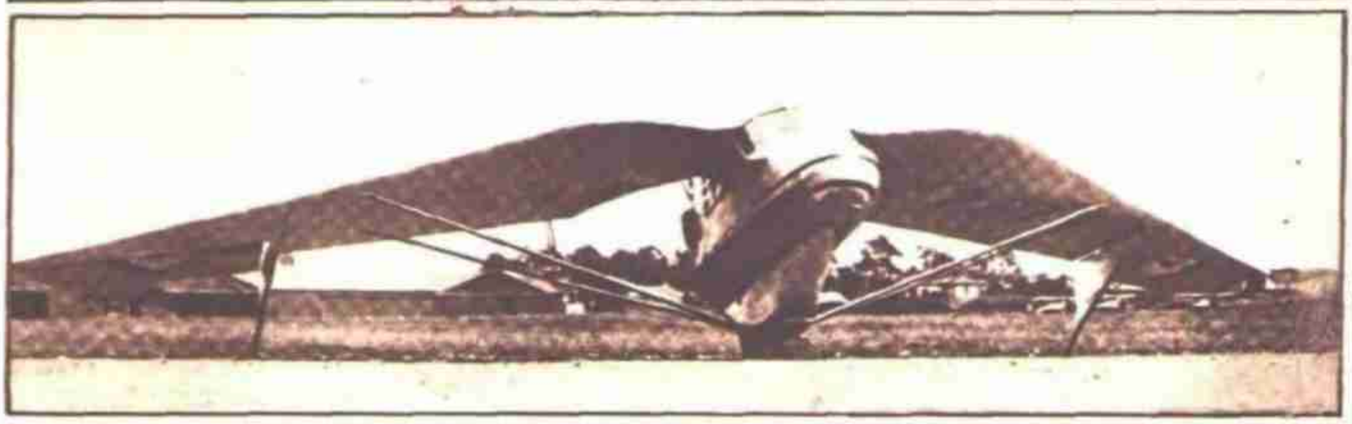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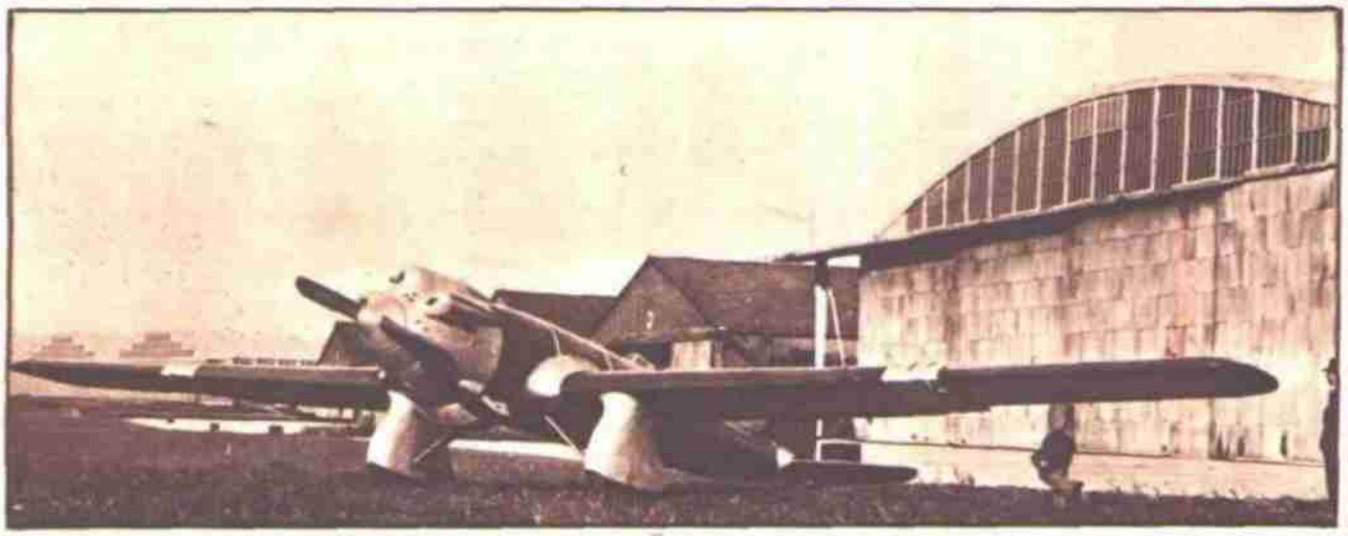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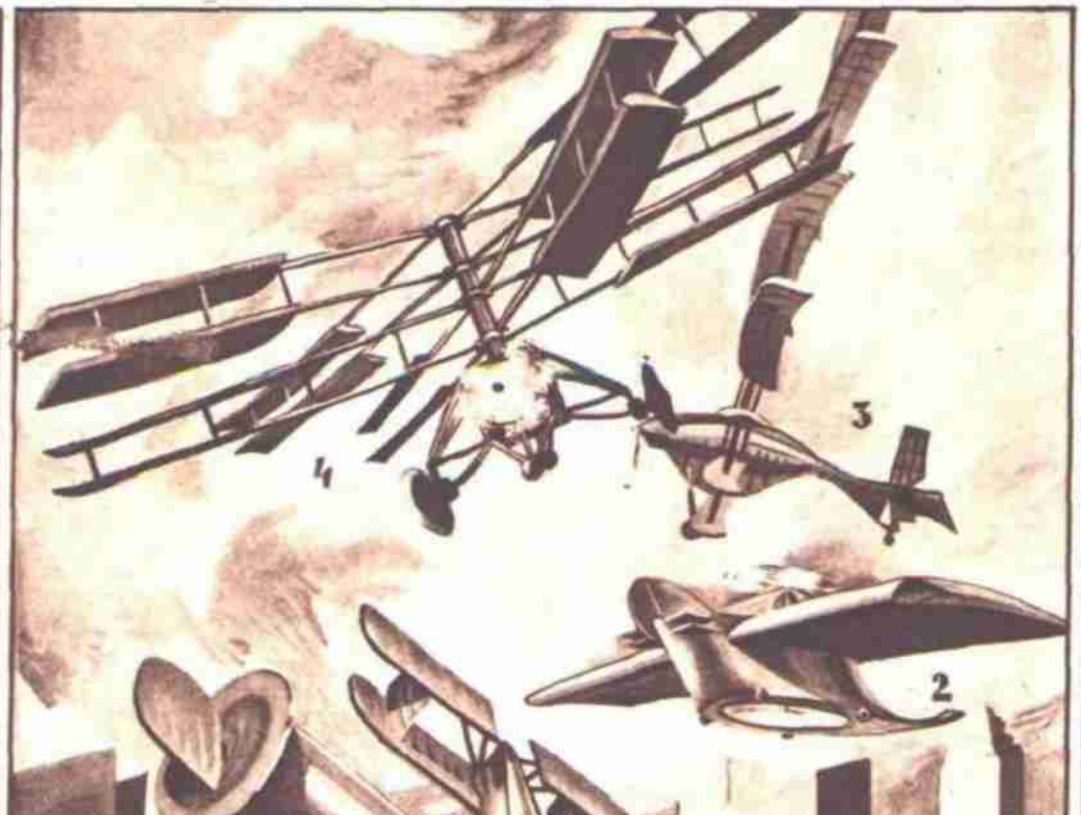
(上)美國舊金山金洋堆積如山。重量可逹二噸。(左)紐約金號以天平稱金。



飛機之現在與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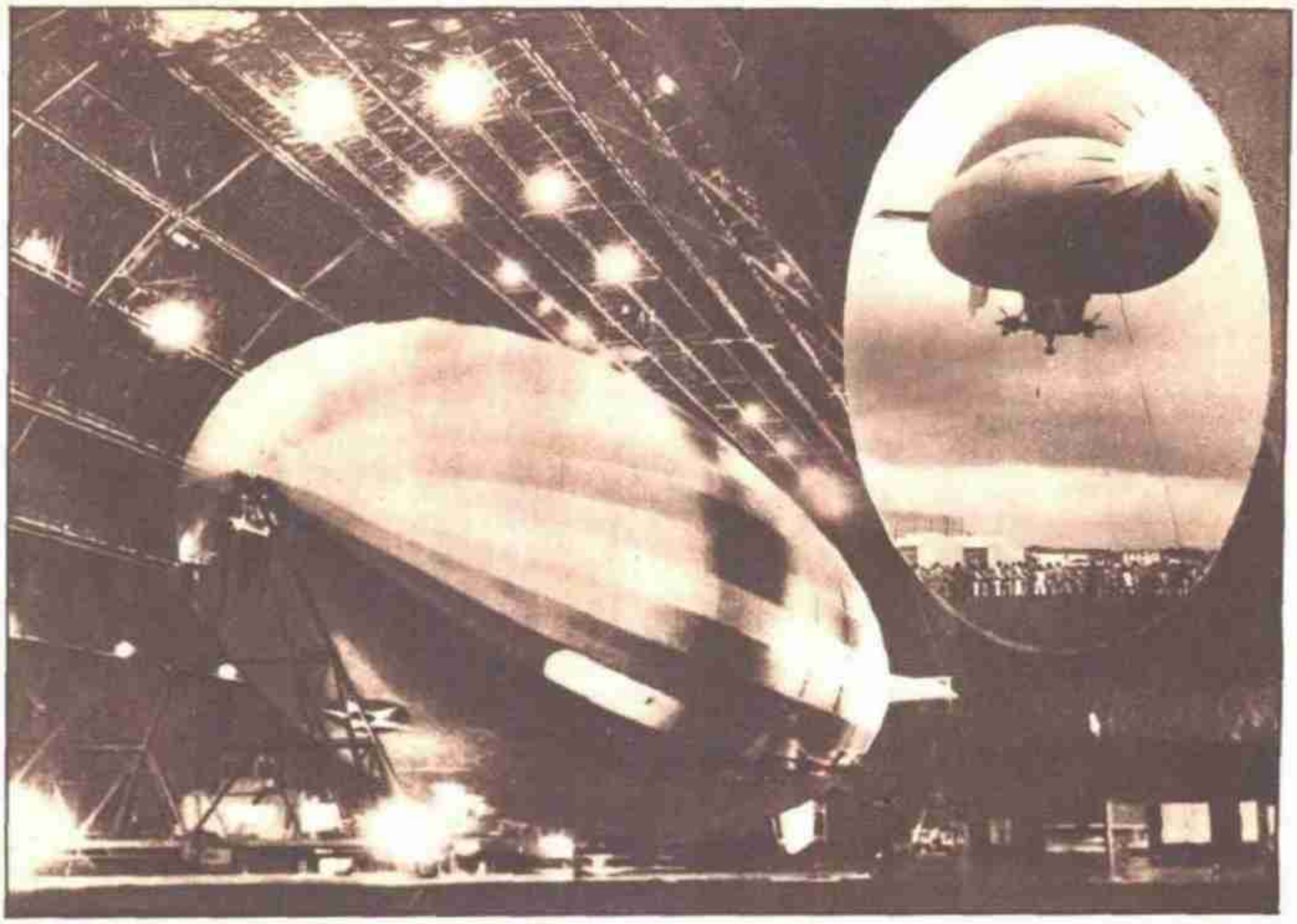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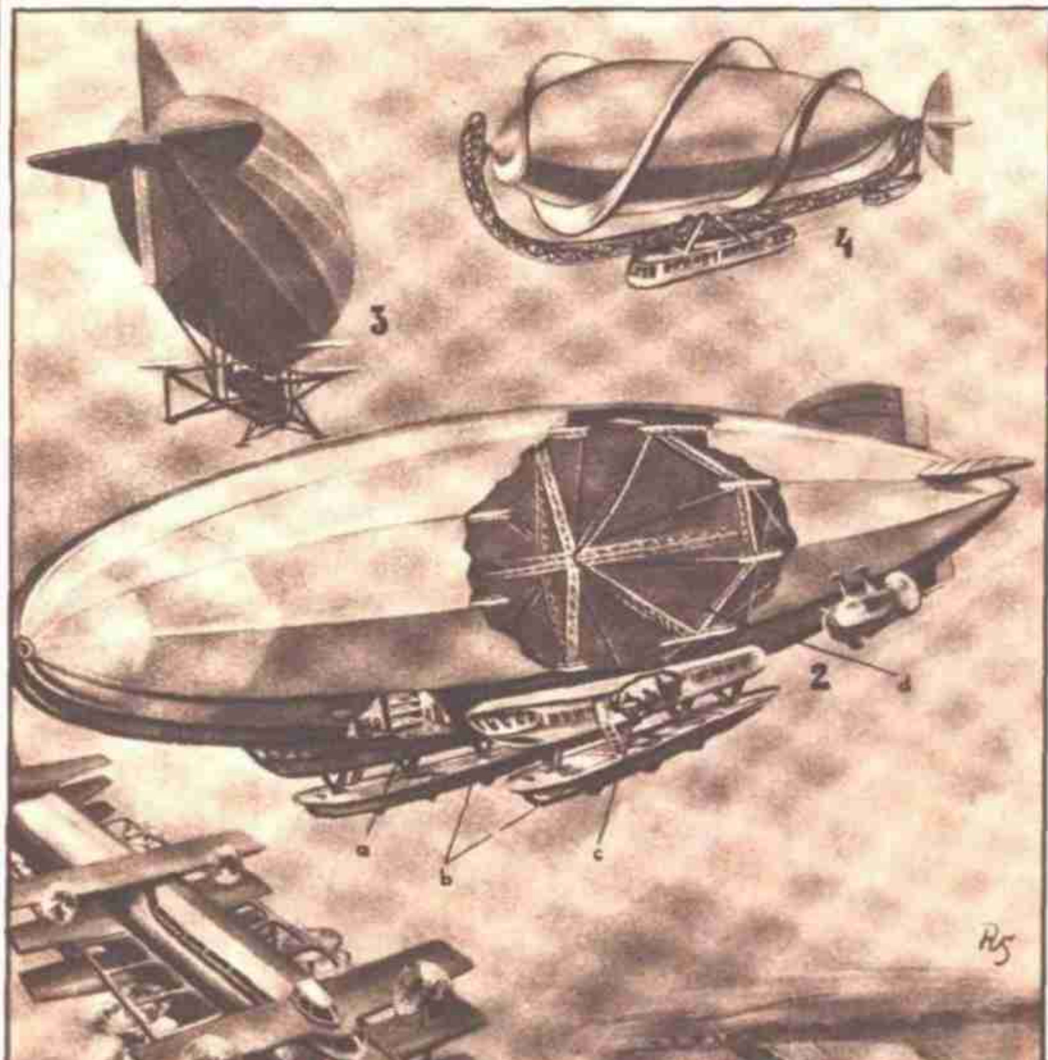




近年來航空事業發展之速，殊足驚人。巨大之飛機飛艇相繼出世，樣式之新奇，能力之增加，亦與日俱進，而世界科學家猶在努力研究，未嘗稍懈。故預料將來之航空界，新奇事物必將層出不窮。左頁上圖為英國新式之無尾飛機，翼如蝙蝠，頭如鯊魚。中圖為二翼可以伸縮之飛機，為俄國所造。下圖為想像中之將來飛機樣式。1.以圓筒之旋轉代替飛機之二翼。2.新樣式之垂直上升飛機。3.七翼飛機，能於短距離內上升或降陸。4.新式複翼飛機。

飛艇之現在與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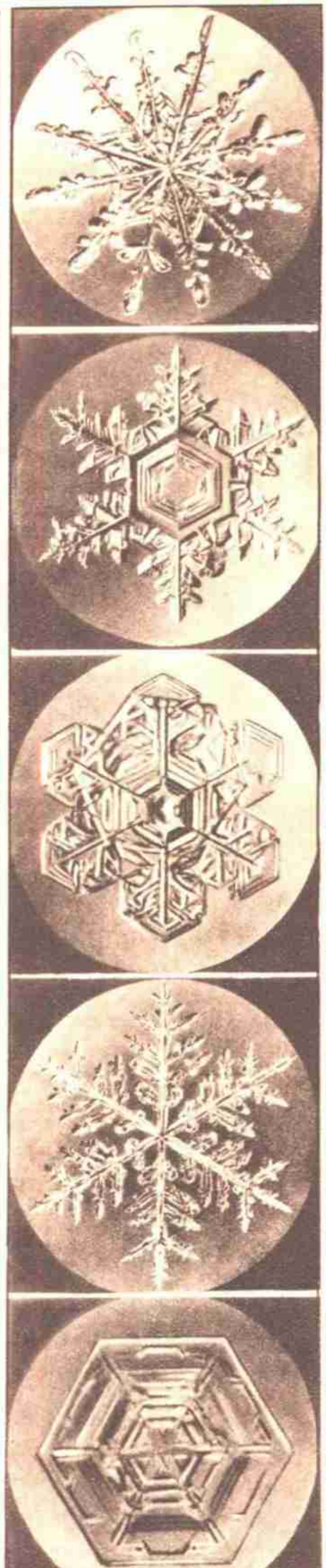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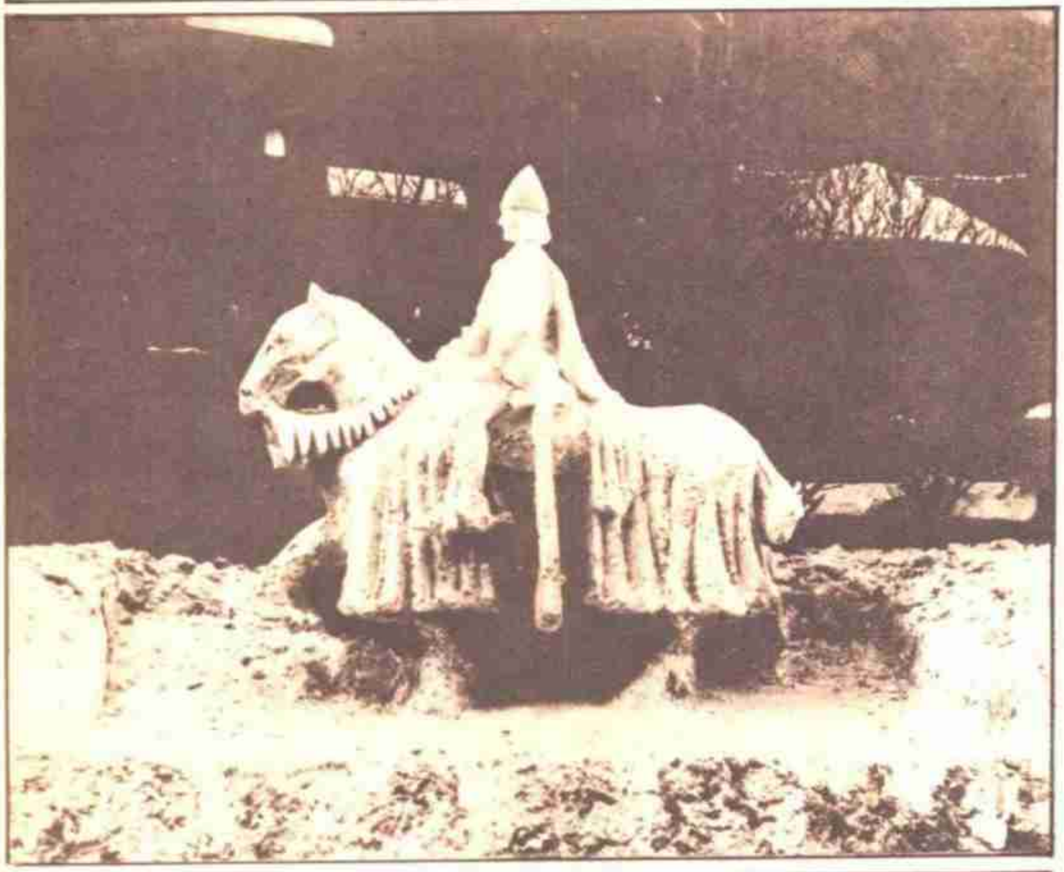
左頁上圖爲美國新造成之飛艇 Akron 號其巨大爲目前全世界之冠。圓形中爲法國飛艇 VII 號，下圖爲想像中之將來飛艇式樣。1.重於空氣之飛艇，係由飛機及飛艇合組而成。2.英國新計劃之飛機。3.德國所擬計中之飛艇，重于空氣。5.想像中之飛艇，其推進機係用螺旋圍繞於氣囊之外部。



黃孝紓谿山霽雪圖

雪的藝術





（右）雪片之擴大攝影（上）堆雪而成之騎馬者。德國（Goslar）作



"冬季之王"捷克京城之雪人

冬之運動競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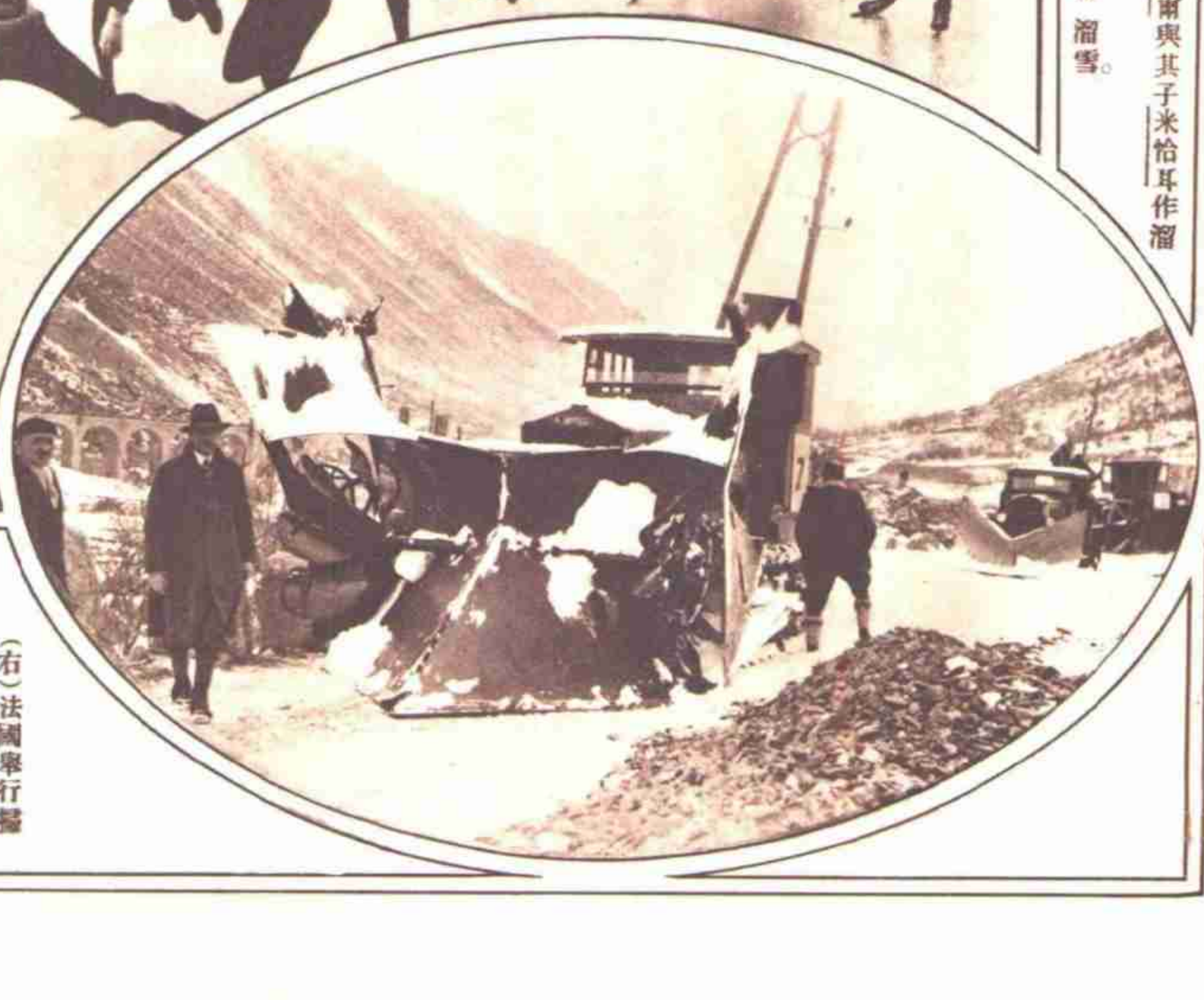




(上右)羅馬尼亞國王加羅爾與其子米恰耳作溜雪之戲。

(上左)波蘭總統 Moscick 溜雪。





(右)法國舉行掃雪競賽大會。

(上)德京柏林之滑冰比賽，領首者爲 Barwa。

未來世界大戰論

德國魯濱斯坦著

武思茂譯

去年九月十八日瀋陽北大營炮火的一聲，驚醒了一般誤信國際持久和平者的迷夢。假定這次日本佔領遼吉事件，不至立卽引起世界大戰，那也只是時間的問題。武裝平和的局面，已在搖撼中。帝國主義者因爭奪殖民地，鎮壓革命運動而引起的衝突，終將不免於第二次的大爆裂。現在所成爲問題的，就是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及戰況究爲如何。德國名新聞記者魯濱斯坦(Robinstein)於一九三〇年著未來世界大戰論，詳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的武器的經濟的準備，幷預測戰爭的實況，特由武思茂君譯出，分期載入本誌，使我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充分之認識，當爲讀者之所許。記者

第一章　帝國主義衝突底基本關鍵

戰爭危機更加迫切了。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盡其全力而切實地，有計劃地正在進行着新戰爭底準備。

推動這種準備的經濟原因是十分明顯的。在此，主要的便是爭奪市場底異常激進。全世界除了蘇聯而外，事實上已被帝國主義掠奪者集團分割了，這也就是說實質上已被幾個壟斷一切的財政資本底強力組合所分割了。他們之中底每一個都在其國界範圍上及在其『合法的』殖民地上感覺到窄狹。生產機關底巨大的『過分發展』及國內購買力底有增無已的縮小傾向，因着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化底結果，就迫着每一個工業國底資本主義都去爭奪國外的新市場。

國外貿易乃是不列顛資本主義最主要的基礎之一。英國在世界市場甚至在帝國市場中逐漸被排擠的傾向，完全不是英國資產階級所可和平了結的進程。英國資產階級爲要以奪取新市場的頑強企圖而

保持每塊土地保持每個已經消失的貿易能力並去整理其已被撼動的市場，乃動員並像抽筋般地伸展其目前尙屬强大的力量。

同時，在大戰終結後已變爲巨大的工業國家的法國，也在尋求其國外市場以圖銷售其金屬及其他生產品。

德國資本主義已在美國的借債幫助之下，恢復他那有力的極端合理化的生產機關，找到減低國外貿易價格之通氣口以削弱內部複雜的矛盾。最後，由於賠款問題，德國必需大量的輸出他底貨物。

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較小的國家，都是爲本身資本主義之生存而更重視國外市場，因之，彼此之間爭奪國外市場的鬬爭更加激烈起來。

在東方，則有新興的日本資本主義具着最大的積極性與壓迫力向着每個市場進攻。日本本身的命運也是依賴於國外貿易。

最後，美國——世界大戰中惟一的實際勝利者——『龐然大物』的出現於世界舞台上，想在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矛盾中找出路，並準備以其强大工業底巨量生產品埋沒世界。於是在世界市場底每一部分他與其他競爭者衝突着，而這些競爭者也具着强大的勢力。

同時自治區，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底工業化，在生產品上引起了銷售力底主要縮小。因此世界市場上競爭之激進已達到空前未有的緊張程度，其尖銳與範圍之廣，已大大地超過了一九一四年頃的那種衝突狀態。

改良主義者及垂死的『自由』資產階級代表者們，認爲世界市場上的這種競爭，可以沿着和平的道路發展前去。這種妄談，祇是空洞的笑話。每個資本領導隊都爲全部國家機關底對外貿易服務，都是國家强制與壓迫底工具。他們用關稅壁壘把『自己的』國家圍繞起來，得以脫離國外競爭者底擾擾。同時更採用各種手段，用盡所有的力量去打破敵人底關稅壁壘。

帝國主義的掠奪者在世界上是很親密的。『和平』共存每年要加强由利潤率低落傾向而引起的可怕的幻想。每一個資本壟斷的集團都想以極端的頑强與傲慢去排擠他人。

關於和平共存及和平分割市場的可能的傳說，在大部分情形下，足以蒙蔽輕信的愚人底耳目。

與爭奪市場並行而發展到最廣泛程度的鬬爭，乃是爭奪原料和燃料的鬬爭。

工業和交通機械底進步，引起了各種原料和動力底意義底大變動。煤油底發現在不變的（至少要在從煤裏取得液體燃料之應用以前）有力的經濟基礎上，實有很大的意義。因此，爭奪煤油就成了帝國主義競爭底最主要的關鍵。煤油不但『吹動着』戰爭及由英國代理人所燃引的穆蘇爾曼民族底暴動，並且還吹動了各個和平談判及外交會議。

同時爭煤和鐵的鬬爭，並未減少其尖銳，不過採取了新的方式和內

容罷了。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底原因中佔了不少地位的阿爾薩斯勞倫問題與魯爾問題，戰爭終了後不但不會解決，且甚而更複雜化了。

爭水的鬬爭，千年以前便是軍事衝突底原因，現在又重新在新基礎上，在爭奪水力及爭奪電力的形式中發生了。

爭奪與鋼和鐵同等重要的雜色金屬及輕金屬的鬬爭底意義愈加重大了；因為沒有這些，則現代的軍事工業，航空事業，電氣技術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在絕對新的基礎之上，爭奪許多熱帶底產物——橡皮，廉價的棕樹油等——底意義也在擴張着。最後，在世界糧食供給性質上底大進步，也成了帝國主義貪求底新對象。

在爭市場和爭原料之外，其能使帝國主義列強相互衝突者，乃是為資本剝削底擴大及過去投資底保障而起之鬬爭。

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此種前題中，又可看見許多改良主義的及非戰主義的「理論家」。他們慶賀恢復了已在搖動的歐洲經濟的如雨般的金幣，他們並慶賀資本輸出底偉大使臣，使野蠻國家都拜服歐洲文明幸福的偉大使臣。

沒有比此種教徒式的笑話離事實更遠的了。資產階級為了獲得剩餘價值，運用了大量的勞動剝削手段；為了高利潤急流底保守與擴大，運用了全部強迫和壓制的手段。高利潤及過度剝削底可能在猜忌的競爭者中間及在本身被剝削者底騷動中間自衛着。

所以由剝削得來的每個金元或每個金鎊，都用以準備兵士，都用作在「保護」利潤的首要需要下盡可能地派遣此種兵士的物質工具。

資本輸出，不僅不能使資本主義的豺狼變為綿羊，而且恰恰相反，一年一年地變為軍事衝突底基本淵源，變為準備戰爭底主要的督促者，並變為帝國主義底最重要的發動的力量。

除了此種軍事衝突及準備軍事衝突底三種原因（相互密切地連結着，並且整個都包含在第三種——資本輸出——原因之內）而外，不能不再估量常常最易被人忽略的第四種督促之點：這便是戰爭乃是自願。戰爭在其現代形式中變為有力的資本主義集團所願望的對象，戰爭甚至與其開端是不相關的（姑勿論及許多在戰爭中祇求自身生存的那般軍事專門家及職業家底志願。）

實際上，我們已經說過，現代資本主義底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乃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乃是在迅速發育的生產機關，工業生產方法與日見減縮的消費力三者之間的正在發展的不適應。

所以與其目的及開端不相關連的戰爭產生着實際上無限制的市場。這個便是消耗着千百萬噸鐵及鋼，銅及輕金屬，石油及煤炭，淡氣及其他化學混合物，棉紗及紙，皮革及食糧的浪費。所有這些都是極大的數量，極高的價格，有利潤與股息，關於此種情形，在平時祇是夢想；然則這些對於壟斷資本能造成最大的幸福與最樂的天國嗎？並且在如雨後春筍般與戰爭並進的一般資本主義肉餅中能造成軍事投機家及

工業投機家嗎？馬克斯曾說過，在百分之百的利潤之下，資本準備去作萬種罪惡。因着利潤率低落傾向與同時活動範圍底擴大，而利率從當時情形下就變化到這種情形，就是資本準備搾去每個附加利率。倘若戰爭底本身進程保證着此種高利潤底獲得，那末，資本將爲戰爭而延長戰爭。自身獨立存在的及被戰爭「飼養」的化學資本與五金資本底作用，在此關係上特爲顯著。在上次大戰中，我們看見了國際火藥托拉斯底顯明的實例，此國際火藥托拉斯在英法德三國參加之下存在了許多年。這些國家底資本家底代表者，在中立的瑞士界內舉行了會議，和平地分配了利潤，並煽動每個國家底他們所服從的「社會意識」都傾向戰爭底延長，「一直到勝利的終結。」可否懷疑因着各國化學資本集中底強烈發展及在國際上彼此相互極親密的連繫，而此種顯著的實例行將在未來的戰爭中重新出現？

戰爭之所以成爲帝國主義掠奪者底願望者，也是因爲戰爭可以減稀稠密的人口。此點可以很不明顯地，很畸形地表現出來。但是，每個有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經驗並瞭解了現代新戰爭底準備的人們，對於此點都不會感覺到絲毫不明顯之處。資本主義絕對不能反對失業者後備軍底發展。此失業者後備軍對於資本家壓迫有業者是很有用而且很必要的。但是現在此後備軍底不變性及無望性，不僅包括了無產階級相對數量底減縮傾向，且亦包括了無產階級絕對數量底減縮傾向，此對於資本主義底存在，乃是極爲可怕的東西，因而資本家在戰爭中運用這些「過多」的羣衆，以流血減稀之，但是對於以後的結果，卻從未想及。

關於勞動羣衆底武裝，在戰爭打擊之下他們底意識對於實際階級仇敵的興奮，危及了資本主義底存在，甚而關於在資本主義保護之下許多代勞動者爲了籌付軍事租稅及軍事借債，爲了在射擊火藥，爆炸鐵及毒氣上的支出，而被縛繫在苦難的車輪上，——關於這些，現在資本主義從未念及且亦不能念及。甚至目前最『有組織的』及『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在嚇爾非爾金（註一）式的觀念形態上，整個地不曾，尤其是在戰時，走出壓迫階級底口號「我等以後雖是洪水」底範圍。在戰爭以前，財政資本家底人間的眞正樂園，恰恰是億萬勞動者底地獄。

此種情緒底最顯著表現者，乃是各國顯明的軍事專門家底無數的進攻，這些國家以其惡劣兵士的直線性及不顧廉恥的公開性流露出資本主義國家底其他代表者，都以華麗的語句去遮隱此種急流。或者更爲顯著的表現者乃可說是德國著名的軍事著作家之一拜耳加爾吉 (Bernhardt) 底態度。他在世界大戰完結以後數年，貢獻了論未來戰爭一書，他把戰爭稱讚爲「人類行爲底最偉大的表現，人類倫理觀念及最佳利益底淵源，」認爲戰爭乃是由反對某人或達到某種願望而引起的行動。這祇是德國帝國主義底屠殺讚美歌，僥倖的幻想着「不久將要來到一個時期，使我們要根本決定站在此方面或彼方面的問題。」

在一九二八年德國軍事部總長格倫涅爾（Grenor）關於必要製造巡洋艦底理由曾作了祕密報告：「未來的戰爭，祇是時間問題。德國應準備保護自身利益並決定在戰爭中參加某一方面。大家都知道，那時候才是成功底實際機會。德國並應當保護在國外的自身利益。無論如何德國是不可免的要參加在最近的軍事衝突中。」

協約國軍事指揮家福煦，福倫才以及其他較小的星宿們底態度，自當更爲公開，更爲強硬。

在美國方面也着重到此方面，大總統及陸軍總長底態度，陸軍將官及海軍將官底態度，在最近也逐漸地顯明了。

新戰爭底準備在目前事實上十分公開。雖有非戰主義奇談妙語在喊叫，雖有會議與條約，雖有改良主義者曾想廣爲推行的防止戰爭危機政策，而非戰主義無時不是陷入失望與無力之中。

至於談到在極廣泛的勞動者方面表現了最顯明的作用的「最後戰爭，」現在會引得每個人微笑。

軍閥底宣傳「社會意識」對未來戰爭底觀念形態上的準備，青年們底專門學習以及其他都是膽小如鼠的非戰主義者所絕對不能制止的情態。在北美合衆國——未來戰爭中最有力的國家中，雖然有凱洛格（Kellogg）公約及爲了對外貿易所作的其他非戰主義的手勢，但是對於戰爭的準備是公開地在進行着，並且赤裸裸地毫無隱蔽。某人若看不見此種情形，某人祇有是癡子。

在英國及法國，在事實上也有同樣的情形，尤其在意大利及波斯，羅馬尼亞及芬蘭方面更爲顯明。祇有戰敗的德國，被迫而時時準備復仇。

未來的軍事衝突底基本關鍵究竟在於何處呢？此問題在各種文字及報章中都有過討論，我們現在把牠約略爲最顯著而重要的下列數點：

（一）在帝國主義國家相互衝突底淵源中占着首要地位者，乃是英美底競爭。牠是由兩國底帝國主義發展底實際來決定的。前者底「工業作坊」商業堆棧及世界中央銀行，沿着一切海路而把帝國底權力及觸鬚擴張出去，而新興的能够發展前去的資本主義巨擘——美國卻在世界舞台上保證着自身底首席。在一切地方，在所有的市場上及商業路線中，在所有的使他們有瓜分的希望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他們底利益衝突到了相當的地步。

不加思索便會明白此種矛盾，永遠是顯明地並直線地表現出來。在許多部分（如土地的，生產的及財政的部分）我們看見反對共同仇敵的協同進攻及協同行動底嘗試。矛盾底界限是常在變遷的，向前移動的。但是無論怎樣變遷，無論有多少好的傾向，都不能樹立美國與大不列顛帝國主義發展底共同基礎，牠必然地要把他們推向軍事衝突的一途。在此衝突中不列顛海外屬地底作用最爲複雜了，牠不將而且不爲站在英國方面作戰，而一部分是要公開地站在美國方面。

（二）雖然具着許多特殊的特性而與上述情形相密切連繫者，乃是

英日及美日間底衝突關鍵。此二者都是混亂的太平洋問題底一部分，都是在爭奪最近的將來的主要航線爭奪目前尚未瓜分的市場爭奪最富的原料倉庫及渴望的剩餘價值底附加區域。最要者便是爭奪中國，爭着剝削四萬萬人民，激起了把新生活吸入資本主義帝國底衰老的機體裏面去的希望。此種剝削中國與分割中國的鬬爭，對於日本在其以後的生存能力上有極密切的關係。

(三)以上二者，都與帝國主義衝突底一般基礎——爭奪殖民地——密切地相連繫着。

關於此問題有幾句名言：『現時資本家不僅祇是為某種事物而作戰，並且倘若想保護資本主義，則不能不作戰，因為沒有強力的分割殖民地，則新帝國主義國家不能得到老帝國主義國家所運用的特權。』現在爭奪殖民地操縱權底分配及征服尚不曾分割的半殖民地區域的鬬爭，顯著地尖銳化了。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吉利，法蘭西，美國，日本(以及小的掠奪者如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其他各國)底利益，迫着在許多區域——在非洲，南美洲，近東，遠東，西印度以及太平洋各島爭奪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對於物產豐富的殖民地底『強佔』，迫得失去了或正在失去着過去的權力的國家，趨向全部重新分配，並且最後祇有求助於戰爭。

(四)除了爭奪殖民地以外軍事衝突底最主要的淵源，乃是與殖民地的武裝鬬爭，反對爆發的暴動，反對自覺的殖民地民衆(資本主義發展進程本身所激動的)拋棄殖民地壓迫鎖鍊的武裝鬬爭。殖民地國民革命運動及幼稚的工人運動，對於宗主國資本統治乃是大的危懼，他們集中全部軍事工具去壓迫。

壓迫半殖民地國家正在增長的反抗運動的戰爭，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完結以後十年間的一切『小戰爭』(摩洛哥戰爭，敍利亞戰爭，尼加拉圭戰爭)都屬於此類。

(五)反蘇聯戰爭底準備，也有絕大的意義。甚至不僅是為了爭奪市場及勢力範圍，為了剝削由資本主義下解脫出來的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並且在此集中着把人類分為兩大營寨的現代性底基本衝突。在此並不以國界為範圍，而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全體參加的資本主義世界對於蘇聯底存在是不能够而且永遠不能够安心的。蘇聯底經濟發展和平建設工業化計劃底實施，及對於資本主義基礎產生了大的危懼的社會及文化發展，都是反對資本主義政權及方法的最好宣傳。正因為蘇聯深刻而誠意地保護世界和平，所以顛覆蘇聯的企圖愈為強烈了，並對於此種顛覆的準備愈為廣泛，愈為有計劃，愈為頑強了。當然不曾估量擺在帝國主義者顛覆蘇聯的道路上的障礙物，如他們相互間談判底困難，並及他們國內廣大勞動羣衆底反對。但他們終在竭力衝破此種困難並消滅此種障礙物。

除在經濟的及社會的內容上絕不相同的並且彼此相密切連繫着的此五點基本的矛盾關鍵以外，也不能忽略了軍事衝突底其他許多

導火線。在此必須指明英・法・及・意・法・間・底・衝・突。英國與法國間底對抗，乃是帝國主義爭奪在歐洲大陸上底主權，爭奪地中海及非洲殖民地底顯明的化身。法國與意大利間底衝突，又是另一方面的爭奪地中海商業路線，爭奪北非洲及亞洲殖民地與勢力範圍底化身。

曾為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底推動者並由大戰底結果而變得非常混亂的巴爾幹問題，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倘若輕視了德國在帝國主義衝突中底活動的力量，乃是絕大的錯誤。破產的德國資本主義，折斷了翅膀，陸軍裁縮到了十萬人以下，失掉了最重要的重工業及鐵鑛中心阿爾薩斯・勞倫 (Alsaco-Lorraine)。但是德國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在保護資本主義的結果中，如自焚復生的長生鳥，又重新探求其『太陽光下的地位』。因了現代戰爭底基礎，乃是依賴着工業能力及工業組織，所以德國以其偉大的有力的基礎與五金工業，機器製造業及化學工業，並以極高度的生產合理化及資本集中作為未來大戰中底偉大原素與活動的實力。

現在關於軍事衝突底其他較小的原因及帝國主義的矛盾關鍵，我們不擬多講。

事實上每一個上述的關鍵，都可成為世界大戰底推動者。一九一四年薩拉酉勿 (Sarajevo) 底暗殺事件，乃成為督促許多國家走向戰爭的警號。現在帝國主義的利益與矛盾底連繫，更為廣大了。

關於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因了某種衝突而能為某種準確的結合的預言，乃是毫無意識的。參加世界大戰的國家必定很多嗎？甚至在戰爭宣佈以後，他們都站在那一方面呢？此種結合，在戰時因着實力底相互關係，經濟關係底方向（因着戰爭底影響，激烈地變化着）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及戰術上的要點，而依舊在產生着，並且成分也在變化着。最基本的事實乃是每個偶然的或煽動的火花，在任何時候，都可燃着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底火藥庫。但兩個帝國主義強盜之間的戰爭，在最短的時期內，都可變為普遍的總『衝突』。在此衝突中會覺得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底殘酷，乃等於兒童遊戲。

戰爭不能脫離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不能脫離戰爭。『和平』祇是為了準備新戰爭的短期休養。欲消滅戰爭，必先消滅資本主義。所有關於『廢除』戰爭及『禁止』戰爭的談判，都是笑話，都是欺騙，正如『保護祖國』與『以防禦反對進攻』及其他擁護帝國主義戰爭的改良主義的口號一樣。牠祇是灰色帳幕，在牠後面培養實力以期進攻，在牠底遮蔽之下乃能便利地，如意地進行着新戰爭底準備。

(註一) 赫爾非爾金，係德國社會民主黨經濟學者，著有財政資本論一書。譯者註。

(未完)



各國的元旦

微知

歲首決定的標準

通常所謂一年，嚴密地說起來，實在應該稱一曆年。這曆年的長短固須看曆法而定。至其歲首則並不是天文學上的事情，而是人們自己的選定。所以古今東西各民族各國家所採用的年首並不一致。

選擇歲首的標準大體不外三種，即：

一、利用某種顯著的天文現象或天文學上的時期；

二、歷史上的紀念日或類似於此之日；

三、因氣候事物的週期循環而任定一日。

利用天文現象的如中國古代的中星，斗建，埃及西留斯的晨現等；利用天文學上的時期的，如中國的冬至，印度猶太的春分秋分，希臘的夏至等都是。

利用歷史的紀念日的如以基督誕生日為年首及俄國新曆都是。

利用氣象事物關係的，則如季候風雨雪期，以及鳥獸蟲魚的隱現去來等一般未開化的民族多以此判定年首（實是年歲的意義）但在曆法未確定以前，東西文明民族也用這個方法，調節曆年的長短。

太陽曆的歲首

太陽曆的歲首是要以能對時候保持一定的，位置為其理想的。若曆法不正確則歲首必

拆散百科全書

五畫

古迭達

古迭達是法文 Coup d'Etat 的譯音，意思是指突然發生的政變。這種政變，往往未得人民同意即推翻現政府以執行政權。通常都用於國內的意義上的，日本稱九一八東省事件為古迭達，實屬錯誤。（養）

六畫

西門

西門（John Simon）現為英國國民內閣外交總長，屬自由黨，以精深法學著名。一九二七年任印度憲法調查委員會會長，曾二次至印度調查，一九三〇年發表報告書，為二次英印圓會議討論之根據。氏曾入閣多次，一九一五年至一六年曾為內務大臣，一九三一年十月總選舉後，遂入國民內閣為外交大臣。（養）

八畫

東方羅加諾（見羅加諾保安公約）

致移動。這時如不將曆法改正，則必須將農事及宗教上的祭日臨時移動，如埃及曆法便是一例。

埃及的文明發源於尼羅河的水道。尼羅河的增水期約在夏至後三日。但在西曆紀元前三四千年的時候，當尼羅河增水以前約一週間，必有西留斯星的晨現。因之埃及人得觀測這星的晨現而豫知尼羅河的增水期。同時遂以這個有重要意義的晨現日定爲歲首。而自是日至第二次晨現之日時間之長，定爲一年，也就是猶留斯年。這二回晨現相距時間之長，確與猶留斯曆一年之長幾乎相等。晨現之日恆在猶留斯曆七月二十日，現在也僅差三日，而爲七月二十三日，（若在今通用的公曆則爲八月五日。）不過可作增水期眞正標準的夏至節，卻漸漸提早，在二世紀已趕早一個月而在猶留斯曆六月二十一日左右現，更提早而爲六月九日，即比晨現已趕早四十餘日了。所以埃及人欲以晨現豫報增水，並不是永久準確。

而且埃及曆的一年恆定爲三百六十五日而不置閏，所以晨現日每過四年即差一日，最初雖定晨現日爲歲首，但四十年後，實際上的晨現，已在第十一日，一百二十年後，則在第一月的終末。因之這個歲首不能不在春夏秋冬四季中循序而下，約須經過一千四百六十年始再和西留斯星的晨現相一致。埃及人也已知這回事實，稱這期間爲狼星週間，而應用之於紀年法。一方爲求適於實用，乃將慶祝增水期的「依西斯節」及與此相關的諸節日臨時改正，也像我們從前用陰曆時，必在曆本上注明某節日應在某月某日一般。

現在埃及所用的曆法，則爲可伯德曆，曆年之長，等於猶留斯曆，而其閏年則前一年。歲首當於猶留斯曆的八月二十九日，只有閏年的第二年則改爲八月三十日。這日在公曆中相當於九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猶留斯曆是由羅馬曆改進，羅馬曆向以三月一日爲歲首，改曆後，則以一月一日爲歲首。如歲首欲定在春初，則在理應擇於冬至，但是

十畫

條約保障佔領

國際條約締結後，常不免有背約的事發生，因此締約國常設許多方法以保障條約義務的履行。這種條約的保障方法頗多，如宣誓，人質，物質，稅收抵押，以及土地之佔領都是。最後的一種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這方法的實施，大概多是關於媾和條約的。所以凡是某一國家以佔領他國領土的方法來保障該國之履行條約義務者，都叫做條約的保障佔領(Occupation de garantie ou occupation à titre de gage)。

條約保障佔領的實施，國際上頗多先例。就中國說，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所訂馬關條約第八條，就規明日本得暫時佔領威海衞地方，以保障中國履行該約所規定之義務，如中國踐約後，則日兵即撤退。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協約國對德所訂的凡爾賽和約第四二八等條亦規明爲保障德國履行該約的義務起見，協約國軍隊得佔領德國萊因河西岸十五年之久。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普法媾和條約第八條亦規明普國有權佔領法國某數省土地，待法國償還五萬萬法郎賠款後方始撤退。此外一八九七年土希條約亦有同樣的規定。故保障佔領如運用合法，是爲國際法所允許的。

日本說此次佔領東省亦爲條約的保障佔領，實在是想藉此免避禍首責任，淆亂國際視聽。因爲從上面保障佔領的意氣中我們知道此項保障辦法是規定於條約中的，而在中日現行條約中卻絕無此項規定。退一步說，即使日本

事實上那時並不選定冬至而選了冬至後的平朔之日。這是因為羅馬曆是太陰太陽曆，選定者尚欲試行妥協的緣故。現在猶留斯曆的歲首（一月一日）正當於公曆的一月十四日。

格利哥利曆就是現在世界文明各國所通用的公曆，是從猶留斯曆改良閏法而成的，事實上這個改曆的動機完全是因宗教上所謂復活節日計算不便而來。所以牠定歲首的方法，一以宗教為依據。在改曆當時，春分本為三月十一日，但是因為照復活節計算的基礎，在西曆三二五年尼加耶會議決定春分為三月二十一日，所以在改曆時候，就硬把歲首提前。雖同為一月一日，但猶留斯曆與格利羅利曆在當時相差十日，至現在共差十三日。照此推算，則今日公曆的歲首，已經和四世紀時猶留斯曆的歲首得以一致了。

歐洲各國的歲首

自羅馬大帝國建設以來，歐洲各國大都採行猶留斯曆，不過歲首並不一定是一月一日乃由各國任意擇定。

英國　英自七世紀盎格魯撒克遜朝直至一〇六六年，以基督誕日為歲首。這日稱為("Nativity Style")或"Weihnachtsstil"（降誕正）此後至一一五四年則以一月一日為歲首。一一五五年至一七五一年，寺院方面亦有以神告節日三月二十五日為歲首的，這日名為"Annunciation Style"（神告正）至其普用於民間，則始於十四紀時，但是自一七五二年起，仍復以一月一日為歲首。這名之為"Circumoision Style"（割禮正）此年更改歷法，以九月二日的翌日改為十四日。蘇格蘭亦與英同，以三月二十五日為歲首，至一六〇〇年採用格利哥利曆，同改一月一日為歲首。

法國　法自八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末採用降誕正，自十一世紀起通行復活節為歲首。因有"Easter Style"或"Gallican Style"（復活正）之稱。直用至一五六四年始改為

有權佔領中國領土，但違反合法條約之精神而不履行其義務者，實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有人將保障佔領與被保護關係(protectorat)相混，實屬錯誤，這種解釋適與日本利用保障佔領一詞的用意完全相反。(萋)

十一畫

黃道光

黃道光還是天文學界一個啞謎。常在日沒後自太陽所在的方向出現，斜出于地平線上。光淡白，下端較闊，上端成尖形。長度有時可達我們頭上的天空。最長時宛如銀河一般，直貫空中。牠的中心軸大體與黃道（太陽的通路）一致。所以有黃道光之稱。破曉以前的黃道光，以在每年八月至十月間，最為明亮高大；日沒後的黃道光則在二月至四月之間。但自去年（一九三一年）不知怎的忽然情形改變，即十月間應該很明亮容易窺見的，其時光度却竟不到往年的五分之一。

黃道光是什麼光，目下尚未明白。學者推想以為必由某種物質反射太陽光而成。有的說這是由于地球大氣在赤道部非常高處擴散日光所致。有的說地球大氣中或有什麼物質能夠反射日光。這二說是從地球物理學的範圍着想的。也有人說在太陽周圍沿赤道面之處有流星羣及其他微粒子集合，日光照射，即被擴散，乃成黃道光，這是從天文學範圍着想的。現在學者尚在繼續研究，沒有定論。(微)

商租權

一月一日。當法蘭西大革命時代曾一度採用法蘭西共和曆，以秋分（即九月二十二日）為歲首但只行了十三年即行廢止，改照公曆。

德國　德國自古通行降誕正，也有地方行神告正，但自十六世紀以後，統用公曆，以一月一日為歲首。

意國　羅馬自古行降誕正，這一名羅馬正。十世紀中葉亦有用神告正的。但自一七五〇年以後，即改以一月一日為歲首。威尼斯古時本用一月一日至中世紀仍一度改為三月一日，但一七九九年以後復行復舊。

西葡　二國在十三四世紀均用神告正，十四紀後，改降誕正，一五八二年俱改行公曆，以一月一日為歲首。

俄國　俄國自基督教傳入以至十三世紀中葉止，俱以三月一日為歲首。其後採用皮桑茲紀元以九月一日為正朔。但至彼得大帝時代，廢除此紀元法，改採基督紀元，亦以一月一日為歲首至一九一八年二月加入公曆。但自前二年起復定新曆，而以十一月七日即革命紀念日為歲首。

總之，歲首雖由各國自定，但歐洲各國實際所採用的除一月一日以外，仍不過三個日子，即三月二十五日，復活節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三日。這三日都是基督教的祭日，也可見基督教勢力的廣布了。

太陰太陽曆的歲首

太陰太陽曆的決定歲首，也與太陽曆同欲以歲首能對時候保持一定為其理想。我國在夏商時代通用夏正，即以立春為歲首標準。春秋時代以冬至日的第二月為正月，這是周正。戰國時代中期，後歸夏正，但是自西曆紀元前一〇四年的時候起直至廢除陰曆為止，所謂歲首殆與夏正不相關屬。

日本向亦採用我國曆法，自亦行立春正月的夏正。這個歲首常在公曆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日之間（即以立春日居中者）

印度在採用太陰太陽曆之處，常以含春分節之月為正月，較我國舊曆約遲一月。歲首大

所謂商租權者即指「日本臣民在南滿為興修各種商工業上之建築或經營農業得商租必要之土地。」再通俗些說，商者商量，租者租借，商租權者指日本在南滿有向中國人民商量租借土地之權。此項權利曾規定於二十一條件中，但我國始終未予承認，並頒布商租須知十四章，限制日人之無理要求。(甦)

十二畫

道威斯

道威斯 (Brig-Gen. Charles Gate Dawes) 現為美國的駐英大使，一九二三年加入賠款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會，草擬一種賠款的詳細計劃，這計劃就叫做道威斯計劃。道威斯向有名於金融界，一九二五年到二九年並當選為美國的副總統。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國聯理事會在巴黎開會，討論中日問題，道威斯亦奉美政府命出席作幕後之活動，擬提出一折衷計劃，一般人即稱之為新道威斯計劃。但此計劃後來並未實現。(甦)

十三畫

新道威斯計劃 [illegible]

十四畫

愛迪生

愛迪生為世界發明界之王，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長逝

都爲是月的朔日或望日。但也有以有秋分之月爲正月的。

猶太曆在最古以秋分。前後爲歲首，但至沙羅門時改用春分。後又受敍利亞王國的影響，仍復秋分，凡秋分前後能見新月之日卽爲歲首。不過這個曆法，是四世紀時確定的，月初是照可見新月的平均時期而定，過了許久，不加修改，所以今日極其混亂。例如公曆去年九月十二日卽爲猶太創世紀元五六九二年的歲首。但這是從十一日的夜間開始，比較朔日提前，而不是新月之日。

希臘曆在西曆紀元前三四百年時所行的以夏至後見新月之日爲歲首。故歲首恆在七月上旬。其後自七世紀起，廢太陰太陽曆而用猶留斯曆，歲首亦改於九月一日。教會方面則有以三月二十五日及四月一日的。十九世紀獨立戰爭以後，始改一月一日。一九二三年加入公曆，但人民不甚歡迎，仍不通用。

太陰曆的歲首

回教教徒今尚沿用太陰曆。這稱爲回回曆或摩哈默德曆，一年爲三百五十四日，閏年則爲三百五十五日，以其閏日加於十二月之末，三十年十一閏。但此置閏的目的，並不在調和太陽年，而在調整朔望。所以歲首對於時候約提早十一日，積三十三年，可相當於太陽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後，歲首始再合於節氣。阿拉伯方面因屬熱帶地方的游牧民族之故，採用此法，未有不便，其他從事耕作的人民則爲便利計亦採用太陽曆，其正月一日亦爲新月初見之日。本年爲海奇拉紀元的一三五〇年，歲首在去年五月十九日。海奇拉的阿拉伯語意爲『逃遁』，是回教第二教主爲紀念摩哈默德從麥加遁往美第那的一年，故定那年爲海奇拉紀元元年。元年元月一日相當於西曆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星期五）日。此日前晚卽新月初見之時。回教徒定星期五爲休假日，也正因其紀元起點之日爲星期五的緣故。

世，享年八十有四。幼時家甚貧，十二歲時在火車上售報，十六歲充電報生，其發明生活途於是開始。因彼精心研究之故，總計發明品不下七百餘種，其最著名的爲留聲機，電影機，電燈有數十種發明是關於軍事的，現爲美政府所祕密保存，將來應用時當可殺死不少的人。但這非科學之罪，亦非愛迪生之罪，這乃是現代社會組織不良之罪。（養）

十九畫

羅加諾保安公約

羅加諾(Locarno)爲瑞士之一城市。一九二五年十月英，法，比，德，意，波蘭，捷克七國代表在此開會，討論西歐及東歐保安問題，成立著名之羅加諾保安公約，共同保障德國東境與西境的邊界安全，互不侵犯，如有一國侵犯現在疆界時，其他各國對侵略國共同作戰。此保安公約爲近年歐洲武裝和平之一礎石。此次巴黎國聯理事會有一「東方羅加諾」之擬議，其意卽在成立一關於滿洲安全之列國公約，共同保障互不侵犯。（晉）

關東州

日本人所謂的關東州，就是指遼東半島最南的一角，包括旅順大連和金州一帶地方。這幾處地方是一八九八年三月中國租與俄國，而於一九零五年由俄國轉讓與日本的，現在就一直握在日本人的手中。（養）

大地

美國 布克夫人 著

宜閑 譯

本年本誌將發表兩種文藝作品，一種是蓬子君描寫都市生活的連續短篇小說，第一篇名第一回巡禮以後所作當逐期在本誌發表。題材的中心，是上海的都市生活。這唯一的東方大都市的暗影，將以作者文字的中介而深印於讀者的腦中。

但是中國是三萬萬餘萬勞苦農民所集成的國家，中國生活的重心，應立在於農村而不在於都市。中國的農村被內戰，兵災，水旱及帝國主義的侵略所破壞了，在窮苦無知和痛苦的生活中的農民的呻吟與掙扎，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本誌以前，雖曾登載過短篇的描寫農村的作品，可是代表一個地域，表出農民的實在生活與根本思想的長篇作品，在國內似乎還沒有現在我們揭登布克夫人大地長篇，來彌補這個缺陷。因爲這長篇是以皖北的農民生活爲背景，而以兵禍，災荒作題材的。我們希望繼此篇以後，有以中國人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解釋來描寫中國農村衰落困苦及農民意識中土地觀念轉變的事實。以下是譯者宜閑君的短序。

『本篇作者皮爾S布克（Pearl S. Buck）是金陵大學農科農業管理系主任約翰洛森布克（John Lossing Buck）教授的夫人，曾受教育於美國康奈爾大學，來華已有多年。她先前僑居皖北，熟悉當地農民生活狀況。近來住在南京，曾應金陵大學及東南大學之聘，擔任教席。她對於我國社會狀況，頗有深切的研究，常以研究所得投稿於美國大西洋月刊，國民亞細亞等各大雜誌。美國人士多把她看作一個『中國通』。她最初所作的長篇小說東風西風，以一個中國舊式女子桂蘭自敍的體裁，描寫中國家庭中新舊思想的衝突。那東方的情調和優美的文筆，博得了英美各報的好評。本篇是她的第二部長篇創作，就其情節的變幻，描寫的深刻，較之東風西風更有蠱惑力。因此今年三月在紐約出版，便被美國出版界所組織的每月新書推選會選爲傑作了。毀成公論報介紹這部東方情調的小說，說是作者具有哈姆生（Hamsun）一般的藝術手腕，且其描寫中國的才力，不亞于小泉八雲之描寫日本。又有一個著名的批評家則認本篇是五年來英美人所作的最好的長篇小說。無怪不數月間銷行達十餘版，而到現在還算是很流行的小說呢。

『本篇所描寫的不是我國大都市中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上流中流社會的人們，却是內地農村社會的窮苦愚昧，「靠天喫飯」的男女。這些我們的同胞們，雖然佔着我國人口的大多數，却是被我們當道的大人先生置在腦後的。現在布克夫人偏偏揀了這些可憐的農民來描寫，還在久居都市的富於布爾喬意識的讀者看來，也許不免有些嫌厭罷。然而我却以爲中國的運命全繫於這些哀苦無告的農民，我們要使中國得救，首先應該澈底地認識他們。布克夫人在本篇加以表現的中國農民，雖有不少地方，因爲偏於想像的緣故，似乎有些離奇而不近情，然而大體上可說是寫的眞切的。我們除欣賞她那優美的文體以外，至少還可以領略一些外國的文學者對于中國農民社會的觀感。又本篇中對于中國舊禮教弱點的深刻的描寫，也許會使有的讀者略覺不快，然而我想如果我們不怕面着眞實的話，這倒也可以發我們的深省的。』記者。

一

是王龍的結婚日。最初，在牀上的帳子裏張開了他的眼睛，他想不出那黎明似乎和別日不同的緣故來。除了住在有堂屋相隔的對面房裏的他那老父親氣喘喘的微弱的咳嗽以外，全家沈靜。每天早晨，老人的咳嗽是聽得的第一聲。王龍常常躺在那里靜聽這聲息，直至他聽得這聲息近攏來，聽得他父親的房門在木樞上咿呀作響的時候，方纔將身子移動。

然而在這早晨，他却沒有等候什麼。他一骨碌起了身，掀開了牀上的帳子。是暗紅的黎明，從窗上破紙飄動處，一個小方孔裏，映出了古銅色天空的形跡。他走往那小孔去，將破紙撕掉了。

「這裏破了還是撕去的好，」他喃喃地說。

他不好意思響亮地說，自己這一天要使家裏顯得整潔些。那孔僅僅大到容得下手，他塞過手去探探窗外的空氣。從東邊徐徐地吹一陣柔和的微風，一陣充滿雨意的和煦的風。這是良好的朕兆。田野爲結實而需要雨了。這一天是不會下雨的，但若這風繼續下去，過兩三天就會有雨水了。這是好的。昨天，他曾經對他父親說，如果這晴天猛日再繼續下去，麥穗就不能飽滿了。現在，上天彷彿揀了這一日來祝賀他似的。大地就會生長果實了罷。

他一面走，一面套上藍色的外褲，將藍布的腰帶在腰間繫緊了，急匆匆地走出到堂屋裏。他讓上半身赤裸着，直至他用熱水洗過了身子爲止。他走到倚靠着正屋，當作竈間的披屋裏，從那邊暗沈沈的門角，一頭牛轉過牠的頭來，向他深深地鳴叫。竈間是以造正屋所用那樣的磚頭，從他們自己的田地裏掘起的大方的泥土造成，而用自己田裏的稻草搭蓋的。用了他們自己的泥土，他的父親年青時還塑成一個竈，這個竈因許多年的燒飯，變成焦黃，而且烏黑了。竈的上面擱着一個又深又圓的鐵鍋子。

他用瓢從擺在旁邊的小瓦缸裏舀了水倒在那鍋子裏，因爲珍惜水的緣故，他當心地舀着。隨後，他遲疑了一會，忽然舉起小瓦缸來，將水全都倒進鍋子裏去。這天他要洗淨全身了。從他還是在他母親膝上做小孩子的時候直到如今，誰也不曾注視他的身子。今天，有人來注視，他便要使得牠潔淨。

他走到竈後，從豎在竈間角落的乾草和稻桿，揀了一把，好好地安放在竈口裏。於是他用老火石和鐵打得了火媒，插到稻草裏去，火便熾起來了。

這是他得點火的最後的早晨。自從他的母親在六年前死了以後，他每天早晨點火燒水，將開水舀了一碗，端到他父親的房裏。六年以來，每天早晨，那老人坐在牀上等候他的兒子拿進開水來。鎮抑他的早咳。現在父子兩人可以休息了。有一個女人到家裏來。夏天和冬天，王龍無須再清早起來點火了。他可以躺在牀上等候服事了，他也會有送到面前

來的一碗開水喝，如果年成好，開水裏還會有些茶葉罷。

如果那女人疲乏了，就有她的孩子們，她給王龍生育的許多孩子們會點火的。王龍停着呆想孩子們在三間屋子裏跑來跑去的光景。自從他的母親死了以後，家裏半空着三間屋子似乎於他們父子兩人太多了。他們常得推却家口較大的親族——他那有大串孩子們的伯父往往這樣地誘掖着：

「單單兩口兒何用這許多屋子呢？爹兒子睡在一起不好麼？年青人身上的暖氣可以寬舒老頭子的咳嗽的。」

那父親總是這樣回答着：「我牀上要留給我的孫子睡。他會給我的老骨頭取暖的。」

現在一個復一個的孫子快要到來了！他們也許要沿牆壁，在堂屋舖牀纔好罷。家裏也許要滿是牀罷。當王龍想起半空着的家裏將來會有的各張的牀時，竈裏的火熄滅了，鍋子裏的水使冷下去。門口出現了老人的朦朧的形相，撩着沒有扣上的長衫。他咳着，吐着唾沫，於是氣喘喘地說道：

「怎麼還沒有開水拿來，熱熱我的喉頭？」

王龍定睛看了一下，陡然回想起來，有些害羞了。

「柴着潮了，」他從竈後低聲說。「潮潤的風——」。老人繼續不住地咳着，直至水滾了爲止，沒有休止。王龍舀了些開水到碗裏，過了一會，他到爐架邊開了擱在架上的瓦瓶蓋，從那里撮了十多顆茶葉，撒在開水的上面。老人貪饞似地睜開了兩眼，立即咕嚕起來。

「你怎麼這般浪費着茶葉？是同銀子差不多貴的。」

「今天是好日子哩，」王龍匆促地笑了一笑，回答說「你安心吃罷」。

老人將碗捧在他那打皺露筋的手指裏，嘴上咕嚕不休。他眼看捲着的茶葉舒展開來，浮在水面，捨不得喝那貴重的東西。

「這就要冷了，」王龍說。

「唔——唔——」老人愕然說，於是他開始大口地啜那熱茶了。像嬰孩釘住奶頭一般，他喝的心滿意足。然而他却沒有怎麼出神，他還看見王龍從鍋子大量地舀水到一隻深深的木盆裏。他抬起頭來，注視他的兒子。

「哪哪！田稻有這許多水，也熟了，」他突然說。

王龍繼續舀水，直舀到最後一滴。他沒有回答。

「哪哪！」他的父親高聲叫。

「從正月初一起，我沒有洗過一回身，」王龍低聲說。

他不好意思對他父親說，要將身子揩乾淨給女人看看。他急忙端了木盆到自己的房裏去。門寬弛地靠在歪斜的木框上，沒有閉緊。老人蹣跚着走進堂屋裏，將他的嘴巴放到門縫上，叫道：

「我們教新來的女人起頭就看到這副場面是不好的——早上開水裏放茶葉，還有這樣的洗身！」

「不過一天罷了，」王龍嚷着說。隨後他添說道，「我洗過了將水潑

到田裏去，並非全然白費掉的。」

老人聽了這話，便默不作聲，於是王龍解開了他的腰帶，脫了他的衣服。在簷上方格子的小孔裏射進來的陽光下，他從冒汽的水裏將小手巾絞了一把，使勁地揩擦他那瘦黑的身子。雖然他以爲天氣還暖，但當他的皮肉着濕時，他却覺得有些冷，他將手巾時刻往水裏浸一浸，撈起來，急速地動作着，直至從他的全身冒起白濛濛的水汽的霧來。於是他走到原是他母親所有的一隻箱子邊，從那裏取了一套藍布的新衣。他這天不穿棉衣也許有些冷罷，然而他在那潔淨的肉體却不願穿上棉衣去。棉衣的面子又破又齷齪，從破洞裏鑽出灰白色泥污的花絮來。他不願意那女人第一回就看到他穿着花絮鑽出的衣服。後來教她洗補都可以，却不好第一天就如此。他在藍布衫褲的外面穿上了同樣的料所製的長衫——他那唯一的長衫，只在全年統計不過十天光景的節日纔上身的。於是他從立脚不穩的小桌的抽斗裏取了一個木梳，開始梳理他的頭髮了。

他的父親又復移近，將嘴巴放到門縫口，說道：

「這一天我沒有東西吃了麼？在我的年紀，早上不吃些東西，骨頭是水一般軟的。」

「我來了，」王龍急忙放下了木梳說。

於是他脫下他的長衫，端了木盆走出去。他原來全然忘記早飯了。他要燒些玉蜀黍粥給他父親喫。在他自己呢，可喫不下了。他端了木盆搖搖擺擺地走到門檻邊，將水倒在近門的田地上，當他倒水時，他想到鍋子裏的水全給自己洗浴用光了，他得再生火纔是。對於他父親的憤懣浮過了他的心頭。

「老頭子心裏，除了他的茶飯是什麼也沒有想到的，」他向竈口裏默唸；然而他却沒有響亮地說什麼。他得給老人做東西喫，這是最末的早晨了。他從近門的井裏用桶汲了水，在鍋子裏略略放了些，於是水迅速地沸起來，他用那水和玉蜀黍粉攪成了粥，使送給老人喫。

「今天晚上我們喫飯，父親，」他說。「這是玉蜀黍粥。」

「籮裏只有少許的米了，」老人坐在堂屋裏的桌子上，用筷子攪着黃色的厚粥說。

「我們到清明可要節省着喫了，」王龍說。然而老人却沒有聽得，他唏呼唏呼地就碗裏啜着。

王龍於是走進自己的房裏，又將藍長衫穿在身上。他摸摸自己的眉毛和臉頰。心想還是去修剃一下的好罷。還只是太陽剛纔出來的時候。他在往女人在等候他的那家去以前，可以經過有剃頭匠的街上，剃一個頭的。他有錢就要這麼辦的。

他從腰帶上取了灰色布做的油膩的小荷包，將裏面的錢數了一數。有六塊銀洋兩把銅板。他還沒有告知他的父親，已經邀請朋友們晚上來喫酒了。他邀請了他的堂兄弟，即他伯父的小兒子；又爲他父親邀請了他的伯父，此外還邀請了住在同村的三個鄰近的農人。他打算那早

晨從城裏帶些肉，一條鯽魚和一把栗子回來。他甚至還想買幾枝雨邊蓮來的筍，和少許牛肉同着自己園裏所種的蘿蔔在一塊兒煮。然而這是要等買了豆油醬油以後，有錢餘下來纔去買的。如果他剃了頭，大約他就不能再買牛肉了。無論如何，頭是總要剃的，他忽然打定了這主意。

在這早晨他沒有和他的父親說什麼話，便自己出去了。不管暗紅的黎明，太陽漸漸地從天際的叢雲間升上來，在麥頭的露滴上閃耀。王龍的農夫性格霎時顯現了，他俯下身去察看抽芽的麥頭。那麥頭還空着心，等候雨的到來。他嗅嗅空氣，焦躁地看看天空。如果雲是黑的，風是濃重的，雨就會有了。在這等時候，他是常常買一枝香來插於土地神的神堂裏的。

他在田野間的狹徑上邁了道。走不多遠，前面便湧現了灰色的城牆。在他將經過的城門的裏面，矗立着黃府的大房子。那女人是從小就在黃府裏做丫頭的。『討大人家的丫頭做老婆，不如做光棍好，』這是好些人說的話。但當他對他的父親說了『我難道就永遠沒有女人麼？』的話時，他的父親却回答道，在這些尷尬的年頭，娶親的費用既有那麼大，個個女人沒有進門之前還要什麼金戒指，綢衣裳，在窮人眞無法可想，只有討丫頭做老婆了。』

他的父親這纔留心起來了，他曾經到黃府去探問了可有要放掉的丫頭。

『用不着年紀太輕的丫頭，也用不着美麗的，』他曾經說。

王龍一向納悶着，以爲她一定是不美麗的。如果有美麗的老婆，別人家來道喜，纔會有些面子罷。他的父親一見他那納悶的臉色，曾對他叫道：

『我們要美麗的女人做什麼？我們要有會管家會養孩子，還會在田地操作的女人。美麗的女人，那裏肯做這些事情呢？她一定永遠想着和臉子相稱的衣裳的！我們是種田人，我們家裏簡直用不着美麗的女人。還有一層，誰聽得過有錢人家的美麗的丫頭會是處女呢？少爺早就將她蹧蹋掉了。討個醜的眞是比討個美的好得多。你想想看：美麗的女人會把你這種田人的手看的和有錢人家少爺的嬌嫩的手一樣歡喜麼？會把你這太陽曬黑了的面孔看的和拿她尋樂的別人的白臉一樣漂亮麼？』

王龍知道他的父親說的有理。然而，他在能夠答許以前，却不由地和肉欲掙扎了一番。於是他強烈地說道：

『至少面麻或者缺了唇的女人我是不要的。』

『我們可以把要定的女人看一看明白的，』他的父親答說。

原來那女人既非面麻也不是缺了唇的。他所知道的只是這點罷了。他和他的父親買了兩只包了金的銀戒指和一副銀耳環，這些首飾已經由他的父親送到那女人的所有者那裏，作爲定婚的證物了。除此以外，他對於那將要爲他所有的女人，只知道這一天他可以去領她，別的就一無所知了。

他走到冷清清的城門的陰暗處。恰在城門的外邊，載着大的水桶的小車，整日來來往往的經過，水從桶裏濺到石板上。在泥和磚石的厚厚的城牆下的門洞裏，老是濕漉漉冷清清的；雖在夏天也是冷清清的，因此瓜販們在夏天就將瓜擺在石板上，有的剖開着賣給過路的人喫。因爲季候還早的緣故，那邊還沒有什麼瓜，只有盛着硬硬的綠色小桃子的籃子擺在牆邊，小販們呼叫道：

「春天新上市的桃子——新上市的桃子呀！買得去吃吃看罷，消消你的腸胃裏的餘毒罷！」

王龍心裏想道：

「如果她喜歡吃的，我們回來時，我要買幾只去給她吃。」他體會不到當他走回來經過城門時，會有一個女人跟在後面走的。

他進了城門向右轉彎，過了一會便到有剃頭匠的街了。時候還很早，在那裏剃頭的只有幾個農人。他們是上夜挑了地貨進城的，這纔他們可以在清早的市上賣出他們的蔬菜，再回到田地裏做日間的工作。他們已經蜷伏在他們的籃子上，瑟縮着睡過覺了，那些籃子現在空空的擺在他們的腳邊。王龍恐怕有人認識他，避開了他們，因爲這一天，他不願意聽他們什麼取笑的話了。沿街過去，成一長列的剃頭匠們站在他們的小櫈後面，王龍便走到最遠的一個，在櫈上坐下，向那站着和鄰人閑談的剃頭匠做了一下手勢。那剃頭匠立即走過來，從擱在炭鉢上的水壺倒了熱水到他的銅面盆裏。

「什麼都剃麼？」他以職業上的腔調說。

「剃頭帶修臉，」王龍答說。

「要不要挖耳朵？」剃頭匠問。

「另外要加多少錢？」王龍小心地問。

「四個銅板，」剃頭開始拉過一塊黑膩的布來說。

「我給你兩個，」王龍說。

「那麼我給你挖一隻耳朵就是」。那剃頭匠當即接下去說。「你要挖那一隻耳朵呢？」他說話時向旁邊的剃頭匠做了一個嘴臉，於是那人禁不住大笑起來。王龍見得自己給人家尋了開心了，他照向來的情形，對於城裏人，雖只是做剃頭匠的最低賤的城裏人也覺得慚愧起來，急促地說道：

「隨便你——隨便你——」

於是他聽受了那剃頭匠的擦肥皂，揩抹以及修剃。那剃頭匠究竟還是十分慷慨的人，他給王龍在肩背上巧妙地搥擊了好一會，以舒展他的筋肉，却不要額外的什麼費。

剃好了頭，將錢數到剃頭匠的濕漉漉的打皺的手裏時，王龍霎時起了恐怖。這許多的錢呵！然而他又復走下街去，新鮮的風吹到他那新剃的皮膚上，他却自言自語道：

「不過一回罷了。」

他於是走到市上，買了兩斤豬肉，看住賣肉的用乾荷葉將牠包好，隨

又思思量量地買了半斤牛肉。他將一切東西，連同顫動着的方塊豆腐買定之後，走到蠟燭店裏又買了幾枝香。於是他羞答答地將脚步轉向黄府去。

一到黄府的大門口，他恐慌起來。怎麽他一個人到這裏來？他該邀他的父親，他的伯父，甚至他的鄰居，老金同來纔是呢。他一向沒有到過什麽大公館。現在他怎能手裏拿着辦喜酒的小菜說，「我來領女人了」這句話，就走進去呢？

他站在那大門口向大門看望了好久。那是兩扇大大的黑漆的木門，上有鐵的門環，正緊閉着。兩邊各有石獅子一隻立在那裏。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他不能進去，便轉身走了。

他忽然覺得飢餓了。他要先去買些東西喫。他不曾吃過什麽——原來忘記吃東西了。他走到街上的一家小飯店裏，在桌上放了幾個銅板，便坐下來。一個齷齪的小厮，繫着油晃晃的黑圍裙走過來，於是王龍向他呼喊道，「兩碗麵」！待到麵來了，他便用竹筷子送着大口地吃了下去，那小厮站在旁邊，將銅板抓到污黑的手裏去。

「再添些什麽？」小厮順口問。

王龍搖搖頭。他站起身四面一望。在那擺滿了桌子的陰暗而侷促的小屋子裏，沒有一個他認識的人。只有三五個人坐在那裏，有的吃着東西，有的喝着茶。這是窮人們光顧的地方，在那些人中間他顯得整潔而且差不多富裕了，因此經過的一個乞丐向他哀呼道：

「好先生，發些慈悲罷，給我一個小錢罷——我是餓的要命了。」

王龍從來沒有遇到過向他求乞的乞丐，從來沒有遇到過叫他「先生」的什麽人。他覺得高興了，便丢了兩個小錢到乞丐的碗裏，那乞丐便以污黑的手急速地抓起錢來，塞到他的襤褸的懷裏。

王龍又復坐下去，太陽漸漸地升起來了。小厮不耐煩地懶洋洋說道：「你不要再吃什麽麽？」隨又不客氣地說道，「那麽你得付坐櫈子的錢。」

王龍聽到這樣的侮慢的話，不禁氣憤起來，他本想起身就走了，可是他一想起往高大的黄府去領女人的事來，他的全身就湧出汗珠來，彷彿他在田間工作着似的。

「拿一碗茶來，」他慚愧地對小厮說。不到一轉身的時間，茶在他的前面了，那小厮厲聲要求道：

「銅板呢？」

王龍着慌了，只得從他的腰帶裏再掏兩個銅板出來。

「眞是敲竹槓，」他心中不願意似地默唸。那時他看見他的一個鄰人走進店裏來，那鄰人，他是邀過吃喜酒的，於是他匆匆地將銅板放在桌上，喝了大口的茶，急從邊門走出去便又來到街上了。

「這事情總要辦，」他惶急地自己說，於是他轉向雙扇的大門去。

「這時候已經過了中午，大門半開着，管門人閒立在門檻上，用竹籤剔着牙齒。他是一個長漢，左頰上有一個大黑痣，其上生着三根長長的

毛，從來沒有剃過。當王龍到了他的前面時，他從那籃子推想到他是來叫賣什麼東西的，便粗聲喝道：

『喂喂，什麼？』

王龍很勉強地答道：

『我是王龍，種田的。』

『阿阿，是王龍，種田的。什麼事？』管門人反問，他是除了他的主人和女主人的闊綽的朋友以外，對誰都不客氣的。

『我來了，——我來了——』王龍顫顫地說。

『這，我知道，』管門人撚着他那黑痣上的長毛，以非常的忍耐說。

『裏面有一個女人，』王龍說，他的聲音逐漸低下去低到同耳語一般。在太陽光下，他的臉潮潤了。

管門人發出了一聲大笑。

『原來就是你！』他呼喝說。『今天他們叫我在這裏等候着新郎。可是見你臂上掛着籃子，我認不出來了。』

『這只是幾樣小菜，』王龍告歉似地說，等候管門人引導他進去。然而管門人却沒有移動。終於王龍焦躁地說道：

『我一個人進去好麼？』

管門人裝出了可怕的神氣。『老爺要害你的命的！』

於是他看出王龍太老實了，便說道：『有洋錢就可以過門。』

王龍方纔知道那人是要他的錢。

『我是窮人啦，』他哀求似地說。

『讓我看看你的腰帶裏有多少錢。』管門人說。

待到傻氣的王龍當眞將籃子放在石板上，撩起長衫來，從腰帶裏取出了小荷包，將買物之後所剩的錢在他的左手裏搖搖的時候，管門人嗑嗑地笑了。那荷包裏有一塊銀元，十四個銅板。

『我要那銀元，』管門人冷冷地說。王龍剛要抗議，那人就已將銀元縮到袖子裏，大踏步跨過大門口，大聲呼喊道：

『新郎到了，新郎到了！』

王龍縱有對於剛纔所遇的事的憤怒，對於這種大聲的報道的恐怖，却也無可如何，只得挈起他的籃子來，左右兩邊都不看，跟在他的後面走。

雖然他到大公館裏這還是第一回，他後來却什麼都沒有記得了。他的臉燒着，他的頭俯着，他穿過了一個復一個的天井，只聽得前面喧嚷的聲音，四邊嗑嗑的笑聲。他彷彿走過了百來個天井之後，忽然間，那管門人默不作聲地將他送到一間小客堂裏。他一個人站在那裏，同時管門人走進裏面的什麼地方去，過了一會兒回來說：

『太太叫你到她的面前去。』

王龍向前走去，然而管門人卻阻止了他，輕蔑似地叫道：

『你手裏挈了一籃子的肉和豆腐，到太太的面前去是不行的！你怎麼行禮呢？』

『是——是——』王龍惶恐着說。然而他却不敢將籃子放下，因爲他恐怕籃子裏有什麽東西會被人家偷了去。他沒有想到像兩斤豬肉半斤牛肉和一條小鯽魚這樣的小菜誰也不會稀罕的。管門人見到他的着慌，便以非常的輕蔑叫道：

『在我們這樣的人家，這些小菜是餵狗的！』於是他抓了那籃子放到門背後，將王龍推向前面去。

他們走過那屋頂由雕刻工細的柱子支撐着的狹長的走廊去，便進一個廳和這相似的廳，他是從來沒有見過的。那許多間屋子，都是又高又大，彷彿他自己的全家放進去不佔什麽地位似的。正在驚異地抬頭看望上面雕漆的棟樑時，他給高高的門檻躓了一下，幾乎跌倒了，幸虧管門人抓住了他的臂膀，叫道：

『你現在要當太太的面跌一交當個見面禮麽？』

在羞愧中定了定神，王龍向前面張望，便在那屋子裏一個匟上看見一位很老的太太，她那巧小的身材上穿着發亮的灰色緞襖，在她身旁擺着鴉片烟盤。她從她那打皺的瘦臉上沈鷙而細尖的眼睛裏向他注視了一下。王龍跪下去，向她拜了幾拜。

『叫他起來，』太太莊重地對管門人說，『這些禮節用不着了。他可是來領女人的？』

『是的，太太，』管門人答說。

『爲什麽他自己不說的？』太太問。

『因爲他是獃子，太太，』管門人撚着痣上的毛說。

這話激動了王龍，他含着憤怒，看看管門人。

『我不過是一個粗人，太太，』他說，『我不知道在場面上講些什麽話。』

太太十分莊重地向他細看，彷彿要講出什麽話來似的，可是她的手一揑到一個丫頭給她裝好了烟的鴉片烟槍，她似乎立卽將他忘掉了。她俯下身來，就烟槍狂吸了一陣，於是她的眼睛上失却了敏感，而給忘却之霧蒙住了。王龍只是站在她面前，直至她的眼睛瞟過來，看見了他的形相。

『這個人在這裏做什麽？』她突然動氣似的問她。彷彿已經忘却了一切的事情似的。管門人板着臉，一句話也不說。

『我等候着女人啦，太太，』王龍驚愕地說。

『女人？什麽女人？……』太太開口說。在她身邊的丫頭俯下身去，向她貼耳說了幾句，太太便和緩下來。『唉唉，是的，我暫時忘記了——一件小事情——你是爲阿蘭這個丫頭來的。我記得我們將她許給一個種田人了。你就是那個種田人罷？』

『我就是，』王龍答說。

『叫阿蘭出來，』太太對她的丫頭說。

不一會，那丫頭出來，手攙着一個胖胖的頗長的姿體，穿的是清潔的藍布襖藍布褲。王龍瞟了一下就轉過眼去，心頭別別地跳着。這就是他

的女人了。

『這裏來，阿蘭』太太懶洋洋地說。『這人是來帶領你的。』

那女人走到太太的前面低了頭，合了手站在那裏。『你預備好麼？』太太問。

那女人慢慢地回聲一般答道：『預備好了。』

王龍初次聽得她的聲音便趁她站在面前的時候，向她的背部看了一會。這是再好也沒有的聲音，不響亮也不柔和，平平的，並不是性情乖張的。那女人的頭髮整潔而光滑，她的布襖也清潔。他見她的脚沒有纏過，覺到霎時間的悵惘。然而對於這，他却不能儘想了，因爲太太對管門人說着：

『將她的箱子搬到大門口去，讓他們起身罷。』她隨又叫了王龍的名字說道：『你站到她的身邊去，聽我說。』待到王龍走上前去之後，她對他說道：『這個丫頭還只十歲時候就到我的家裏來，一直住到現在，她有二十歲了。那年是荒年，她的爺娘因爲沒有喫從北邊到這裏，我就將她買下來。他們從山東北部來，又回到那邊去了，他們後來的情形怎麼樣，我一點也沒有知道。你看看：她有着那樣結實的身體，方盤的臉頰。不論是田間工作或是汲水燒飯等雜事，他都會給你好好地做的。她相貌並不好，但你也不必要相貌好。只有閑空的人們纔用得着美貌的女人給他尋尋樂。她也不聰明，然而叫她做什麼，她總做的很妥貼，她有着好脾氣。我知道她還是處女。她要引動我的兒子們孫子們的心，相貌還欠好。你帶了她去，好好地待她罷。她雖然遲笨些，總要算一個好丫頭。我若不是想爲下世積一些陰德，還要將她使喚下去的。我的這班丫頭們，少爺們看不上，所以我發了一個善心，有誰要娶她們做老婆，我就將她們嫁出去。』

於是她對那女人說道：

『要聽他的話，給他養兒子，要多養出幾個兒子來纔好。你將頭生兒子抱來給我看。』

『好的，太太，』那女人恭順地說。

他們侷促不安地站在那裏，王龍便十分窘急起來，不知道該說什麼話纔好。

『那麼，你們可以去了！』太太不耐煩地說，於是王龍急忙鞠了躬，轉身走出去，他的後面是那女人，那女人的後面是管門人，肩上掮着箱子。他將這箱子在他找尋籃子的那間屋子裏放下來，不肯再掮在肩上，便一聲不響走掉了。

於是王龍轉向那女人，第一回向她細看了一下。她有着一副橫闊的老實臉孔，尖尖的闊鼻頭底下是黑黑的大鼻孔，她的嘴巴闊得像臉上的一道漕似的。她的兩眼細小，帶着呆鈍的黑色，充滿以一種沒有顯明地表現出來的悲哀。這是一副似乎慣常沈默而不說話似的臉。她既不惶窘，也不回看，靜靜地接受王龍的眼光，直至他看飽了她。他覺得她臉上確乎沒有什麼美——是一副醬黃色的平凡忍耐的臉。然而她那黑

皮膚上却沒有麻瘢，她的嘴唇也沒有破缺。他看到她的兩耳上掛着他所買的那副包了金的耳環，她的手上帶着他給了她的戒指。他暗自欣喜地轉過臉去。阿阿，他得到他的女人了。

「這隻箱子，還有這隻籃子，」他悶悶地說。

她一句話也不說俯下去提起箱子的一端，放在自己的肩上，於是在那重量下搖擺着脚步想要站起來。他看望她這麼辦，便突然地說道：

「箱子我來拿。這裏還有着籃子。」

於是他不顧身上所穿的最好的長衫，就將箱子移到自己的背上。她呢，仍然不作聲，拿起了籃子的柄。他想起了先前穿過的百來個天井，想起了在重荷之下，不雅觀的自己的姿態。

「可有邊門——」他低聲說，她沈思了一會，幾點點頭，彷彿沒有立即懂得他所說的話似的。於是她引導着穿過平常不走的小天井，那邊滿生着荒草。在一棵垂着枝葉的白楊下面有一扇老舊的小門，她移開了門閂，於是他們走出到街上了。

有一兩回他轉過頭來看她。她用那雙大脚勁健地踱去，她那濶大的臉上沒有表情。到了城門口，他惘然地停下來，用一隻手在腰帶裏摸索所剩的銅板，別隻手把穩肩上的箱子。他拿出幾個銅板來買了六只綠皮的小桃子。

「拿了去你自己喫罷，」他粗魯地說。

她抓了那桃子，默默地拿在手裏。當他們沿了麥田邊行走，他又復看望她時，她正慢慢地嚼着一只桃子，但她一見他在對她看，便用手遮住那桃子，制住了兩顎，一動也不動。

他們這樣地行走，一直到了土地堂所在的西畈。這土地堂是小小的建築，只有肩胛那麼高，用磚頭造成，上頭蓋着瓦。王龍的父親，從前耕種過王龍現在藉以過活的這些田地的，曾經用小車從城裏運了磚頭來建造這土地堂。牆外邊塗刷着石灰，在一個吉利的年頭，曾經雇了村上的美術家將竹和山的景致繪在白牆上。可是這畫經過了歷代的雨的沖洗，現在只剩着淡淡的竹的影跡，山景是幾乎全然消滅了。

在上蓋屋瓦的這土地堂裏，舒泰地坐着兩個小而莊嚴的泥質的姿體，是用附近田野裏的泥土塑成的。這就是土地神和他的太太。牠們穿了紅紙和金紙的長袍，那土地神還有着稀少的拖下的鬍鬚，是真正的頭髮所做的。每逢新年，王龍的父親買了紅紙來，剪的很當心，給那一對黏貼了新袍。每年中，雨雪打進去，夏天太陽曬進去，便將牠們的袍毀壞了。

然而，在這時，因爲新年過了不久，袍還新簇簇的，王龍見了牠們端整的姿相，覺得驕傲了。他從女人的手，接了籃子，便在那豬肉下面，當心地尋找所買的幾枝香。他恐怕香折斷了惹得不吉利，心裏有些着急，然而那幾枝香倒完整。他尋到了香，便將牠並排插在神前堆積着的香灰裏。（香灰所以這麼多，是因爲近地人都到這裏求神的緣故。）於是他掏出了火石和鐵，用一片乾葉作引火物，取了一個火焰將香點起來。

這男人和這女人一同站在他們的田地之神的面前。女人瞪了眼看香的末端紅起來又轉成灰色。當香頭的灰堆長起來時，她俯下去，用前指撂去了那積灰。於是她彷彿有些惶恐似的，忙向王龍望了一下，她的兩眼沈滯着。然而在她的舉動上，却也有着他所喜歡的一種情態。彷彿她覺得那香屬於他們兩個人；這就是結婚的時刻。他們守了完全的沈默，並排地站在那裏，而香燒成了灰了；於是太陽漸漸地沈下去，王龍將箱子掮在肩上，他們便走向家去。

在家屋的門口，老人站着接受射到他身上的最末的太陽光線。當王龍同着女人走近來的時候，他一動也不動。他若注視她，就失身分了。他裝作對於天上的雲很有興味似的，叫道：

『在那天邊的一朶雲似乎有些雨意罷。不到明天晚上天就要下雨了。』隨卽看到王龍從那女人接了籃子，便呼叫道：『用完了錢沒有？』

王龍將籃子放到桌上。『晚上有客人來，』他匆匆地說。他又將箱子搬進他睡覺的房裏，在盛着他自己衣服的箱子旁邊放下來。他驚異似的看看牠。然而老人却來到門邊，滔滔地說道，

『在這家裏用錢就沒有窮盡了！』

他知道他的兒子已經邀請了客人，暗自高興着，然而他却覺得在那新來的媳婦前面除了惜錢的話以外，不該說什麼，恐怕她從起頭就學了浪費的派頭。王龍不作聲，走出房來，將籃子拿進灶間裏，女人便跟了他到那裏。他從籃子裏將小菜一件件地拿出來，放在爐架上，於是他對她說道：

『這裏是豬肉，這裏是牛肉和魚。有七個人要吃。你會做小菜麼？』

他說話時沒有對女人看。儘看着女人該不是適宜的事罷。那女人以平庸的聲音回答說：

『自從進了黃府的門，我就做灶下丫頭。每餐都有肉的。』

王龍點點頭，便離了她出來，沒有再去看，直至客人們擁着進來了，他的伯父——喜洋洋而且狡猾，還有些饞嘴相的；他的伯父的兒子——一個頑皮的十五歲的孩子；還有農人們——笨相的，而且羞澀模樣露齒作笑的。有兩個是和王龍在收穫時交換種子和勞力的同村人，有一個是他隔壁的鄰人，姓金的——一個小身材的靜默的人，除非不得已，老不願說話的。他們在堂屋裏再三推讓着坐位，終於坐定了之後，王龍走進灶間去叫女人做菜。他聽了她這麼說，不覺喜洋洋了：

『我做好了菜一碗碗遞給你，由你放到桌上去好不好？我不喜歡到衆人面前去。』

一想到這女人是他所有的，她在他面前露臉並不怕，却不願在別的男人面前露臉，王龍便在心裏覺得非常的驕傲了。他在灶間門口從她手裏接了碗，擺列在堂屋裏的桌子上，於是高聲道：

『伯伯，請，阿哥，請。』『我們可不是來看新娘的麼？』當那愛說笑話的伯父這麼說時，王龍認眞地答道『我們還沒有成了親。她不好意思出來見客人。』

於是他催着他們吃，他們靜靜地吃了那些小菜。吃的十分暢快，有的人稱贊魚上面的醬油，有的人說豬肉燒的好，王龍再三地答道：

「不中喫的——這是燒的壞的。」

然而在他的心裏他實在中意着那幾碗小菜，因爲她將魚肉各用糖和醋，一些酒和一些醬油合燒着，巧妙地吊出了魚肉所有的滋味，像這樣的小菜，王龍在他的朋友們的酒席上是從來沒有嘗過的。

那晚上客人們慢慢地啜過了茶，講完了笑話之後，女人還在灶下停留着。王龍待到最後的客人去了，走進灶間裏便見她蜷伏在稻草堆上牛旁邊熟睡着。他叫喚了她時，她從睡夢中忽然擎起臂膀來，彷彿防有人打來自衞着似的。她終於張開她的兩眼來，以奇異的，無語的眼光向他看，他便覺得彷彿對着一個小孩子似的。他握了她的手，引她進到那天早晨爲了她洗過身的房裏，他便點着了桌上一枝紅色的蠟燭，在這燭光下，他覺得自己一個人和女人在一起，忽然害羞了，於是他不得不這樣地安着心：

「這女人是我所有的。這事情總是免不了的。」

於是他開始毅然脫自己的衣服了。至於女人呢，她俯下身來，不作一聲地整疊被褥了。王龍粗魯地說道：

「你睡下來的時候，先將燈吹熄了。」

於是他臥下去，掣了棉被到肩邊，裝作睡過去的樣子。然而他却沒有睡着。他躺在那裏顫動着，他肉體上的每一神經都醒着。待到過了好一會，房裏暗黑了，他的身邊起了緩慢而沈默的索索的響動，那時候，充滿於他心裏的快樂幾乎爆破了他的肉體。他向暗中發出了一聲粗重的笑，便擁抱了她。

（未完）

投稿諸君：

近來本誌投稿常有寄交個人轉遞及託人介紹者，輾轉寄遞，每多延誤。以後如蒙惠賜宏著，請一律郵寄上海寶山路五三八號東方雜誌社收，信面請勿書編輯人姓名，並勿託個人介紹轉遞。寄稿信內並勿夾入他項事件。否則如有遺失延誤，本社概不負責。特此奉告。

東方雜誌社啓



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的新形勢

樊仲雲

在尚沒有成為一國所專有的殖民地的中國大陸，最佔勢力的帝國主義強國是英美日三國。

要觀察這三國對於中國問題的形勢，第一須注意各國在中國的利權與其本國的關係；第二須注意三國彼此間在國際政局上的關係。

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的利權，最主要的自是投資與貿易。所以我們由各國在華投資及貿易的多寡大小，可以看出其對於中國問題的關切的程度。根據美國外交季刊去年（Foreign Affairs, Oct. 1931）所載，三國的在華投資與列強的對華貿易額有如下：

一　英美日三國的對華投資約數

英國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日本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　一九二七年——二九年列強的對華貿易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英帝國	二四六、五八	二九五、一二	三四九、五二海關兩
香港	三八二、二七	四〇八、二〇	三八八、〇六
日本（包括台灣）	五〇二、六三	五四七、八九	五七九、五六
朝鮮	七五、五七	六四、七〇	五五、四四
美國	二八八、五四	三三二、七四	三六八、六七
菲島	一〇、六三	一一、六二	一二、五九
蘇俄	九九、七六	一一八、二八	七五、三五
法國	六六、一三	九三、六二	七四、五〇
德國	五九、七〇	七八、五二	八九、五三
共計	一、九三一、五五	二、一八七、三二	二、二八一、四六

由第一表在華投資之最大者為英日二國，約略相等，美國則遠在二國下。同時由第二表，對華貿易之最大者亦為英日二國，其數不相上下，遠非美國所能及。所以美國的對華態度不及英日二國之執着關切。尤其是因為美國對華的投資與貿易就美國的對外投資及對外貿易言，實在微不足道。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統計，對華投資的百分比，在美國全部對外投資中實不足百分之一・五，故雖然這一二年來頗有增加，但到底不足與美國全部的對外投資額比。美國的對華貿易雖然就投資額的比例言，似乎大得多，但若就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比言，則在一九二九年不過百分之三・五，也是微不足道。

至於英日二國，尤其是日本則形勢大不相同。日本的投資其四分之三係在我東北這與普通的投資不同。日本缺乏工業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煤鐵資源據一九二七年的統計，日本所消費的鐵礦的百分之九係由我國中日合辦的鐵礦事業所供給，（含括東省的鐵礦在內）而撫順之煤，尤為日本取用不盡的資源。除我東北外，日本在上海、天津、漢口、青島各地的投資，都日有增加。如航運業，日本勢力僅次於英。如棉紗業，日本勢力尤有突飛發展。據一九三〇年一月的統計，日人在我國的紗廠計達四十三家，總資本美金一萬二千萬元，錠子居我國全數百分之三十九。因此，日本的投資，非若美國的投資，無關重要，而為日本經濟現狀安危興廢之所關。至若日本的對華貿易，則由一九二九年的統計，在日本對外貿易總數中佔百分之二四・四，在三國中是最大。若把這三國對華貿易在其對外貿易中之百分比來加以比較，則日本比美國百分之三・五是大了七倍，比英國百分之一・六大了十五倍。因此，日本對於我國，尤其是我東北地方，他是生死存亡之所關，一步也不能放鬆。

然如英國，則其情形與美與日俱不相同。英國的投資雖與日本同其數量，但就英國全部對外投資言，則究不能說是十分巨大，實在還不及英國對阿根廷一國之數。英國資本的中心是在香港，此外則大體以長江流域，最重要是上海，為其根據。英國資本的經營，以鐵路、航運、礦山、借款等為多。據一九二九年統計，中國的沿海貿易，有百分之四十四以上是操在英國航運業者之手。所以英國資本的利益，在英國看來雖非甚大，但亦有相當重要。至於英國的貿易，由一九二五年——二八年這四年間的平均數，是佔到對華貿易百分之三一，比之日本的百分之二九・九，美國的百分之一六・五為多。但其實則香港是各國貨物聚散的中心，貿易並不限於英國。就香港政府報告，如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底的貿易統計，英國只佔全數百分之一六，日本百分之八，美國及菲島佔百分之六・九，所以若除去了香港，英國以外的貿易，日本卻是比英國為多。在對華貿易中，日本是居第一位。

這幾年來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英國勢力的衰落，美日勢力的發展。但英美的衝突，是亘於各方面遍及全世界的。在中國方面，實在還比較的輕微。故在中國方面，英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而非美國。這是與世界其他各地，英美對立關係非常尖銳者所不同的地方。質言之，英國在華勢力的頹落，還是由於日本的競爭。如我國的對外貿易，當一九一七年英國佔全額之百分之三九・七，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即反英運動之年）降落而為百分之二七・八，反之，日本則自百分之三三・四增至百分之四一。美國則自百分之一五・三，增至百分之一七・四。

反之，日美自日俄戰後，雖曾立於對抗的地位，近年以來，卻有妥協的可能。日本對美輸出貿易（殖民地除外）佔全額百分之四二，而由美輸入則佔百分之三一。日本的生絲，其最大的買主便是美國。當大戰初，英美二國與日本總輸出入中所佔百分比約略相等，為百分之一六・八。但到了一九二七年，英國喪了其比例的一半，美國則增加了二倍。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經濟的原因使美日關係改善的，那便是美國剩餘資本的投放問題。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中國這塊大陸最有發展餘地。他們覺得只要中國人的長衫每人都加長一吋，那麼這所要的布料，就夠美國紡織工廠一年的工作。且中國近年以來，因爲建設鐵路及汽車路，並創辦實業，在在需款，這正是一個美國投資的機會。但是因爲中國政局的不安定，連年內戰，實使美國發生恐懼。所以他只能選比較可行，於己有利的稍事投資，這便是一九三〇年之中美航空協定，二國合資（中國五成五分，美國四成五分）成立資本金一千萬元之中國航空公司。一九二九年之以八千一百萬兩收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發電所，次年之以七百六十萬元收買上海電話公司。美國這樣，是很希望中國能夠安定，使其投資能有確當的擔保，因之他需要一頭爲他看守金洋的狗，日本正好中了他的選。

且日本爲缺乏資金的國家，他在我東北的發展，曾與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發生衝突，但是美國到底也承認日本在我東北有其所謂『特殊利益』。所以日本若能利用美國資本以開發我東北，美國是與日本可以消除對抗關係的。並且在美國，與其借款中國以開發東北，似還是日本爲確實可恃。日本看清了這一點，於是當俄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與我國資本主義第一步的開始發展的前面，遂向美國提議南滿鐵道借款。『美國國民的感情，向來對外國的侵略，是不惜熱烈地擁護中國的，但若到了美國的資本可以投放於日本的鐵道會社及其附屬的產業，這時候，美國怕要以「爲民主政治求世界的安定」這口號，贊同日本對滿洲的帝國主義政策了。』但尼 (Ludwell Denny) 在美國征服英國（America Conquers Britain）一書中之所言，是有其理由的。

現在，日美妥協的機運，可說已到成熟之時，加上英日二國在我國的尖銳的對抗關係，雖然英美在我國方面無十分的衝突，但美既與日合，卒使遠東局面出現了一個新形勢，成爲英國對美日二國的局面。日本因爲有了美國的援助，這時候正想找求解決其恐慌的出路，於是遂進兵東省，放膽實行其帝國主義的政策，而英國雖心懷憤恨，亦無如彼何！

自然，日本的猛進，當其衝者爲中國，但是其次卻要推英國與蘇俄。英國近年來在華勢力的衰落，日本實爲其勁敵，日本勢力的發展，不但在中國，甚至在南洋澳洲方面，亦使英國難以保其優勢。這是英國所不能忍受的。但在目前，因了世界恐慌，英國既無訴諸戰爭的勇氣，自惟有暫時容忍，眼看中國利權爲日本所橫奪。這時候，最難堪的是中國，中國人民既無組織能力，對暴日的侵略，準備爲民族求自由解放的鬭爭，而急來抱佛腳，欲以英國之力，藉聯盟來制止日本的暴行，亦似無所用。至如有些人之欲對日讓步，聯絡美國，以美國的資本來開發中國，則我覺得日本的發展將犧牲英國的利益固不論，即美國的發展，英國也是不能忍受其侵害的。於是以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猛進，結果促進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爆發，所以這次東省事件，就國際的意義來說，就只是二次大戰以前在中國大陸帝國主義的前哨戰罷了。



國際仲裁與國際糾紛

李聖五

一

在現代國際狀況之下，法律觀念雖甚發展，然猶未能排解國際爭議、糾紛以及防止戰爭之發生。其主要原因乃在國家主權說之過於澎漲。法律之制造者，應用者以及執行者均為國家，國家之間，僅有合議機關，而國家之上幷無超越組織，期望公理替代強權，益難乎其難。何況法律之效能，斷難離開人類道德心之涵養，內國法因有政府為執行之工具，其強制力之雄厚，不啻十百倍於規律國家行為之國際公法。但殺人，放火，竊盜，姦淫等行為，仍不能滅迹於號稱法制文明國家之國境以內，與其謂此輩罪犯，恝然於生死念頭而不懼法律之極刑，毋寧謂原始性格未曾滌盡，道德涵養猶甚薄弱。罪犯畏懼法律之情緒，實遠勝於常人，惟其惡劣之性格不能阻止其作侵害他人之行為。一國之良好公民不覺法律之存在，蓋其道德涵養遠超過於法律規定之上也。以言國家行為之國際公法，又何莫不然？倘一國蠻橫成性，惟以侵略他國為立國之基礎，寧遭天下之掊擊，亦所不惜，與此等國家講信修睦，講求法律，豈非徒然！

雖然，吾人既不能因殺人，放火，竊盜等罪犯存在於社會之中，而曰國內法無效，亦不能以特種國家之不顧信義，而對於國際公法加以疑慮。二十世紀以來，非戰之說充人耳鼓，考其實，此等主張僅能表現於國際協定。然戰爭之根本因素絕非一紙協定所能剷除者，所以戰爭之爆發，仍屬不可避免，亦無庸諱言。在此等情勢之下，國際公法學者所應急切注意者，卽用何方法以替代戰爭？換言之，卽以何方法防止戰爭。當兩國發生糾紛之後，開始戰爭之前，解決之法有四：一曰斡旋，二曰調停，三曰和解，四曰仲裁。前三項率因勢利導，與以調解，第四項乃以司法手續依據法律，作公平之處置。茲專論仲裁之性質，程序，結局，以及其對於爭議國之拘束力。

二

所謂仲裁，即由糾紛當事國選請一位或數位公正人，或一仲裁院，以解除國際糾紛。國家之上既無集中的權力以行使法權，復無強制執行之法院，所以國家不能於未得對手國同意之前，將爭議事項訴諸司法手續之解決。但為避免戰爭起見，各國多於糾紛事件未發生前或於既發生後，締結一項仲裁條約，條約內容，詳為規定糾紛事項之性質與範圍，以免當事國臨時倉皇，無所適從。再則如劃定仲裁員之權限，指定仲裁員，或決定指定之方法，制定仲裁之程序及仲裁時應用之法律（國際公法或平衡法）以至仲裁時應用之語言及舉行仲裁之地方等，均可詳為釐定於仲裁條約之中。

國際仲裁之歷史極為悠久，不過在歐洲初期的仲裁多由羅馬教皇為公正仲裁人。雖因當時教權之強大，仲裁結果泰半完滿，然將國際爭議訴諸宗教家之裁判，實屬害多利少。後來除羅馬教皇仍保持其公正仲裁人之地位外，曾有數項國界爭議及國際繼承之糾紛問題，由當事國邀請第三國充任仲裁，為之解決。但近代國際仲裁之真諦，不能不溯自一七九四年英美締結之翟役條約 (The Jay Treaty in 1794)，此項條約對於援用仲裁裁決糾紛一事，供獻了三種不同的解決方案（註一）足為後世仲裁之先河，特別是翟役條約第七條之規定，對於美國以後與其他各國之仲裁為一引導，而對於仲裁程序樹一模楷。自此條約締定後七十年內，美國與他國用仲裁方法解決糾紛之最顯著者：為與俄皇亞力山大第一之建提條約 (The Treaty of Shent)，一八三九年與墨西哥及一八五三年與英國之仲裁院的組織，以至與中美南美各國所組織之仲裁委員會。內部戰爭完束以後與英法西各國用仲裁方法所解決之因內戰引起的事件，其中與英國所解決之阿拉巴瑪案件 (Alabama Claims) 對於國際公法之中立法規創制許多的慣例，又為國際仲裁之最好的榜樣。同時歐洲方面亦不少援用仲裁的國家，例如一八一六年法荷兩國關於荷蘭債務之爭執；一八四三年英法兩國關於波頓底克事件 (The Portendick affair) 之紛爭；一八五一年英國與希臘關於派塞費扣案件 (The Pacifico case) 之糾紛；一八五六年法國與西班牙關於瑪倫納船 (Veloz Mariana) 及其他船舶之糾葛事件；以及德國與西班牙關於開羅蘭島 (The dispute over the Caroline Islands) 之糾紛，均在國際仲裁史上佔重要位置。

截至十九世紀下半期，國際仲裁的運動更盛，特別是南美各共和國間彼此締訂了永久仲裁的條約。而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兩次海牙保和會關於平和息爭之協定，關於仲裁方法之設計，對於此種運動復與以強有力之贊助，結果仲裁條約竟網羅了許多文明國家。

國際仲裁之更進一步的發展，要算締結一般強制仲裁條約的種種提議。一八九〇年召集第一次汎美洲會議 (The first Pan-American Conference) 曾經採納一般強制仲裁為息爭的方法。出席於會議之

全體代表（包括美利堅聯邦國）除智利代表外，均投票贊成將強制仲裁列爲美洲國際公法的原則（註二）。不幸此項協定未蒙各國批准。兩次海牙保和會中則各建議『有限制的強制仲裁』，主要由於德國之反對，亦歸失敗。無論如何一九〇七年二次海牙保和會之最後決議書中明白宣稱一致通過以下兩事：（一）承認強制仲裁爲原則，（二）某一定之國際糾紛，特別是關於條約之解釋上，及國際法規之應用上，須毫無保留的付諸強制仲裁。除關於以上兩點之宣言外，二次海牙保和會復成立一項波泰爾協定（Porter Convention），按照協定內容，簽約國對於因債務所引起之紛爭，必須付諸仲裁。除卻債務國拒絕仲裁，或承認仲裁以後致使仲裁手續不能順利，又或於仲裁裁決之後幷不履行裁決書之決定外，債權國不得以武力強迫償債。簽字於此協定者共三十四國，未簽字者十國——中國爲其中之一，許多簽字國尙有對於協定內容保留者，因此，波泰爾協定是否成爲國際公法上的法規，尙屬難言。

三

國際聯盟規約第十三條亦明白規定仲裁糾紛之方法，卽盟員國間發生爭議而不能由外交談判得到滿意之解決時，將爭議事項付諸仲裁或司法手續之解決。然則何種糾紛可以適用仲裁方法？本條特爲列舉以下數項：（一）條約解釋所發生之爭執，（二）國際公法問題所發生之事項，（三）任何事實之存在足以構成違犯國際義務者，或因（四）違犯國際義務規定賠償所引起的糾紛，凡此槪可訴諸國際仲裁。各盟員國均以忠實履行仲裁裁決書相矢，且於當事國一方遵守裁決書而他方不能遵奉時，則後者不得對前者開戰。於此等情形之下——卽當事國雙方不能同時履行裁決書時，（實際上就是裁決書不生效力），國際聯盟理事會應對於此種糾紛建議有效之步驟，以備採取。（註三）

一九二四年各國集會於日內瓦，專爲平和息爭以討論仲裁，保障和平，及裁軍諸問題，要在外交手續——談判，調停，和解，及自動的仲裁——窮盡以後，而糾紛未能平息時，以強制仲裁替代戰爭。該次會議成立一項日內瓦議定書（The Geneva Protocol of Arbitration, Security, and Disarment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按照議定書第四條，國際聯盟理事會依照規約第十五條止息國際糾紛歸於失敗時，理事會應（一）盡力勸告雙方當事國將糾紛事項付司法手續或仲裁解決；（二）此項勸告如亦歸於失敗，最少由當事國一國之要求，卽爲組織一個仲裁委員會；（三）倘若當事國均未要求仲裁，而理事會亦未能一致通過關於糾紛事項之報告及建議時，理事會本身應卽決定仲裁委員會之組織，權限，以及其程序。但應注意者，此所指定之仲裁方法特別應用於非司法性質之糾紛。日內瓦議定書第三條復明白規定法律事件之爭執，交由常川國際法院解決。此項議定書於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五屆國際聯盟大會時由

五十七國出席代表建議於國際聯盟。

仲裁方法能否應用於所有的國際糾紛？此問題在學理上及實際上均曾引起許多紛歧的主張。常有人以爲各種國際糾紛，仲裁方法不能概由解決，因此，便將可由仲裁裁決之種種糾紛與不能由仲裁裁決者劃分清楚。誠然各國未曾將任何種糾紛置於仲裁員的面前，但是在理論上，實在找不出何等理由可以劃分糾紛事項之能不能付諸仲裁的界限。假若雙方當事國同意將糾紛事項交由仲裁解決，則儘可應用國際公法，自然衡平法，或雙方協定之其他法規。果如此，則仲裁方法可以解決任何糾紛，是毫無疑問的。

當代的兩位公法學家，拉僕羅代爾（Lapradelle）及波黎底斯(Politis)，對於國際仲裁做過深博之研究後，得到的結論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國際仲裁，幷未脫開外交的性質，裁決書根據於利害的成分多過於公平眞理的成分（註四）。但自彼時以後，特別自出名的阿拉巴瑪事件（Alabama Claims）由仲裁解決以至現在，國際仲裁之司法的性質已經根深蒂固，大多數案件的裁決書，均可探尋其所根據的法律——不是國際法的法規，便是雙方當事國所預定的規律（註五）。在第二種場合，此項預定的規律往往經過相當時日，輾轉援引，竟至變爲國際法上固定的法規（註六）。

理論雖是如此，而事實上何種糾紛可爲永遠由國際仲裁解決的問題，仍然不時發生。一八九九年海牙協約第十六條，及一九〇七年海牙協約第三十八條，對於這個問題均有確切的答案，當時的簽約國一致承認『仲裁』爲解決司法性質之國際糾紛的最有效最公允的方法，特別對於條約之解釋及應用上爲效更宏。一九〇三年英國即依照協約第十六條的建議，與法國締結了一項條約，彼此約定將來所有的法律性質之紛爭「一概付諸仲裁解決，但以不妨害彼此之『主要利益』，(vital interests)『榮譽』(Honour)或第三國之利益爲度（註七）。很多國家以此爲模楷，締結許多仲裁條約。次年英國復與德，意，西，瑞士，荷蘭，丹麥，美國，瑞典，挪威，奧匈，葡，巴西，扣崙比亞等國締訂此等條約，條約有效期間爲五年，但其中許多皆已重訂。

細審上述各項條約的內容，便可發見牠們的缺陷，因爲將糾紛事項之是否爲法律性質的決定權，遺留在糾紛當事國的手中，就難免發生將來的爭議。有時當事國之一方認爲糾紛事項屬於法律性質，要求仲裁裁決，而當事國他方否認其法律性質，因以拒絕仲裁。鑒於此種爭議，美國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三日一方面與英國，一方面與法國締結的仲裁條約，第三條有下面的規定：

『假若糾紛當事國關於糾紛事項，依照條約應否仲裁的問題，主張不一致時，即將此問題交付一個聯合調查委員會；如果全體委員（或全體委員中僅一委員作反對之主張）作肯定的取決時，即將糾紛事項付諸仲裁』。

假如此約批准，實開仲裁條約之新紀元，不幸美國參議院將此項條

文剔出，結果條約未獲批准（註八）。

現在的趨勢卻與疇昔有極不同的一點；以往的仲裁條約，多將仲裁的權能限於此一種或彼一種的糾紛事項，例如上述之關於影響於獨立，主要利益國家榮譽的案件，不得訴諸仲裁。而現在的趨勢是認定「仲裁」可能解決任何種國際爭執，既無限制，亦無區別，這實在是一個很值得稱贊的進步。例和一九〇二年阿根廷與智利間，一九〇四年丹麥與荷蘭間，一九〇五年丹麥與意大利間，一九〇七年阿根廷與意大利間，以及其他南美共和國彼此間所締訂的仲裁條約，均無主要利益國家獨立等例外的規定。

四

仲裁員之任定，率由當事國規定於條約之中。假若她們敦請一個第三國家擔負仲裁責任，必須將敦請第三國擔任仲裁的事項規定於條約之中且被敦請的國家已經接受邀請。如此，該國即賦有指定仲裁員的全權。有時當事國敦請一位第三國的元首為仲裁員，但被請元首之躬親料理糾紛事體者，實絕無而僅有；大概他選定一位或數位他所信任而合格的人代他作個報告建議個裁決書由他發佈。當事國亦可彼此協定將糾紛事項由私人，或一部分私人組織仲裁院或仲裁委員會以裁決之。一八九九年英美及委內瑞拉（Venezuela）間關於威內瑞拉之國界紛爭，即由一委員會仲裁，委員會中包括英美國籍之委員，而以俄國名教授瑪丁氏（Professor von Martens）為委員長，委員會集會於巴黎。又如一九〇三年英美兩國間阿拉斯加（Alaska）國界之爭，亦由一在倫敦召集之委員會所仲裁解決，會中有美國及加拿大國籍之委員，而以英國之首席裁判官愛福爾司頓爵士（Lord Alverstone）為委員長。

一般的仲裁委員，均容許爭議國國籍的人們為委員，然亦不無例外；例如加利佛尼亞之虔敬費案（Case of the Pious Fund of Californias）爭議國即曾特別規定不得任命本國人民為仲裁委員。

當事國對於仲裁員之任定，常常不顧被任定者之是否主張公正，且或竟專為物色偏袒之流，希冀對於本國作有利之主張。所幸事實上證明此等弊竇尚不甚烈，而且肩負仲裁之私人，果係孚有盛望富有學識之輩，自必以第三者純客觀之地位，——除事實與眞理外，不顧其他——作公正之判斷。

仲裁之程序多半遵照仲裁條約所指示者，自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海牙保和會締結一般的國際仲裁協定之後，當事國關於仲裁程序如無特別規定，自可援用海牙協約的規定。仲裁程序之先決問題，即當事國於一定之期間內將陳訴狀，抗訴狀，以及其他文件准時提出。所謂陳訴狀，內容包括（一）要求對方擔負責任（主要是賠償）所根據之事實；（二）法律的依據（三）事實與法律敘述完竣後之結論（四）附帶於陳訴狀之證明文件。抗訴狀之內容包含（一）對於陳訴狀內事實之反駁

或肯定；(二)倘若仍有未盡之事實，加以補充；(三)法律之依據(四)根據所敍述之事實作一結論；倘若仲裁院之權限容許『反要求』(counter-claim) 之提出時，可將『反要求』之事項列入結論之中；(五)附帶於反訴狀之證明文件。仲裁之開始必先由一方之請求所有文件送遞之次序——除有相反的規定外——卽由請求國送遞陳訴狀，對手國送遞抗訴狀及前者之答辯與後者之再答辯。在一般的仲裁程序中，陳訴狀及抗訴狀由糾紛當事國之代表（一曰代理人）及辯護士預備妥貼，并各簽字以備送遞。

無論仲裁條約中對於辯護士及代表曾否述及，仲裁國普遍的享有派定此項人員之權利。非但與仲裁相關之所有的文件及陳訴書答辯書等由他們處理，而且仲裁院與當事國政府間以他們爲中間人。一八九九年海牙協約第三十七條明白規定雙方當事國有派定代表及辯護士之權利，并重申上述之意義。關於代表之權限，英國與哥倫比亞間會經締結一項協約有這樣的規定：『他們（指代理人）享受一般法庭中原被告所能享受的一切權利，仲裁院在法規之引用上，及程序之倫次上，不得對他們有所輕重偏袒』。進一步，代理人及辯護士且可作口頭的辯駁，檢查證據之是否確實（註九）。

仲裁委員會之組織爲三個委員，有時爲三個以上之委員，其公正人 (umpire) 雖爲委員會之主席，然於一般情形之下他并不能表示意見，惟於委員會中主張紛歧，而必需請教於他時，他方能發表其公正之主持。所以仲裁委員會或仲裁院中之公正人較一般法官的權限範圍來得寬廣。公正人的權限與責任因情勢不同，有時遇到許多案件，他必須嚴遵法律及衡平法，以裁判當事國爭點。有時糾紛的性質并不明顯，公正人在這時候的權限與責任，便須仲張其和解仲裁的能力（註十）。

然應注意者，仲裁與和解是兩種不同的息爭方法，仲裁委員會遇法律窮於應付或糾紛事項非爲既有法律所可解決時，固可略施和解的能力，使雙方互相退讓以達到和平的鵠的，但不得以此將兩者混爲一談。一九二一年德國與瑞士締結一項條約，規定法律性質的糾紛付諸仲裁，其他性質之糾葛付諸和解（註十一）。糾紛事項之性質是否應交仲裁，不能斷定時，卽以仲裁方法決定之。和解委員會共有五位委員，其中三位爲中立國家之人民。雙方當事國彼此同意之後，可將迹近仲裁性質之糾紛交付和解委員會。再則糾紛事項雖屬法律性質，然雙方苟認爲影響國家之獨立，領土之完整，或其他最重大之主要利益時，可以以和解代仲裁。假若當事國一方主持糾紛事項屬於此種性質，而他方不能接受時，此種爭點由仲裁解決之。

五

仲裁的結局是仲裁者根據事實與法律所下的判斷書，（英文爲 Award，係判與之意，亦一方賠償他方之意），而仲裁之意義及效用，端在雙方當事國是否履行判斷書上的條款，這實在是個根本問題。截至現在，國際間雖有現成的公法與慣例，及臨時組成的裁判機關，然國

家之上絕無超然的組織，國際間對於違犯法律及不遵裁判的國家，除卻道德的制裁，并無強制執行的能力。曾有少數公法學者顧慮到這個問題，建議組織警衛軍(註十二)又或提議建設一個「國際國家」(International State) 以屯駐國際警衛軍。亦有專爲執行國際裁判機關之判決書而提議組織國際陸海軍者(註十三)。在目前之國際情狀以下，此種建議只落得個烏托邦而已。至於依照國際聯盟規約第十三條所成立之仲裁院的裁決書，假若當事國之一方故意違抗而對他方開戰時，國際聯盟卻可引用規約第十六條建議與所有盟員國對該開戰國實行經濟封鎖，或於必要時請各盟員國採取軍事行動，以保全規約之免於破壞。國際聯盟僅是各國的合議機關，并非什麼超國家的組織，而有此規約第十六條的規定，總算是盡其所能了。不過第十六條之能否見諸實際，端賴國聯大會各國代表或理事會中全體理事之一致議決通過，欲其一致通過，除非世界各國之觀點相同，率直言之，除非她們的利害所在趨於一致，那便難乎其難了。

究竟任何法律效力的維持，多少要靠道德的裁制力。而道德制裁力對於國際公法之維繫，截至現在，更爲重大。徵諸國際仲裁的史乘，不遵守裁決書的紀載，尚不多遘。糾紛當事國之此方或彼方有時呼喊裁決之欠公允，然而她們對於履行裁決的義務上，卻都是毫無遲疑。有一次案件，英國仲裁員扣珂巴恩爵士對於日內瓦裁決書堅持異議，出而抗辯，然而他卻極力主持英國遵守。約當八年以前美國國務卿休斯氏雖認爲海牙仲裁院 (Hague Tribunal) 偏袒挪威，對於判准挪威輪船要求之賠償，他曾持異議，不以爲然，但是對於賠償的數目，他既未抗爭，亦未曾建議不應賠償。實因國際仲裁根據雙方當事國之意思而成立，仲裁的結果，非但用以表示是非之所在，亦且代表雙方法律責任之所在，能切實奉行，乃所以尊重本國之諾言，乃所以表示對於仲裁者之信任，這纔是國家的光榮(注十四)。

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因日本進兵侵佔中國東三省事件，中國派赴國際聯盟理事會之代表曾正式通知理事會主席，表示中國政府隨時可與日本政府商訂中日仲裁公約。根據此次奇突事件發生兩月以來經過的事實，仲裁之說能否實現，卽幸能實現，則日本果否遵守仲裁的判斷，均不能不令人十分懷疑。日本進兵東三省的事實是如此：本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三十分起，日本藉口中國軍人破毀南滿鐵路，進攻瀋陽之北大營。中國軍隊未加抵抗，然日本之軍事行動猛進不已，東三省各重要城鎮多爲日軍所侵佔。日本當局對於此種行動，「以國際自衛」爲辯護之口實。卽假定毀壞鐵路爲事實(註十五)，則日軍充其量僅能驅逐該毀路軍人以行使自衛，乃侵佔城池，破壞中國之領土主權，完全溢出於自衛範圍之外，苟此爲自衛，則法律正義無存在之必要矣。

國際聯盟以防止戰爭，保障和平爲職責，且中日兩國統屬盟員國，國聯對於此等嚴重事件，當然負調處之義務。故於九月十九日召集非常理事會議，二十二日決定勸告中日兩國(一)防止事件擴大，(二)於可

能範圍內撤兵。美國以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之資格，亦對日本發出勸告，其內容(一)防止東三省事件之擴大(二)日本不得利用中國之現勢取得特殊之利益(此點根據九國公約第四項原則)。日本對於國聯及美國之勸告，均自動的宣言接受。然日本此項之諾言，非但未曾履行，反而於非常理事會閉會之後，擴大軍事行動，以飛機轟炸無防禦之錦州，(註十六)形勢如此嚴重，國際聯盟不得不於十月十四日再爲召集理事會，此次會議一致(獨日本代表反對)通過使日本限期撤兵，催促兩國開始交涉。延至此時，日本復以撤兵爲直接談判中日懸案之先決條件，而國聯閉會之後，中國代表於日軍在東三省之砲火正烈之時，通知國聯，中國政府可以隨時與日本政府締結仲裁條約。

根據以上所述之經過，可以斷定(一)日本以軍事行動侵佔東三省，完全出於預謀，早已置國際公法及國際協約於不顧。在此等情形之下，她能否接受司法性質之仲裁，已屬最大之疑問。何況(二)她對於國際聯盟第一次理事會議決之勸告，及美國之勸告，宣稱完全接受之後，至今非但毫未履行，而且變本加厲，橫行無忌，是置其本國皇皇之誓言於不顧，對各國之諾言亦變爲空談，則日本之國際信義已蕩然無存，於此言仲裁，姑無論日本必不願意，即願意矣，日本對於仲裁之結果能否遵行，更屬疑問。期求和平者，無不以仲裁爲解決糾紛之良好工具，同時不能不加以愼審，以防他國無理之蹂躪。『國際自衞』一名詞，在遠東已摧殘無餘，但盼『國際仲裁』之幸能完整存在！

(註一)參閱 Jackson H. Ralston, The Law of Procedure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1926), 頁一——二。

(註二)參閱 Quesada, Arbitration in Latin America (1907), 頁十五以下。

(註三)本條末一段所規定者甚爲空泛，不過由以往的經驗判斷，各國對於裁決書的履行，却不十分困難。而感受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使爭議國訴諸仲裁耳。

(註四)參閱 Recueil des arbitrages internationaux, 卷一頁十四。

(註五)例如 The "Three Rules of Washington" in the Alabama case.

(註六)參閱 Phillips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頁二五。

(註七)關於『主要利益』『榮譽』及『第三國利益』之意義參閱 Wehberg and Calvalcanti on Restrictive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reati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I. (1913), VIII. (1914), 及 Hyde, International Law Chiefly as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卷二。

(註八)參閱 Vlietinck in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 2nd ser., XV. (1913)。

(註九)參閱 The Chamizal Cas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V. 頁一一八。

(註十)參閱 Schaben case, in Moore's Digest an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頁一三零一。

(註十一)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日締約，見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XII. 頁二八一——二九一。

(註十二)參閱 Vollenhoven in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égislation Comparée, 2nd series, XIII. (1911), 頁七九——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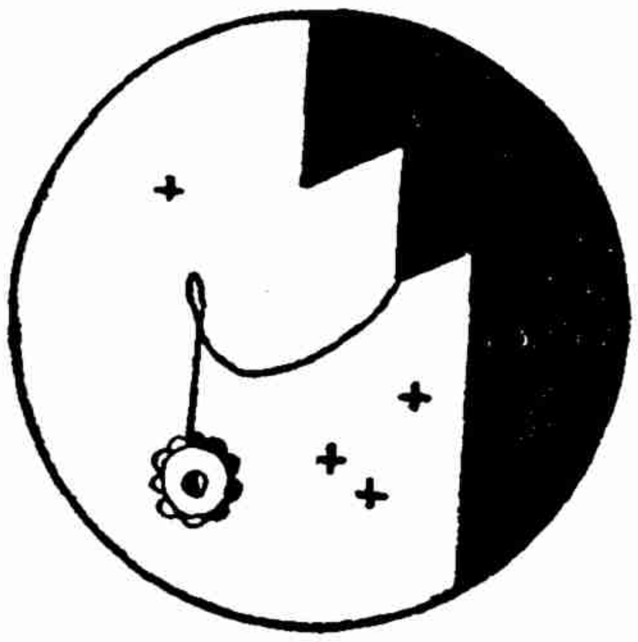
(註十三)參閱 Waldstein,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Ideals and the World Peace (1899), 頁一一零——一一二。

(註十四)不過仲裁院逾越權限，舞弊，公然違背正義，受賄，或裁決書之條款含糊曖昧時，則無遵守之必要。此等理論與實例極多，可參閱 Hall, International Law, 一一九節頁四二零及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ition, Vol. II., 頁二七——二八。

(註十五)中國軍人不得步入距南滿鐵路二十公里之範圍以內，且日軍防範極嚴，所謂中國軍隊毀壞其鐵路者，不知從何說起。

(註十六)按日本軍部於轟炸錦州之前一日曾決議(一)以斷然手段排除張學良及其惡政徒，(二)絕對否認錦州之臨時政府，并在錦州空中發表宣言。

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道德的生物學觀察

周建人

中國是極講道德的國多數人是極講道德的，自古傳下來許多道德教條，什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及什麼溫良恭儉讓之類，婦女應當遵守的更有貞潔節烈以及賢母良妻這些，眞是數也數不淸，其中有許多至今還大有勢力。記得前幾年美國的哲學者杜威博士來中國講學時，曾說西方的道德教條沒有這樣專化，分析的也沒有這麼精細，他們只用愛字去對付許多方面，親當愛子，子也當愛親，夫妻如此，朋友亦然。但中國爲什麼道德教條要弄的這樣繁瑣這樣繁瑣的道德律究竟對於我們有什麼益處，生長這樣國內的我們，似乎對於這等特點，不可忽略了。不幸這題目在歷史關係上是屬於哲學，社會學的，如果由哲學者或社會學者觀察起來，當然能十分透澈，現在寫這短篇的人對於這等學問完全外行，所以稱之曰『生物學的觀察』，表明所講的只是從這方面看去的一角而已。

道德一個名詞所包括的範圍是很廣泛的，因此界限也就模糊，他一方面侵入所謂態度(manner)，別一方面則和法律相銜接。批評態度的話有『粗俗』，『文雅』，以及『知禮』或『不知禮』，這裏顯然含有道德價値的意味，所以乘未入本題之前，最好先把態度是什麼說一說。

從生物學上說起來，態度是因生活法則 (way of life) 的不同而表現在外的『相貌』，若以生活方法不同的人相互比較起來，格外明顯些。我們的親戚中有農民不少，他們的生活狀況，我知道的很淸楚。有時候他們荷鋤出去除雜草，一面雙手握着鋤頭柄，一面老嚮的在講談，因爲田野曠大，人和人的距離又遙遠，聲音不響如何能夠聽到田野間？無廁所，隨便撒尿草地上，天氣酷熱時，爬落河裏便洗澡。有一年秋天發大水，他們夜間叫我幫同田中捉魚去，可是路上多浮泥，滑的很難走，他們卻能從容走去，從田中牛蹄踏過的印潭中摸出小鯽魚。

他們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之下，既經習慣，如果來到上海，往來於找不

到毛廁，然而又不許撒尿的馬路上當然會感到不方便。倘若叫他們坐在摩登小姐坐的絲絨沙發上，扭着活動的趾頭，聲音老饗的講話，有人會得說他們『粗俗』的。然而別一方面嬌養慣的人到田間去怎樣呢？都市的人們如果走到曠大的田間，會得似乎是太小了，手指也太細，面孔太潔白，似乎有些不自然，即和環境不和諧，雖然這時候特別顯出態度的『文雅』。倘若你用道德價值去判斷粗俗和文雅孰優，那麼須看你站在那一面。如果客觀地就生活力的強弱說，似乎寧可是粗俗。一方面態度又包含從某生活狀況養成的情緒和思想，有時又說某人態度好或壞，這是指其人對於這一件事情贊成或不贊成，和好意或惡意，這是態度的別一種意義。

現在從態度說到道德。這裏似乎不說一點合羣的基本要素是很不容易說明他的本質的。基本要素是什麼呢？如果讀者不憚煩，我當先舉法國盧波(Roubaud)的研究以爲例。這幾條例證雖未免稍極端，但極端不要緊，只要明知其極端，而一般原理可以應用就好了。盧波研究非洲的胡蜂的生活之後，於一九一六年發表論文，說胡蜂社會的起源，主要原因由於幼蟲能分泌可食的唾液，母蜂喂養幼蟲，一方面取食分泌物。比他早點，一九〇九年德國的藿倫格連 (Holmgren) 說白蟻的表皮有細孔，能泌出可食的物質，喂飼他們的成蟲，一面舐食他們的分泌物。比他稍遲，一九一八年更有哈佛大學的教授惠勒(Wheeler)研究螞蟻的幼蟲，說有些種類也具分泌器官，分泌的物質成蟲要喫的。這種情形，惠勒稱爲 trophallaxis，從二個希臘字併合而成，意思是『互食』。今日昆蟲學者多數相信『互食』是昆蟲合羣生活的要素。人不是昆蟲，我們習見母親乳哺其子，從不見從小兒能取得些什麼，但合羣生活起於得食保護的便利，這原則是可以相信的。一九二二年惠勒教授在波士頓作學術講演，說明生物有三種欲望，二種是積極的，即飢餓和性欲，消極的一種，即恐懼。合羣生活對於求食，求異性，求保護，三者都有便利的。

道德的由來，其根源皆由於上述的生存欲望和生活環境的互相交涉，不過有些道德條件包含的稍複雜，常常和迷信中的『禁忌』(taboo)相混雜，例如英國愛理斯的性心理學研究中曾講起，蘇利南的黑人相信男人走近『不潔』的女人是不吉的（所以女子有阻止他們近前的義務——此句作者所加）因此女子遇月經來潮時，皆深居不出，以免禍人，倘有人近去，伊必高叫 (mi hay! mi hay!) 意思是說『我是不潔的，我是不潔的』！使人可以遠避。在別一方面道德又和滑稽趣味相關連，戲弄他人本爲道德所不贊成，然而若以滑稽的態度出之，見者並不替受者不平，反覺施者的滑稽有趣。這些問題說來比較曲折而話太長，這裏只好暫且按下，以下只說比較明顯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及人和其他生物一樣，是有欲望的，欲望食物，欲望異性，推廣開去，欲望一切所能獲得的東西，一方面又有恐怖。現在聚集在一個社會中的既都是這樣的份子，什麼行爲是善，什麼行爲爲不善，這原則

便很容易知道了，倘使有人的行為利於多數人的欲望滿足時，這行為當然大衆公認是好的，如果這行為在滿足自己的欲望但也不損害及別人別人也就不甚注意他，如果為了滿足自己而損害別人的利益，當然被認為壞極。所以，勤勞，勇敢這些都是於羣有益的德性，自古便推崇他自己節儉，待人寬和，在對方的人看來也是很好的至今不加非薄。性本是最易引起妒忌的事情，記得三十年戰爭之後，德國男子減少了，曾一度提倡多妻，到歐洲大戰後，德國不僅有多妻的事實，更有大學教授作文擁護這辦法，記得陳百年教授還曾非難過。此外，如法國，也有這種傾向。因為當時合於多方面的欲望的要求之故，便是主張一夫一妻制度最力的基督教道德，那時竟患了虛脫症，無力制止了。但是畢竟一夫一妻制最和私有財產制度相符合，在嫉妒道德上也是最公平，因此到男子稍稍增加時，這種傾向就又改變。

但是各人的利益不是這樣容易分配的，有時於衆人無利，而於幹者有利，你雖不贊成，他也會去強幹。就細小事情說，對上諂媚，待下驕傲，於大衆無益而且向來鄙視的然而行之者因為於個人有利益，故這等人至今各處多有，不然，社會上走狗何以會如是之多呢？就較著的事情說，此次東省的事情，如報上所說是確實的，那麼那裏的官長的確很溫和而且謙讓，對方競爭者看起來一定是很對的罷？然而這一讓民衆的利益就被讓掉，所以由民衆看來不是頂可贊揚的行為。

道德條件當中，因其性質的不同，又可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勤奮，勇敢等屬於前者，節儉，謙讓等是屬於後者的。這二者有着明顯的區別，前者是教人進取，後者叫人退讓，節制。據我的觀察，在中國社會裏，好似重視消極的道德甚於重視積極的。在集合而居的社會裏欲望無限而目的物有窮盡，各人的一生均不能不多少受節制，這的確也是事實，可是，我覺得在不進步的社會裏，一般的說，使大衆覺得沒有希望和出路時，彼此欲望的壓迫會增加，甚於進步的社會。蓋彼此只指望別人節制，俾自己多少有伸長的機會。消極道德也就因此不遺餘力的提倡起來，這也許是很自然的現象罷？

說到這裏，歸到前面所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忠孝節烈等教條在中國比別國繁瑣而且嚴厲呢？似乎有加以說明的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對於人民沒有善意的異族或同種的王帝叫人民無條件的盡忠也是當然的事，家長專政的家庭，若長久停滯在農業社會上，沒有什麼變更，父權，夫權會的特別伸長起來，也許不是怎樣奇異的現象罷？不過中國的官吏和學者，這樣竭力的提倡他們，教被壓迫者當無條件的服從，這似乎有點奇特。然而實際上，殺君，父，夫的事情是有的，中國說了許多年的為母當慈，不數月前，王陶氏把已有子女的兒子殺掉了，事見滬上的各報。道德家倘去看西洋的歷史，他們從前也有這些事情的，不過到了君權縮小，家庭組織改變，和中世紀後離婚漸趨自由，這些事情也漸漸的沒有了。常看報章和熟知王陶氏事件的人，我想一定會看出來：要是他們母子的經濟關係沒有那麼密切，王陶氏大概不會去殺掉

伊的兒子的不幸擁護禮教的人們別有心腸，猶以為要是不是這樣做，世道人心更要變壞哩！

可是平心而論，不能忘情於舊道德的人們的好意是可感謝的，他們以為如不提倡這些，則人將淪落到和禽獸為伍了，他們是在這樣善意地拯救我們哩。可是倘若他們看見秋末的飛雁，或看到熱帶的象羣，他們並沒有像我們所提倡的道德然而生活卻很道德的，倒沒有如我們的社會中所見的壓迫和仇殺。小孩是未曾學會道德的人，可是他們在小朋友間的愛好和同情勝於熟知禮教的成年人！不過統治階級的人們不知道這些事理，想不到從解放人性方面去改善社會的組織，只會把絕對的忠孝節烈等條件編入法律裏，使這等道德教條格外有力。中國君主政體崩潰後，舊倫理系統似乎已經破壞，但潛勢力卻還隱然存在，男女二重道德的法律至今分明不曾放棄。統治階級提倡的道德，這樣地和法律連成一體了。

本誌徵求照片

(一)凡關於時事，人物，風景，美術，各地特殊風俗以及其他富有趣味之照片圖件，本誌均甚歡迎。

(二)投寄照片圖件，均請附加詳細說明，並用厚紙包紮掛號寄來。寄到時如已損壞，本社不負責任。又圖件須用黑墨繪成，如用藍墨繪成者，不能製版，請勿賜寄。

(三)照片圖件一經本誌揭載，每張奉酬現金一元至五元。特別有價值之新聞照片，用航空郵遞，或特種快捷方法寄來者，登出後特別從優奉酬。除特別珍貴之照片經投寄人豫先聲明者外，一經揭載，原片概不退還。

(四)投寄照片圖件經本社認為有採用價值而一時不能刊出者，當由本社攝影保存，再將原片退還本人。此項借攝之照片，每張由本社奉酬現金二角至一元。

(五)投寄照片圖件經本社認為無採用價值者，當於寄到後十日內由本社掛號寄還。

(六)私家收藏之貴重美術品如願送交本誌製版發表者，請先向本社通信接洽後再行設法寄遞，較可穩妥。

(七)投寄照片圖件如聲明不願受酬，則當於揭載時註明投贈人姓名，以答雅意。

(八)照片圖件請直寄上海寶山路五三八號東方雜誌社東方畫報部收。

東方雜誌社啟



苦茶隨筆

豈明

一　小引

十七年春間想到要寫夜讀抄，曾做了一篇小引，其文曰：

幼時讀古文，見秋聲賦第一句云『歐陽子方夜讀書』，輒涉幻想，彷彿覺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櫚，後來雖見『紅袖添香夜讀書』之句，覺得也有趣味，卻總不能改變我當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鄉老屋中，隔窗望鄰家竹園，常為言其志願，欲得一小樓，清閑幽寂，可以讀書，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於天，命薄如紙』，纔過本壽，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纔及三尺，所云理想的書室僅留其影象於我的胸中而已。我自十一歲初讀中庸，前後七八年，學書不成，幾乎不能寫一篇滿意的文章，庚子之次年遂往南京充當水兵，官費讀書，關餉以作零用，而此五年教練終亦無甚用處，現在所記得者只是怎樣開槍和爬桅竿等事。以後奉江南督練公所令派往日本改習建築，則學『造房子』又終於未成，乃去讀古希臘文，擬改譯新約，雖然至今改譯也不曾實行，——這個卻不能算是我的不好，因為後來覺得那官話譯本已經適用，用不著再去改譯為古奧的文章了。這樣我終於沒有一種專門的學問與職業，二十年來只是打雜度日，如先父所說的那樣書室我也還未能造成，只存在我的晝夢夜夢之間，使我對於夜讀也時常發生一種愛好與憧憬。我時時自己發生疑問，像我這樣的可以夠得上說是讀書人麼？這恐怕有點難說罷。從狹義上說，讀書人應當就是學者，那我當然不是，若從廣義上說來，凡是拏著一本書在讀，與那些不讀的比較，也就是讀書人了，那麼或者我也可以說有時候是在讀書。夜讀呢，那實在是不因為據我的成見夜讀須得與書室相連的，我們這種窮忙的人那裏有此福分，不過還是隨時偷閑看一點罷了。看了如還有工夫便隨手寫下一點來，也並無什麼別的意思，只是不願意使自己的感想輕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點痕跡，所以寫下幾句。

因為覺得夜讀有趣味，所以就題作夜讀抄，其實並不夜讀已如上述，而今還說誑稱之曰夜讀者，此無他，亦只是表示我對於夜讀之愛好與憧憬而已。民國十七年一月三日於北京。

光陰荏苒，四年的時光差不多過去了，夜讀抄還只寫了一節，檢出來看，殊不勝其感慨。小引的文章有些近於感傷，略有點不喜歡，但是改也可以不必了，而寫夜讀抄之類的意思卻還是有，實在這幾年來時時想到，只是總沒有動筆的興致，所以終於擱下，這回因友人們的策勵，決心再來續寫，仍將舊引抄上，總題目則改為苦茶隨筆，蓋言吃苦茶時所寫者耳。

在這小文章裏所說的大抵是關於書或人，向來讀了很受影響或是覺得喜歡的，並不是什麼新著的批評紹介，實在乃是一種回憶罷了。這裏所談差不多都是外國的東西，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無可談，其原因很簡單，從小讀中國書慣了，就不以為奇，所受影響自己也不大覺得，所以有點茫然，即使想說也有無從說起之概。中國思想大約可以分為儒道釋三家，釋道二氏之說有時覺得極透徹可喜，但自己仔細思量，似乎我們的思想仍以儒家為大宗，我想這也無可諱言，不過尚不至於與後世的儒教徒合流，差堪自慰耳。古代文人中我最喜諸葛孔明與陶淵明，孔明的出師表是早已讀爛了的古文，也是要表彰他的忠武的材料，我卻取其表現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兩篇誠實的文章，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確是儒家的精神，但也何嘗不即是現代之生活的藝術呢？淵明的詩不必再等我們來恭維，早有定評了，我卻很喜歡他詩中對於生活的態度，所謂「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似乎與孔明的同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法。六朝的著作我也有些喜歡，如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等，末一種尤有意思，顏之推雖歸依佛教，而思想寬博，文辭恬澹，幾近淵明，終制一篇與自挽詩有殊途同歸之致，常歎中國缺少如兼好法師那樣的人，唯顏之推可與抗衡，陶公自然也行，只是散文流傳太少，不足以充分表現罷了。降至明季，公安竟陵兩派的文章也很引動我的注意，三袁雖自稱上承白蘇，其實乃是獨立的基業，中國文學史上言志派的革命至此纔算初次成功，民國以來的新文學只是光復舊物的二次革命，在這一點上公安派以及竟陵派（可以算是改組派罷）？運動是很有意思的，而其本身的文學亦復有他的好處，如公安之三袁，伯修，中郎，小修，竟陵之譚友夏，劉同人，王季重，以及集大成的張宗子，我覺得都有很好的作品，值得研究和誦讀。但是我只是羅列個人偏好的幾類文章，還沒有敢來批評講解的力氣和意思，所以暫且不多談了，此外尚有八股試帖詩鐘對聯燈謎等東西，我也很看重他們，覺得要了解中國古今的文學實有旁通這些學問之必要，很想對於他們作一嚴肅的研究，不過這是五年十年的事業，現在這種涉獵只是吃路旁草，夠不上說起頭，自然更不配來開口了。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九日，於北平。

二 黃薔薇

黃薔薇（原文 A Sarga Rozsa，英譯 The Yellow Rose），匈加利育珂摩耳（Jókai Mór）著，我的文言譯小說的最後一種，於去年冬天在上海出版了。這是一九一〇年所譯，一九二〇年託蔡子民先生介紹，賣給商務印書館，在八月的日記上有這幾項記事：

九日，校閱舊譯黃薔薇。

十日，上午往大學，寄蔡先生函，又稿一本。

十六日，晚得蔡先生函附譯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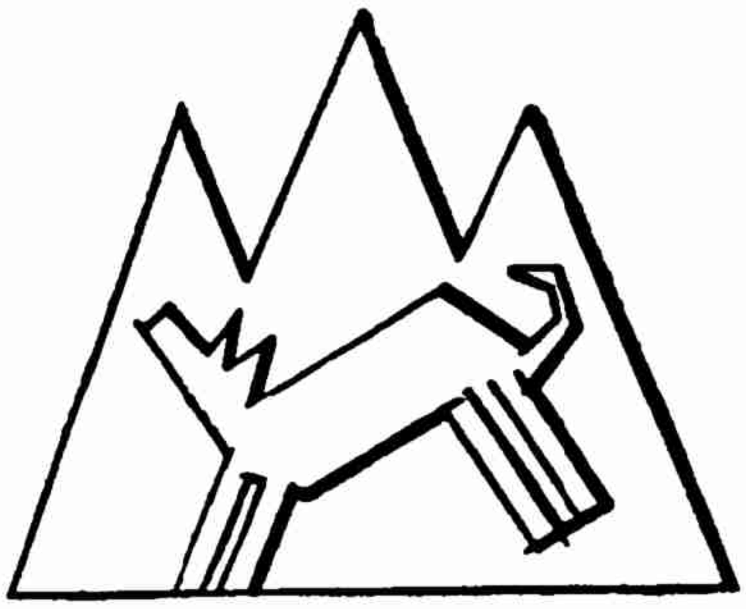
十七日，上午寄商務譯稿一冊。

十月一日，商務分館送來黃薔薇稿值六十元。

育珂摩耳——歐洲普通稱他作 Dr. Maurus Tókai，因為他們看不慣匈加利人的先姓後名，但在我們似乎還是照他本來的叫法為是，——十九世紀的傳奇小說大家，著書有二百餘部，由我轉譯成中文的此外有一部匈奴奇士錄，原名神是一位（Egy az Isten），英譯改為'Midst the wild Carpathians，——黃薔薇的英譯者為丹福特女士（Beatrice Danford），這書的英譯者是倍因先生（R. Nisbet Bain）。匈奴奇士錄上有我的戊申五月的序，大約在一九〇九年出版，是說部叢書裏的一冊。

這些舊譯實在已經不值重提，現在所令我不能忘記者卻是那位倍因先生，我的對於弱小奇怪的民族文學的興味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譯書而喚起的。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見坎勃列治大學出版的近代史中有一冊北歐是倍因所著的，可見他是這方面的一個學者，在不列顛博物館辦事，據他的哥薩克童話集自序彷彿是個言語學者。這些事都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乃是他的譯書。他懂得的語言真多！北歐的三國不必說了，我有一本他所譯的安徒生童話，他又著有安徒生傳一巨冊，據戈斯（Edmund Gosse）說是英文裏唯一可憑的評傳，可惜十六年前我去購求時已經絕版，得不到了。俄國的東西他有託爾斯泰集兩冊，高爾基集一冊，俄國童話一冊是譯柏烈偉（Polevoi）的，哥薩克童話一冊係選譯古理須（Kulish）等三種輯本而成，還有一冊土耳其童話，則轉譯古諾思博士（Ignacz Kunos）的匈加利語譯本，又從伊思比勒斯古（Ispirescu）輯本選譯羅馬尼亞童話六篇，附在後面。芬蘭哀禾（Juhani Aho）的小說有四篇經他譯出，收在 T. Fisher Unwin 書店的假名叢書中，名曰海耳曼老爺及其他，卷頭有一篇論文敘述芬蘭小說發達概略，這很使我嚮往於乞丐詩人沛維林多（Päivärinta），可是英譯本至今未見，雖然在德國的 Reclam 叢刊中早就有他小說的全譯了。此外倍因翻譯最多的書便是育珂摩耳的小說，——倍因在論哀禾的時候很不滿意於自然主義的文學，其愛好『匈加利的司各得』之小說正是當然的，雖然這種反左拉熱多是出於紳士的偏見，於文學批評上未免不適宜，但給我們介紹許多異書，引起我們的好奇心，這個功勞卻也很大。在我個人，這是由於倍因使我知道文藝上有匈加利，正如由於勃闌特思（Brandes）而知道有波闌。倍因所譯育珂的小

說都由倫敦書店 Jarrold and Sons 出版，這家書店似乎很熱心於刊行這種異書，而且裝訂十分講究，我有倍因譯的育珂短篇集又長篇白薔薇（原文 A Fehér Rozsa，英譯改稱 Halil the Pedlar）及波闌洛什微支女士（Marya Rodziewicz）的小說各一册，都是六先令本，但極爲精美，在小說類中殊爲少見。匈加利密克札特（Kalman Mikzsath）小說聖彼得的雨傘譯本有倍因的序，波思尼亞穆拉淑徵支女士（Milena Mrazovic）小說集問訊，亦是這書店的出版，此外又刊有奧匈人賴希博士（Emil Reich）的匈加利文學史論，這在戈斯所編萬國文學史叢書中理特耳（F. Riedl）教授之譯本未出以前，恐怕要算講匈加利文學的英文書中唯一善本了。好幾年前聽說這位倍因先生已經死了，Jarrold and Sons 的書店不知道還開著沒有，——即使開着，恐怕也不再出那樣奇怪而精美可喜的書了罷？但是我總不能忘記他們。倘若教我識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知道讀書的也應該是，無論見不見過面，那麼 R. Nisbet Bain 就不得不算一位，因爲他教我愛好弱小民族的不見經傳的作品，使我在文藝裏找出一點滋味來，得到一塊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麼地方做軍法官之流也說不定罷？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

◉日軍鐵甲車到通遼，開砲轟擊，隨進之蒙匪包善一股乘機進攻，駐軍憑城守禦。

◉據調查：遼吉兩省被日軍強迫改制之縣鎮達二十八。

◉外交部發表致國聯駁復日本十月二十六日聲明書之牒文，嚴促日本履行遵守國聯決議案，請國聯公正解決糾紛。

◉京粵代表在上海開談話會，關於四中全會暫定三項辦法。

◉日元老西園寺抵東京，聽政府當局報告東省事件。

◉英自由黨領袖喬治勸自由黨與工黨合作，但自西門領袖國民自由黨後，英國自由黨勢極微弱。

◉美國會舉行補選。

◉匈牙利傳有泛繫黨革命發生，又傳加羅利內閣將總辭職。

同　二日

◉白里安駁復日政府十月二十六日聲明書，述五項原則之前四項已包含於理事會兩次決議案，關於條約權利一點，施肇基已提議仲裁，冀日本履行其在九月三十日議決下莊嚴訂立之義務，與中國商撤兵細目。

◉受日人指揮之馬賊淩印清股原定本日與張學成合攻錦州，惟因淩爲其部下愛國派北風拘捕，日參謀被殺，錦州獲安。

◉日軍助蒙匪攻通遼，其鐵甲車佔領四洮路南站，開砲濫轟，毀壞頗重大。

◉張海鵬部蒙匪遭日人強迫再進行攻黑。

◉國民政府令派顧維鈞張作相張羣吳鐵城羅文幹湯爾和劉哲爲接收東北各地事宜委員會委員，以顧維鈞爲委員長。又公布預算章程及辦理預算收支分類標準。

◉路孝忱在南昌報告：朱毛因外侮投誠說絕不確，謂朱毛在甯都興國以南覓新根據地。

◉蔣中正主席在紀念週有關於和平會議之長篇演詞，引起在上海粵代表之反感。

◉國際勞工社會黨執行委員在巴黎開會，通過抗議日軍事行爲案。

◉法總理賴伐爾游美返國，計劃在波亞利茲召集國際會議，討論德國償付賠款能力。蓋賴氏曾與荷佛商定展期停付賠款戰債之議，應由歐洲發起，而戰債與賠款之修正，須先由德法間商得同意。

◉軍備休假案國聯已接到三十六國通知接受，此案業已發生效力。

◉俄土間一九二五年所訂友好與中立條約展長五年。

◉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在東京大示威。

◉英倫威爾士三百餘處城市選舉，保守黨大佔優勢。

同　三日

◉龍江日領事與本莊代表林義秀向馬占山交涉，使黑軍退出距江橋十五里，俾南滿路代修嫩江橋，馬復以黑軍現駐大興，距江橋十八里，不必再退。林聲明日軍除掩護工人修橋外，決不作軍事行動。日飛機到大興擲炸彈。

◉施肇基向國聯聲明中國政府在軍事佔領之壓迫下，絕對不允開始談判，並表示確信國聯會員國與美國必不能坐視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被日摧毀。東京消息：日本雖仍堅持中國應承認所謂條約約束，但已復白里安，聲明撤兵談判與五項基本原則之談判可同時舉行。

◉外交部駁復日本十月三十一日拒絕商訂撤兵細目照會，告以中國已派定接收委員會，仍請派代表商訂細目，並聲明此事亦已通告國聯。

◉遼日軍掩護蒙匪佔領四洮路南北兩站，開砲轟城。

◉日輪運大批手溜彈炸彈到天津，北平傳各地日僑定五日實行挑釁擾亂。

◉張宗昌應張學良召由大連到天津。

◉行政院國務會議通過設置獎學基金額。

◉陳銘樞到滬，就蔣中正主席紀念週演詞向粵代表解釋。

◉賴伐爾返國後，德報傳出德法將談判債款之消息。

◉甘地訪見麥唐納。

◉英新內閣財長人選，麥唐納擬提鮑爾溫，但鮑謝絕。

◉美衆議院海軍預算委員長白列敦聲稱，將提案撥款一萬二千萬美金作海軍建設經費。

同　四日

◉馬占山派員同日領事及日軍官林義秀到江橋察勘，並令駐軍後退，避免衝突，日軍乘隙進攻，日飛機竟向察勘員車擲炸彈，大興駐軍被攻施行自衛，迫日軍退回。日軍有四千人挾大砲四十餘門，飛機八架。

◉廣州雙十節慘殺愛國民衆之禍首杜煊泰逃至漢口，爲警備司令部捕獲。

◉白里安促日軍履行九月三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迅速撤兵。

◉施肇基向國聯報告日軍強提東北鹽稅。

◉施肇基指駁日本復非戰公約國照會，對其狡稱自衛，假借和平方法，責備中國反日運動各節，有詳明之陳述。

◉黑龍江前主席萬福麟子萬國賓携括省款兌金票逃平，馬占山極拮据，黑民請張學良究懲。

◉引起粵代表誤會之蔣中正主席二日紀念週演詞，經整理後公布。

◉外交部公布中英解決蹈屬案文件。

◉京粵代表第六次預備會延會，談話會中，汪精衛提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案。北洋工學院教務長王季緒絕食促進和平。

◉賴伐爾與駐法德使商談債務問題。

◉英下院自由黨議員開會，舉薩繆爾爲國會中自由黨之領袖。

◉美國補選議員五人，民主黨勝利。

◉德內閣爲德法兩國間現在討論中之債款問題，開特別會議。

同　五日

◉駐美代辦容揆向美國務卿口頭聲請維護九國公約。

◉施肇基報告國聯，述日軍挑撥嫩江戰事，請干涉。

◉馬占山軍與日軍在江橋激戰，日軍一部搶登江岸。

◉日本仇英，發布英國聯華仇日之謠言，駐日英大使正式否認，日報仍以惡言相向。

◉東北接收委員會顧維鈞湯爾和等在平集議接收大綱。

◉京粵代表第六次預備會因故未能續開，上海銀行公會發表呼籲和平通電。汪精衛對蔣中正主席二日紀念週中演說有談話發表。

◉英國實業總會與經濟公會所指派之混合委員會，特具報告書主張恢復銀在世界幣制中之地位。

◉匈牙利內閣受社會黨議員攻擊，發生動搖。

◉蘇俄外交委員長赴意，關係商俄麥輸意問題。

◉德總理白魯甯演說，稱德政府決不令馬克循英鎊之故轍。

◉居比羅島亂事平復。

同　六日

◉馬占山軍連日與進攻之日軍苦戰，馬爲固守計，令前線左右掩護退至距江橋五十里之三間房車站，日軍乘勢猛攻。

◉瀋陽維持會布告定十日執行全省政權，與張學良舊政權暨國民政府斷絕關係。

◉國聯理事會主席白里安分電中日政府力勸依國聯決議案勿使事態擴大。

◉日軍人土肥原在天津謀廢帝溥儀出關，溥儀尚猶豫，土肥原以果筐藏炸彈相脅。

◉國民政府令，任谷正倫爲憲兵司令。

◉英美俄報紙披露日本前首相田中奏摺，日外務省指該項文件爲杜造。

◉通遼城仍被日軍掩護下之蒙匪攻擊，北甯路洋員向日軍交涉恢復交通，日人堅迫簽字於證明路軌爲某軍所拆之書面，洋員拒絕。

◉總司令部奉令取銷。

◉京粵代表上海預備會第六次會議，通過設立財政委員會，以整理財政，審核預算公債，稽核報銷，公布收支帳目。委員會由政府人員，銀行界，工商界，經濟學家有經驗之專家組織，得拒絕關於內戰之担負。

◉英新閣員名單已定，由十人擴爲二十人，首相麥唐納爲

管庫大臣，財長張伯倫，外長西門。

◉英報披露田中滿蒙積極政策奏摺。

◉日本政界決議反對重禁金輸出。

◉波蘭狄克推多畢蘇資基將軍，已受羅馬尼亞軍隊之上將銜命令。

◉德使與法總理債款談話成立諒解，卽依德方原議，賠款問題不得較一切私債先行解決，而德國先從事於短期借款基金問題之決定。

同　七日

◉洮昂路馬占山部與日軍激戰兩日，因馬親臨前線，士氣大振，已擊退日軍恢復原陣地，戰事告一小段落。

◉國聯理事會主席白里安爲日軍強取東北鹽稅，向日代表芳澤勸告，又因日軍攻黑，深夜接見芳澤，責其違反諾言。

◉國民政府答復白里安勸告，聲明遵從國聯決議案，並述日軍攻黑及強取東北鹽稅，請採取有效處置，遏止日軍侵暴行爲。

◉施肇基向國聯請迅速制止日軍攻黑，日內瓦傳，國聯考慮召回各大國駐日大使之可能性。

◉美國務卿與駐美日大使間，及美駐日大使與日外相間關於東北事件，有含有祕密性質之談判。

◉馮庸率東北請願團千餘人到京。

◉京粵代表上海豫備會開第七次會議，圓滿結束，雙方代表聯名發出通告，關於癥結所在之蔣下野及粵政府取消通電已決定不發；關於黨務，決定京粵各開四全代表大會，附以辦法：（一）開會時雙方發表通電表示本黨統一；（二）雙方四全大會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時處理之；（三）雙方協商中央執監委員候選人產生方法；（四）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改組政府。

◉意外相格蘭地赴美。

◉法全國急進社會黨舉行年會。

◉俄國革命十四週紀念日，蘇俄境內各處有大慶祝。

◉日閣議通過來年預算，各省皆有節減。

◉英報論東省事件必將影響明年軍縮大會。

◉英相麥唐納演說兩大難題爲均衡預算，均衡英國之貿易。

同　八日

◉天津有失意軍人李際春張璧等受日人指使組織便衣隊，於晚間在日租界集合分發槍械，衝入華界擾亂。事前津當局得探報，曾向日領交涉拘捕張李，並通告領事團注意，事發後得武裝警察及保安隊勦擊，激戰終夜，便衣隊敗回日租界。

◉嫩江戰事已入休戰狀態，日軍首領迫馬占山於二十四小時內宣布對日態度。本莊代表告馬，勸速將政權交張海鵬，否則日軍卽進佔龍江。日軍因正面難進展，繞道出景星。日軍宣言，不推倒黑省政權及打倒馬占山，實爲此次出兵之失敗與恥辱。

◉蔣中正主席召上海各界領袖到京談話。

◉陳銘樞部十九路軍共十九團陸續開到京滬，分配防地，衞戍總部決定設南京，原有南京谷正倫衞戍軍改編憲兵隊。

◉粵和平代表孫科陳友仁李文範決卽南歸向非常會議報告豫備會經過，汪精衞伍朝樞等暫留滬，汪向各界請願代表報告和平會商之經過。

◉中央訓練總監所派上海青年義勇軍訓練主任王柏齡就任。

◉國際清理銀行決定發起召集賠款會議。

◉蘇俄革命紀念之第二日，全國有新工廠及公共建築數百所安置基石。

同　九日

◉天津日租界當局藉口警隊勦擊便衣隊傷及日軍官兵，要求我方讓出接近日租界之三百米突地方，聲明不讓將自由行動，津當局卽令警隊實行退讓。日軍於我警隊退讓時開砲二十餘響，並用鐵甲車衝出，便衣隊在日軍掩護下曾一度攻佔省政府，惟卽被警隊擊退，津市府向日領提抗議。

◉張學良通電報告天津事變。

◉日方由長春瀋陽朝鮮大調援軍赴嫩江，多門師團長已到洮南，迫張海鵬軍與馬賊之救國軍作戰。日本國內亦派軍赴朝鮮滿洲。

◉日軍強取東北鹽稅，宋子文電施肇基向國聯報告。

◉國民黨第三屆中執、中監兩委員會各在南京開全體會議，監委會通過「自第二屆四中全會後，因政治關係開除黨籍之俞作柏等三百四十八人一律恢復黨籍案。」

◉國民政府公布接收東北各地事宜委員會組織規程。

◉南斯拉夫總選舉，政府派可獲勝利。

◉日美間來往外交公文，皆相約不公布。

◉國際商會銀專家委員會，發表報告，主張制定銀價較穩固之地位，較高之市價。

◉立陶宛醞釀政變，有成爲王國說。

同　十日

⦿瀋陽日當局指揮下之新省政府成立，袁金鎧任主席，省委以維持會委員兼任。袁宣布與南京北平完全斷絕關係。

⦿天津便衣隊繼續擾亂，日軍仍開砲助勢，日租界有大規模之戰事布置，日軍官土肥原乘機挾廢帝溥儀乘艦赴大連。市民因日軍砲火及便衣隊肆擾閉門絕食者約有二十萬人。便衣隊被捕殺百餘。

⦿施肇基向國聯報告天津日軍利用不逞之徒，發給槍械，持日旗攻省政府及公安局，日軍開砲擊華界。

⦿天津市政府通知各國領事，請注意暴徒二三千人在何處集合，在何處武裝，其總機關在何地？

⦿由旅順開塘沽之日艦沿途向山海關塘沽開砲。

⦿外交部爲日軍攻黑事向日提嚴重抗議。

⦿美政府表示希望中日直接談判。

⦿國聯中有組織國際警察維持遼吉之空氣。

⦿北平日使館參贊矢野謁張學良請勿使津變延及北平。

⦿上海因防日浪人肆擾特別戒嚴。漢口因日方活動形勢嚴重。

⦿上海百六十餘同業公會宣言擁護和平統一，陳述必須即刻實現，必有永久保障兩端。

⦿英新國會開幕英皇親臨致訓詞。

⦿法德調和委員會在巴黎開成立會，分五小組委員會議，爲商約，運輸，國際市場，財政，實業等等。

同　十一日

⦿外交部接到國聯祕書長電述白里安主張應嚴令對峙各軍之長官，勿再發生任何新行動，並請對理事會派往當地觀察人員，尤其對派往嫩江橋，昂昂溪搜集九月三十日決議案所規定諸消息之視察人員，予以便利。

⦿天津便衣隊亂事形勢依然嚴重，日軍又開砲，警隊檢獲砲彈，鐫有「大正十五年製」字樣，被捕便衣隊所持手溜彈亦鐫有同樣文字。日領事及日軍參謀訪張學銘，聲明日方不負亂事責任，提出雙方組檢查團，如搜檢日界無便衣隊，中國應負誣衊之責。津埠中外紳商建議，劃中國讓出之三百米突地方爲緩衝區域，由英美法意兵隔斷中日兩界。

⦿天津各領事會議維持秩序向中日調解。

⦿北平因日人定期擾亂消息，宣布戒嚴。

⦿英使藍浦生奉英政府電令與顧維鈞同乘張學良自用飛機到京。

⦿國民黨第三屆中執委臨時全會於閉幕前，通過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推定委員二十三人，並發表實現團結之通電。

⦿國民政府公布京滬衞戍司令長官公署組織大綱，改任陳銘樞爲司令長官。

⦿波蘭發生排斥猶太人運動。

⦿史汀生聲明不欲發表日本牒文。

⦿巴拿馬運河土崩阻塞于極短時間內即行濬通。

⦿德國反法西斯運動者以飛機散布傳單。

⦿本日爲歐戰紀念，英外相西門演說東省事件與國聯，美總統胡佛泛論和平。

同　十二日

⦿龍江日軍代表林義秀以本莊所發最後通牒致馬占山要求：馬下野，黑軍由齊齊哈爾撤退，日軍之一部應向洮昂路昂昂溪站進出。限馬於當日夜十二時前回答。前線日軍不待回答，即以六千人由長谷，天野兩旅團長及森守備隊長指揮分三路向黑軍大包圍猛攻，黑軍堅守陣地應戰。

⦿北平傳張海鵬已有覺悟，憤殺監視日人逃去，並有代表到平向張學良陳述日人壓迫情形。

⦿外交部答復國聯祕書長，聲明中國除對於日軍攻擊之自衞外，仍嚴格避免任何武力的行動，敍述嫩江天津最近情形，表示歡迎中立視察人員，予以一切必要之便利。

⦿天津原定本日舉行檢查，因日領變卦，謂不能查日租界，祇能就中國讓出之三百米突區域檢查，又生波折。便衣隊仍肆擾，日軍違反昨日諾言開砲，日界增加砲位。

⦿施肇基以緊急照會送國聯，報告本莊以最後通牒迫馬占山下野讓出齊齊哈爾。另文報告日軍侵佔東北重要各礦並私造單契執照，擾奪人民私產，請爲干涉。

⦿倫敦有新醞釀。英外相西門，日駐英大使松平，美駐英大使道威斯討論滿洲問題。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開會，于右任臨時主席，蔣中正講「大會之使命」。

⦿李濟深因廣州發現對其個人表示反對之標語，由港致電廣州當局解釋。

⦿孫中山先生第六十六週誕辰，全國休假。

⦿重慶成都鄭州日領事館暫閉，三日領到上海。

⦿法國國會重行集議。

⦿西班牙破露復辟陰謀。

⦿西班牙罪案委員會判決前王亞爾方朔終身徒刑。

⦿決定印度少數民族在將來憲法中要求各端之重要協定，由回教徒，被壓迫各界，印度基督教徒，英印人歐人代表簽定。

◎美總統擎稱下年度海軍費減削。

同　十三日

◎施肇基以馬占山去電交國聯，內述日軍未曾正式宣戰而有作戰行動，請迅派中立視察團。施另述日方曾向國聯保證佔大興後卽停進，今其行動實違背信諾。

◎日輪以在東北兵工廠所掠軍火千箱假名食品運津，因海關堅持須查驗，卽運囘大連，中日當局已議定在三百米突區域檢查便衣隊。

◎漢口日陸戰隊演習巷戰，日艦開到九艘。

◎孫科李文範陳友仁同抵廣州。

◎天津學生代表三百人到京，向四全會請願。

◎汪精衞等電京代表，請轉達迅速增援馬占山，勿使陷於絕境。上海各界紛電慰勞馬占山，並開始籌款相助。

◎柏林傳德國不久將爲產金國之一，因預計凱索爾之舊金礦不日將重加開採也。

◎因印度代表協定少數民族之解決方法有變化，圓桌會議事實上已閉幕。英報以圓桌會議失敗歸咎甘地。

◎法德委員會正式成立，組織四小組會，分別討論。

◎史汀生與加拿大公使赫立芝會商疏濬聖芳倫斯河。

同　十四日

◎龍江日軍代表林義秀通告馬占山，謂十二日所提要求中日軍應向『昂昂溪站』進出，係應向『龍江站』進出之誤，馬復洮昂路終點爲昂昂溪，龍江站屬齊克路之站。

◎日軍猛攻昂昂溪附近之湯他磨菇屯，用重砲毀我軍戰壕，擲手溜彈頗多，我軍於追擊砲掩護下奮力應戰。

◎天津當局與日方各派員率警在三百米突內檢查便衣隊，因區內電話局布有電網及見有未及退出之保安隊三名，日方藉口中止檢查，日領以此爲工具進行逆襲外交，謂我方不守信約，電日京報告並向駐津各國當局通知。輿論則根本認定不檢查日界而檢查退讓區域爲無意識舉動。

◎施肇基向國聯要求迅速干涉天津危局，請就平津外軍中派中立視察員往日租界視察。

◎外交部駁復日使十二日要求依天津條約撤退軍隊照會，聲明此次天津勵便衣隊者爲警察及保安隊，天津日界附近無軍隊，必要時調軍鎭亂，亦與條約精神不背，並告以天津事變日政府應負責。

◎國民黨四全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發布對外宣言，主張國民政府應速準備實力收囘東三省，望國聯開會後執行盟約第十五、十六兩條，予日本侵略行動以有效之制裁，更望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簽字各友邦履行各該公約上之義務，表示奮鬬到底，誓不稍屈於橫暴武力之下。

◎四全大會通過嚴令各省文武官吏嚴守疆土不得放棄職守案，交國民政府切實辦理。

◎王樹常田津赴平，就天津事變向張學良請示。

◎日內閣發生動搖，若槻召與黨集議。

◎美國駐美大使道威斯晤白里安，討論我國東省問題，道並聲明美國將不正式參加理事會。

◎英外相西門赴巴黎，其第二任務，在表示英國開始參加財政與經濟之恢復。

◎法國政府命令，對於從英帝國各方面及幣價低落國之來貨，加以傾銷附稅。

同　十五日

◎天津日領事桑島以威嚇口氣之公文致河北省政府，藉口天津條約，要求撤退軍隊，省政府主席王樹常親赴日兵營與其司令香椎談判，締成三項屈辱條件：(一)三百米突內有保安隊向日道歉；(二)取締與日本名譽有礙之消息；(三)中國先撤防禦工事。當王香談判時，日方故令便衣隊肆擾，日軍以機關槍向華界掃射，華警隊未還擊，王始免受困。

◎昂昂溪附近湯池磨茹屯有全日之激戰，因黑軍之奮勇，包圍日軍，斃獲頗多。惟江橋已修成，日大隊援軍已過江。

◎日佔領軍首領本莊依其軍部訓令再電馬占山，要求馬軍卽撤回龍江，不得過中東路南，不得干涉洮昂路等三項，限於十六日午答復，聲明倘馬承認，日軍卽撤兵洮南。

◎四全大會代表討論勸赤問題並電勞馬占山。

◎全國經濟委員會及財政委員會同日成立。

◎廣州非常會議因孫科李文範陳友仁已回，連日開緊急會議，對滬豫備會決議全部接受，惟對雙方擬定之政綱、政策交四屆中委會解決一案提出原則兩項，電汪精衞向寧提出。又定粵四全會於十八日開幕。

◎吳佩孚在蘭州，因回軍擬擁吳反漢軍，處境頗惡劣。川甘軍有聯防計劃，陝楊虎城派孫蔚如師兩路入甘。

◎上海各團體電請政府出兵援黑，並籌募接濟馬占山款。

◎倫敦傳：英外相西門與美大使道威斯與日大使松平晤商後，對東省事件，有折中解決方案，卽一方日儘速撤兵，一方中日開始直接談判，聞此爲道威斯之計劃。

◎德俄開始經濟磋商。

◎印度回教聯合會委員會通過決議案，稱道阿加汗在圓桌會議所取之態度。

編輯後記

□民二十一的新年不是一個歡笑的新年罷。普遍全世界的經濟不景氣，達到了最高潮；金融的關稅的鬭爭，一天比一天猛烈。和平與裁軍的前途黯然。九一八事件以後，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完全暴露，國際聯盟威信掃地。在這國難當前的今日，我國政治經濟，仍少澄清的希望。十餘省的災區元氣未復，農村經濟崩潰以後，繼之以都市的信用動搖。在這時候，個人與民族都在暗中摸索，找不到出路。本期中朱偰君的柏林通信，指出世界經濟混亂的最近事態；胡愈之君的現代的危機，對於目前的世界的紛擾與不安，作概括的敍述；德國記者魯濱斯坦的未來大戰論，是帝國主義戰爭的預測。這些文字都可給我們以認識與反省。

□本期的文字仍以對日問題爲中心。巴黎會議開會以前，本誌曾特約駐法于育才君就近觀察，向本誌作簡短的報告。于君的通信適於本期將付印時寄到，使讀者得以先覩爲快，這是很可欣幸的。

□此外樊仲雲君的論文，係就政治經濟的觀點來考察，李聖五君則就法律的觀點來加研究，都爲關心對日問題者所不可不讀的文字。本期選譯各國數十種報紙對中日事件的批評，更是足以注目的。

□從本期起文藝作品的篇幅已比以前擴充。本期所收均爲名家的作品。而描寫中國農村生活的長篇，尤望讀者加以注意。周作人先生近年來極少作文，最近允以苦茶隨筆在本誌連續登載，這是我們所當感謝的。

□從本期起，編輯體例已略加改變。以後擬儘量登載短篇的軟性的文字。在普通號內專載具有時間性的短文，學術專著之篇幅較長者，則在第六，第十二，第十八，第二十四等特大號內發表。

□插圖已擴充爲東方畫報，用商務印書館的影寫機精印。

□陳仲逸君的黃金與外交戰，凌堅君的德國之電影藝術，均因本期材料過多，移入下期發表。

□本誌出版日期已提早至每月一日十六日。印刷已設法力求趕速。本期當可於二十一年元旦以前寄達國內大部分定戶。如未收到，可向本誌發報處查詢。

□在這新歲，我們特向本誌的愛讀者與投稿者表示我們的滿意與感謝。我們希望本誌讀者時常給我們一些有益的指導。如對於本誌內容及文字有什麼批評意見，請不吝賜教。本誌投稿簡章業已改訂，請海內外投稿家繼續賜給我們以短篇的新穎的論著，使本誌成爲中國人公有的讀物。